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編

韓非子集解

(三)

王先慎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者
王雲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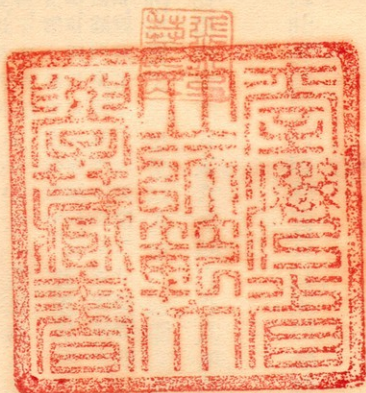
商務印書館發行

080
033
478

韓非子集解

(三)

王先慎著



國學基本叢書

000847

韓非子集解

卷十



內儲說下六微第三十一

六微一曰權借在下二曰利異外借三曰託於似類四曰利害有反五曰參疑內爭六曰敵國廢置此六者主之所察也。

權勢不可以借人上失其一臣以為百故臣得借則力多力多則內外為用內外為用則人主墜○先慎曰乾道

本不重內外為用四字顧廣其說在老聃之言失魚也是以人主久語而左右嚮懷刷○先慎曰張榜本

圻云藏本今本重今據增此作久語未定孰是刷本作刷則尉字為誤明矣顧廣圻云以下當有故字主當作富見下文刷今本作

尉誤說文刷本作尉云拭也蓋巾幌之屬可用以拭者俞樾云按顏賦疑古本韓子久語作夕語古人朝見謂之朝夕見謂之夕其患在胥僮之諫厲公○先慎曰乾道

圻云今本權作諫按此有誤未詳先慎按下文胥僮與州侯之一言而燕人浴矢也長魚矯諫曰又諫曰諫字兩見作諫者是改從今本

權借一

君臣之利異故人臣莫忠故臣利立而主利滅○先慎曰臣是以竊臣者召敵兵以內除舉外事以眩主

苟成其私利不願國患其說在衛人之夫妻禱祝也○先慎曰乾道本夫妻作妻夫盧文弨云夫妻舊倒今從張本與後文同先慎按張榜本亦作夫妻今據

改故戴歇議子弟而三桓攻昭公。

○先慎曰：攻，張榜本誤作公。

公叔內齊軍而翟黃召韓兵。○顯廣圻曰：說黃作璜，按黃璜同字。太宰嚭

說大夫種大成牛教申不害。○盧文弨曰：韓策史記趙世家漢書古今人表俱作大成牛。此牛字譌。後同。

後案徐廣史注云：戊一作成。與韓策及本書合。則作司馬喜告趙王。策喜作意。呂倉規秦楚。○先慎曰：下

戊者形近而誤也。路史後紀十注又作鄭古字通。並用。宋石遺衛君書白圭教暴譴。

利異二

似類之事。人主之所以失誅而大臣之所以成私也。是以門人捐水而夷射誅。○先慎曰：門人當作門者。濟陽自矯而

二人罪。司馬喜殺爰寯而季辛誅。○先慎曰：乾道本無誅字。顯廣圻云：藏本同。今本此下有誅字。按脫一

山之君以爲季辛也。因誅之。明此脫誅字。今依補。鄭袖言惡臭而新人劓。費無忌教邾宛而令尹誅。○先慎曰：忌下說作極。左昭

世家子胥傳呂覽慎行篇淮南人間訓吳越春秋作忌極忌聲近通用。陳需殺張壽而犀首走。故燒芻廕而中山罪。○先慎曰：廕殺老儒而濟

陽賞也。

似類三

事起而有所利。其尸主之。○先慎曰：乾道本尸作市。顯廣圻云：藏本今本市作尸。按旬有誤。先慎案：尸字

藏本今本改。有所害必反察之。是以明主之論也。國害則省其利者。臣害則察其反者。其說在楚兵至而陳需

相黍種貴而廩吏覆。是以昭奚恤執販茅而不僖侯譙其次。○顯廣圻曰：藏本今本無不字。按依說當作昭。文公髮繞彘而穰侯

請立帝。

有反四

參疑之勢。亂之所由生也。故明主慎之。是以晉驪姬殺太子申生。而鄭夫人用毒藥。衛州吁殺其君完。公子根取東周。王子職甚有寵。而商臣果作亂。嚴遂韓廐爭。而哀公果遇賊。田常闕止戴驪皇喜敵。而宋君簡公殺。○先慎曰。田常下說作田恆。後人避諱改也。其說在狐突之稱二好。與鄭昭之對未生也。

參疑五

敵之所務。在淫察而就靡。○先慎曰。淫。亂也。靡。非也。人主不察。則敵廢置矣。○先慎曰。此言人主不明敵之所務。則敵得以廢置。

我之人才矣。故文王資費仲而秦王患楚使黎且去仲尼。而干象沮甘茂。是以子胥宣言而子常用。內美人而

虞虢亡。○先慎曰。乾道本宣下有王字。無人字。願廣圻云。藏本今本無王字。美下有人字。今據刪補。佯遺書而萇宏死。○先慎曰。趙本無宏字。盧文昭云。宏字脫。張本有。用雞

豷而鄆桀盡。○先慎曰。桀一本作傑。盧文昭云。傑。張本作桀。後同。

廢置六

參疑廢置之事。明主絕之於內而施之於外。資其輕者。輔其弱者。此謂廟攻。參伍既用於內。觀聽又行於外。則敵偽得。其說在秦侏儒之告惠文君也。故襄疵言襲鄴而嗣公賜令蓆。○先慎曰。說作蓆。

廟攻。○先慎曰。趙本作廟攻七。盧文昭云。此承上參疑廢置為言。故不在六徵中。願廣圻云。藏本同。今本此下有七字。誤。先慎案。經既明言六徵。則不應有七字。此接上文而來。並不應

另標廟
攻二字右經

一勢重者人主之淵也。臣者勢重之魚也。魚失於淵而不可復得也。人主失其勢重於臣而不可復收也。

古之人難正言。故託之於魚。○先慎曰：老子云：賞罰者文。昭云：凌本連上。是今據改。利器也。君操之以

制臣。臣得之以擁主。故君先見所賞，則臣鬻之以為德；君先見所罰，則臣鬻之以為威。故曰：國之利器不

可以示人。○先慎曰：喻老篇國作邦。此作國。漢人改也。

靖郭君相齊，與故人久語，則故人富。○顯廣圻曰：藏本同。今本與故作。故與誤。先慎曰：久當作夕。下同。說見上。懷左右，則左右重。○先慎曰：張榜本趙

本刷作尉。誤。下同。說見上。久語懷刷，小資也。猶以成富。○顯廣圻曰：此下當有取重二字。況於吏勢乎？

晉厲公之時，六卿貴。○先慎曰：一本不提。行盧文昭云：本提行。胥僮長魚矯諫曰：大臣貴重，敵主爭事，外市樹黨，下亂國法。上

以劫主而國不危者，未嘗有也。公曰：善。乃誅三卿。胥僮長魚矯又諫曰：夫同罪之人，偏誅而不盡，是懷怨

而借之問也。公曰：吾一朝而夷三卿，予不忍盡也。長魚矯對曰：公不忍之，彼將忍公。公不聽。居三月，諸卿

作難，遂殺厲公而分其地。○先慎曰：事見左成十八年傳。

州侯相荆，貴而主斷。荆王疑之，因問左右。左右對曰：無有。如出一口也。

燕人惑易，故浴狗矢。○先慎曰：乾道本。惑易作無惑。案無惑則不浴矣。下文公惑易也。明無惑乃惑易之譌。今據張榜本改。此條舊連上。今提行。燕人其妻有私通於

士。其夫早自外而來，士適出。夫曰：何客也？其妻曰：無客。問左右，左右言無有。如出一口。其妻曰：公惑易也。

○顧廣圻曰：因浴之以狗矢。一曰：燕人李季好遠出。○先慎曰：乾道本重好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不重好字。今據刪。其妻私有通於士。季突至。○先慎曰：乾道本至作之。顧廣圻云：今本之作至。按句有誤。先慎曰：御覽四百九十九引作李季至。三百九十五引作季忽歸。藝文類聚作季至。皆非元文。不足據。士在內中，妻患之。其室婦曰：無中字。其室婦曰：作妾。令公子裸而解髮，直出門。吾屬佯不見也。○先慎曰：御覽引公。於是公子從其計，疾走出門。季曰：是何人也。家室皆曰：無有。○先慎曰：乾道本無曰字。趙本皆下有曰字。季曰：吾見鬼乎。婦人曰：然。爲之奈何。曰：取五牲之矢。一云屎。○先慎曰：乾道本御覽引並有曰字。今據補。季曰：吾見鬼乎。婦人曰：然。爲之奈何。曰：取以矢。一曰：浴以蘭湯。○顧廣圻曰：此亦劉向校語。水卷上文云：矢一云屎。下文共立一云：公子梳，皆同例。始經後人刪去之耳。

二、衛人有夫妻禱者而祝曰：使我無故。○顧廣圻曰：句絕。得百束布。○先慎曰：乾道本束上有來字。顧廣來即束字。形近誤衍。藝文類聚八十五御覽。其夫曰：何少也。對曰：益是子將以買妾。○先慎曰：藝文類聚五百二十九八百二十引並無來字。今據刪。荆王欲宦諸公子於四鄰。戴歇曰：不可。宦公子於四鄰，四鄰必重之也。○顧廣圻曰：二句荆王之言。曰：子出者重。重則必爲所重之國黨。則是教子於外市也不便。

魯孟孫叔孫季孫相戮，力劫昭公，遂奪其國而擅其制。○顧廣圻曰：此下魯三桓公偪。同。今本無公字。按此不當有先慎曰：魯三桓偪四字。不成句。公偪當作偪公。昭公攻季孫氏，而孟孫氏叔孫氏相與謀曰：救公謂公室也。乾道本藏本誤倒。今本不審而刪之。不可從。

之乎。叔孫氏之御者。○盧文弨曰：張浚本皆無者字。先慎曰：御者左昭二十五年傳作司馬。嚴辰曰：我家臣也。安知公家。凡有季孫，與無季孫。

於我孰利。○先慎曰：乾道本脫上季字。趙本移季字於與。下誤。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下季字。今據補。皆曰：無季孫，必無叔孫。然則救之，於是撞西北

隅而入。○先慎曰：孟孫見叔孫之旗入，亦救之。三桓爲一，昭公不勝，逐之，死於乾侯。○先慎曰：遂當爲遂。撞公圍也。

事見左傳。

公孫相韓而有攻齊。○顧廣圻曰：藏本今本攻作功。按攻功皆當衍。讀以有齊句絕。俞樾曰：爾雅釋詁，攻善也。有讀爲又。相韓而有攻齊，謂相韓而又善齊也。下文云：翟璜魏王之臣也。而善

於韓，其義相同。藏本趙本改攻爲功。失之。公仲甚重於王，公叔恐王之相公仲也，使齊韓約而攻魏。○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魏作衛。誤。公叔因

內齊軍於鄭也。○先慎曰：鄭即韓也。說見說林上。以劫其君，以固其位，而信兩國之約。

翟璜。○盧文弨曰：璜藏本作黃，與前同。先慎曰：乾道本連上。今從趙本提行。魏王之臣也，而善於韓，乃召韓兵，令之攻魏，因請爲魏王構之。

以自重也。○先慎曰：構講也。

越王攻吳，王吳王謝而告服。越王欲許之，范蠡大夫種曰：不可。昔天以越與吳，吳不受，今天反夫差，亦天

禍也。○先慎曰：今天當作今若。以吳予越，再拜受之，不可許也。太宰嚭遺大夫種書曰：狡兔盡則良犬烹，敵國滅則謀

臣亡。大夫何不釋吳而患越乎。大夫種受書讀之，太息而歎曰：殺之。越與吳同命也。○先慎曰：殺謂殺其使也。吳當作吾。文種自謂

故後語之謬種。種之見殺實基如此。

大成牛。○先慎曰：牛乃從趙，謂申不害於韓曰：以韓重我於趙。○先慎曰：以上當有子字。下白圭相魏王。午之誤。說見前。

請以趙重子於韓。是子有兩韓。我有兩趙。

司馬喜中山君之臣也。而善於趙。嘗以中山之謀。微告趙王。○先慎曰。拾補嘗改常是也。

呂倉。○先慎曰。乾道本連上。盧文昭云。凌本別為條。今據改。魏王之臣也。而善於秦。荆微諷秦。荆令之攻魏。因請行和。以自重也。

宋石魏將也。○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魏作衛。誤。衛君荆將也。兩國構難。二子皆將。宋石遺衛君書曰。二軍相當。○先慎曰。乾道本軍

作君。顧廣圻云。今本君作軍。誤。按依此文。宋石當作軍也。先慎案。顧說謬。君與軍音近。又涉上文。而譌當作軍。今據改。兩旗相望。唯毋一戰。戰必不兩存。此乃兩

主之事也。與子無有私怨。善者相避也。

白圭相魏。○先慎曰。乾道本魏下有王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王字。今據刪。暴譴相韓。白圭謂暴譴曰。子以韓輔我於魏。我以魏待子於

韓。臣長用魏。子長用韓。

三齊中大夫有夷射者。○盧文昭曰。此即左定二年。邾莊公夷射姑事。而傳譌耳。御飲於王。醉甚而出。倚於郎門。門者別跪請曰。○先慎曰。乾道本叱曰。慎曰。

跪與危通。足也。說詳外儲說左下篇。足下無意賜之餘隸乎。○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隸作灑。夷射叱曰。去。○先慎曰。乾道本叱曰。二字誤。倒從張榜本改。刑餘之

人。何事乃敢乞飲長者。別跪走退。及夷射去。別跪因捐水郎門。雷下。類溺者之狀。明日。王出而訶之。曰。誰

溺於是。別跪對曰。臣不見也。雖然。昨日中大夫夷射立於此。王因誅夷射而殺之。○王先謙曰。誅責也。與下乃誅。甚弘而殺之。文

例一

魏王臣二人不善濟陽君。濟陽君因僞令人矯王命而謀攻己。王使人問濟陽君曰。○先慎曰。乾道本重濟陽君三字。顧廣圻

云今本不重濟陽君 誰與恨對曰無敢與恨雖然嘗與二人不善不足以至於此○王先謙曰言不足按此當衍今據刪

問左右左右曰固然王因誅二人者

季辛與爰騫相怨司馬喜新與季辛惡因微令人殺爰騫中山之君以爲季辛也因誅之

荆王○先謙曰張榜本荆王以下至一曰並脫趙 所愛妾有鄭袖者荆王新得美女鄭袖因教之曰王○願

廣圻曰王字下至乃誅 甚喜人之掩口也爲近王必掩口○先謙曰 美女入見近王因掩口王問其故鄭

袖曰此固言惡王之臭及王與鄭袖美女三人坐袖因先誠御者曰王適有言必亟聽從○先謙曰王言亟急同字

美女前○王先謙曰此當 近王甚數掩口王悻然怒曰○願廣圻曰今本悻作勃誤 刺之御因揄刀而刺

美人○先謙曰御 一曰魏王遣荆王美人荆王甚悅之○先謙曰藝文類聚十八 夫人鄭袖知王悅愛之

也亦悅愛之甚於王衣服玩好擇其所欲爲之王曰夫人知我愛新人也其悅愛之甚於寡人此孝子所

以養親○先謙曰子下當有之字此與下句文 忠臣之所以事君也夫人知王之不以己爲妒也因爲新

人曰○先謙曰爲與譚古本通趙本及御 王甚悅愛子然惡子之鼻子見王常掩鼻則王長幸子矣於是

新人從之每見王常掩鼻王謂夫人曰新人見寡人常掩鼻何也對曰不己知也○盧文昭曰己字疑衍

知也先謙曰己卽人己之己不己知也言我不知也故王強問之正女子進讒常態無不字則與王強問

下文王強問之句不合策下作王曰雖惡必言之與此不同兩書不能強合當各依本書爲是王強問

之對曰頃嘗言惡聞王臭○先謙曰張榜本惡聞王臭下用上及王與鄭袖美女 王怒曰刺之夫人先誠

御者曰王適有言必可從命。○先慎曰：可當作亟。御者因揄刀而劓美人。

費無極。荆令尹之近者也。○先慎曰：左傳：邇無及也。及即極之誤。杜注：邇近也。陸氏釋文云：近，附近之近。

郟宛新事令尹，令尹甚愛之，無極

因謂令尹曰：君愛宛甚，何不一爲酒其家？令尹曰：善。因令之爲具於郟宛之家。無極教宛曰：令尹甚傲而

好兵，子必謹敬。先亟陳兵堂下及門庭。宛因爲之。令尹往而大驚，曰：此何也？無極曰：君殆去之。○盧文弨

急。吳越春秋作王急去之。王謂平王。先慎曰：事見左昭二十七年傳。時平王已死。吳越春秋誤。事未可知。作王殆猶必也。君殆去之謂君必去之也。呂覽自知云：座殆尙在於門。注殆猶必也。盧說非。

也。令尹大怒，舉兵而誅郟宛，遂殺之。

犀首與張壽爲怨。○先慎曰：爲猶相也。上文季陳需新入，不善犀首。○俞樾曰：入字衍文。上文云：司馬喜

亦一律。此云：陳需新不善犀首。因使人微殺張壽。魏王以爲犀首也。乃誅之。○顧廣圻曰：張壽張旄也。陳猶彼云：司馬喜新與季辛惡也。所云張旄果令人要斬尙刺之爲一事。傳之不同也。王先謙曰：上言犀首走，此誅之，疑逐之之誤。

中山有賤公子，馬甚瘦，車甚弊。左右有私不善者，乃爲之請。王曰：公子甚貧，馬甚瘦，王何不

益之馬食。王不許。左右因微令夜燒芻廄。○顧廣圻曰：廄當依上文作廄。王以爲賤公子也。乃誅之。

魏有老儒而不善濟陽君。○顧廣圻曰：今本無而字，誤也。客有與老儒私怨者，因攻老儒殺之，以德於濟陽君。曰：臣爲其

不善君也，故爲君殺之。濟陽君因不察而賞之。○先慎曰：謂不察。客固有私怨也。一曰：濟陽君有少庶子者。○先慎曰：乾

今據趙本改。顧廣圻云：不見知。欲入愛於君者，齊使老儒掘藥於馬藜之山。濟陽少庶子欲以爲功，入見

少上有字當作之。非。

於君曰齊使老儒掘藥於馬黎之山名掘藥也實間君之國君殺之○王先謙曰殺之上當有不字無則義不可通是將以濟陽

君抵罪於齊矣臣請刺之君曰可於是明日得之城陰而刺之濟陽君還益親之○先慎曰益字疑衍上文少庶子不見知欲入

愛於君是濟陽君初不親少庶子也刺老儒君還親之則親上不當有益字還音旋

四陳需魏王之臣也善於荆王而令荆攻魏荆攻魏陳需因請為魏王行解之因以荆勢相魏○先慎曰解和也本

書多用構字

韓昭侯之時黍種常貴○先慎曰各本黍有二字作甚據藝文類聚八十五引改謂民間黍有黍種也昭侯令人覆廩廩吏果竊黍種而糶

之甚多○先慎曰各本不重廩字據藝文類聚引補

昭奚恤之用荆也有燒倉廩竈者○顧廣圻曰竈當作竈而不知其人昭奚恤令吏執販茅者而問之果燒也○王

曰果燒下疑有者字

昭僖侯之時宰人上食而羹中有生肝焉昭侯召宰人之次而謂之曰若何為置生肝寡人羹中宰人頓

首服死罪曰竊欲去尚宰人也一曰僖侯浴湯中有礫僖侯曰尚浴免則有當代者乎左右對曰有僖侯

曰召而來譙之曰何為置礫湯中對曰尚浴免則臣得代之是以置礫湯中

文公之時宰臣上炙而髮繞之○先慎曰意林而下有有字文公召宰人而譙之○先慎曰藝文類聚十七引譙作謂下同曰女欲寡人之

哽邪奚為以髮繞炙宰人頓首再拜請曰臣有死罪三○先慎曰各本無臣字援礪砥刀利猶干將也切

肉肉斷而髮不斷。臣之罪一也。援錐貫鬢。○先慎曰：各本錐字作木而二。今據藝文類聚意林改。而不見髮。臣之罪二也。奉熾爐

炭肉盡赤紅。○先慎曰：各本肉作火。今據藝文類聚意林引改。炙熟而髮不焦。○先慎曰：各本炙上有而字。今據藝文類聚刪改。臣之罪三也。堂下得

微有疾。臣者乎。○先慎曰：乾道本待下有財無兩字。顯廣圻云：今本無財字。按句有誤。王引之云：無字後

得微有事乎。莊子盜跖篇得微往見跖耶。皆其證也。後人加無字於微字之上。而其義公曰善。乃召其下

遂不可通矣。先慎案王說是。藝文類聚引作堂下得微有嫉臣者乎。今據刪疾嫉古通。公曰善。乃召其下

而譙之。先慎曰：各本下有堂字。按堂字衍。召其下。果然。乃誅之一曰：晉平公觴客少庶子進炙而髮繞

之。平公趣殺炮人。毋有反令。炮人呼天曰嗟乎。臣有三罪。死而不自知乎。○先慎曰：御覽八百六十三引死而作而死。平公曰

何謂也。對曰：臣刀之利。風靡骨斷。而髮不斷。是臣之一死也。桑炭炙之。肉紅白而髮不焦。是臣之二死也。

炙熟。又重睫而視之。髮繞炙而目不見。是臣之三死也。意者堂下其有翳憎臣者乎。殺臣不亦蚤乎。○先慎曰：先

御覽引無鬚字。蚤作枉。

穰侯相秦而齊強。穰侯欲立秦爲帝。而齊不聽。因請立齊爲東帝。而不能成也。○顯廣圻曰：不當作乃。

五。晉獻公之時。驪姬貴。擬於后妻。而欲以其子奚齊代太子申生。因患申生於君而殺之。○先慎曰：患當作惡。遂立

奚齊爲太子。

鄭君已立太子矣。而有所愛美女。欲以其子爲後。○先慎曰：句絕。夫人恐。因用毒藥賊君。殺之。

衛州吁重於衛。擬於君。羣臣百姓盡畏其勢重。州吁果殺其君而奪之政。

公子朝周太子也。弟公子根甚有寵於君。君死，遂以東周叛，分爲兩國。○顧廣圻云：本書雖三篇，朝作宰，

立乃封其少子於鞏以奉王，號東周。惠公即其事，索隱云：名班，與此不同。

楚成王以商臣爲太子，既而又欲置公子職。商臣作亂，遂攻殺成王。一曰：楚成王。○先慎曰：此下當有以字，商臣爲太

子，既欲置公子職，商臣聞之。○先慎曰：乾道本臣作人，今據趙本改。未察也，乃爲其傅潘崇曰。○先慎曰：爲謂字通。奈何察之也。潘崇

曰：饗江芊而勿敬也。太子聽之。江芊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廢女而立職也。商臣曰：信矣。潘崇曰：能事之

乎？曰：不能爲之諸侯乎？○俞樾曰：爲字衍文，能之諸侯乎，言能適諸侯乎。左傳作能行乎，是其證也。曰：不能，能舉大事乎？曰：能。於是乃起宿

營之甲。○顧廣圻曰：左傳云宮甲。而攻成王，成王請食熊蹯而死，不許，遂自殺。

韓廆相韓哀侯，嚴遂重於君，二人甚相害也。嚴遂乃令人刺韓廆於朝。○先慎曰：即韓政見韓策。韓廆走君而抱之。○先

慎曰：策作韓廆走而抱哀公。遂刺韓廆而兼哀侯。○顧廣圻曰：說林上篇及韓策，廆作傀，同字。哀公即世家之烈侯，世本謂之武侯。戰國策及此謂之哀侯，各不同。事在三年，與世家之哀

侯，非一人也。

田恆相齊，闕止重於簡公，二人相憎而欲相賊也。田恆因行私惠以取其國，遂殺簡公而奪之政。

戴驩爲宋太宰，皇喜重於君，二人爭事而相害也。皇喜遂殺宋君而奪其政。

狐突曰：國君好內則太子危，好外則相室危。

鄭君問鄭昭曰：太子亦何如？對曰：太子未生也。君曰：太子已置，而曰未生，何也？對曰：太子雖置，然而君之

好色不已。所愛有子。君必愛之。愛之則必欲以爲後。臣故曰。太子未生也。

六文王資費仲而游於紂之旁。○先慎曰。喻老篇。資費仲以玉版。令之諫紂而亂其心。家訓音辭篇。穆天子傳音諫爲周。

蓋穆天子傳。道里悠遠。山川諫之下。郭璞注也。今本乃改正文作周。注作周音諫。殊誤。此書亦是以諫爲周。凌本遵改作周。其誤亦同。

荆王使人之秦。秦王甚禮之。王曰。敵國有賢者。國之憂也。今荆王之使者甚賢。寡人患之。羣臣諫曰。以王

之賢聖。與國之資厚。願荆王之賢人。王何不深知之。而陰有之。○王先謙曰。深知之。猶言深結之。先

爲外用也。則必誅之。

仲尼爲政於魯。道不拾遺。齊景公患之。梨且謂景公曰。○盧文昭曰。孫云。後漢書馮衍傳注引作鞞。顧

非史記孔子世家作鞞。先慎曰。御覽四百七十八引作黎。意林作黎且。去仲尼猶吹毛耳。君何不迎之以重祿高位。遺哀公女樂。以驕榮

其意。○盧文昭曰。哀字譌。後漢書注引君何不遺魯君以女樂。此在定公時。云哀公皆誤。王潤曰。榮當作

作哀。不足爲據。哀公新樂之。必怠於政。仲尼必諫。諫○盧文昭曰。後漢書必輕絕於魯。景公曰。善。乃令鞞且以女

樂二八遺哀公。○先慎曰。各本二八字作六字。盧文昭云。意林亦作六。疑皆二八兩字之譌。太平御覽五

六人太少。卽非二八亦是八人。方成舞列。下晉遺虞亦同。先慎案哀公樂之。果怠於政。仲尼諫不聽。去而

之楚。○先慎曰。後漢注作遂去之。三字。御覽引作去而之齊。

楚王謂干象曰。○顧廣圻曰。史記甘茂傳作范蠡。徐廣云。一作蠶。索隱云。戰國策一作綠字。今楚策作環。先慎曰。汲古閣文選過秦論李注引干象作于象。干于字形相近而誤。吳蘇云。宋槧一

中前作于後作干查姓氏急就篇注楚有干象不誤吾欲以楚扶甘茂而相之秦可乎干象對曰不可也王曰何也曰甘茂少而事

史舉先生史舉上蔡之監門也大不事君少不事家以苛刻聞天下茂事之順焉惠王之明張儀之辨也

茂事之取十官而免於罪是茂賢也王曰相人敵國而相賢其不可何也○先慎曰賢上相字衍干象曰前時王使

邵滑之越○顧廣圻曰徐廣云滑一作涓策無邵字先慎曰史記甘茂傳作召賈誼新書亦作召秦本紀作昭楚策作卓趙策作淖召昭卓淖皆一聲之轉李善文選過秦論注引此亦作召召邵古通

五年而能亡越○先慎曰文選注引亡越作盛之所以然者越亂而楚治也日者知用之越○王先謙曰日字疑昔脫其半今忘之秦不

亦太亟忘乎○先慎曰乾道本兩忘字作亡顧廣圻云當依策作忘先慎按張榜本作忘今據改王曰然則爲之奈何干象對曰不如相共立王曰

共立可相何也對曰共立少見愛幸長爲貴卿被王衣○俞樾曰王當作玉三國志魏文帝紀注云舜承堯禪被珍裘玉衣猶云珍裘矣古人於美好之物

皆曰玉食言玉食衣言玉衣其義同也此與下文之握玉環本同作王後人不解而臆改耳舍杜若握玉環以聽於朝且利以亂秦矣共立一云公子策作公孫赫史記云向壽不同也

吳攻荊○先慎曰乾道本改子胥使人宣言於荊曰子期用將擊之子常用將去之荊人聞之因用子常

而退子期也吳人擊之遂勝之

晉獻公○先慎曰乾道本連欲伐虞虢○先慎曰乾道本無欲字盧文昭云一本作欲伐虞案經是虞虢

八五百六十八引作欲伐虞虢今據補乃遣之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女樂二八以榮其意而亂其政○先慎曰各本二八字

榮當榮當

榮當榮當

叔向之讒萇弘也。

○王涓曰：困學紀聞謂此時叔向死已久。先慎曰：說苑權謀篇記誅萇宏事，與本書略同。蓋古人相傳偶異也。爲萇弘書。○先慎曰：乾道本作

爲萇弘書。盧文弼云：爲書曰：萇弘拾補作曰：萇弘誤。今從凌本刪改。謂叔向曰：子爲我謂晉君所與君期者，時可矣。何不亟以兵來，因佯遺其書。周

君之庭而急去行。○先慎曰：周以萇弘爲賣周也。乃誅萇弘而殺之。○盧文弼曰：凌本無此三字。王先謙

先慎曰：難言篇云：萇宏分脩。

鄭桓公將欲襲郟。○顧廣圻曰：他書郟又作檜會。先問郟之豪傑良臣辯智果敢之士，盡與姓名。○盧文弼曰：張本無與

顧廣圻曰：盡與說苑權謀篇作書其俞樾曰：與當作舉。周官師氏：王舉則從。注曰：故書舉爲與，是其例也。襄二十七年左傳：仲尼使舉是禮也。釋文引沈云：舉謂紀錄之也。然則盡舉姓名爲悉記錄其姓名矣。

擇郟之良田賂之，爲官爵之名而書之，因爲設壇場郭門之外而埋之。○先慎曰：乾道本埋作理。顧廣圻

今據改。釁之以雞，緹若盟狀。郟君以爲內難也，而盡殺其良臣。桓公襲郟，遂取之。

七。○王先謙曰：秦侏儒善於荆王，而陰有善荆王左右，而內重於惠文君。○先慎曰：荆適有謀，侏儒常先

聞之，以告惠文君。

鄴令襄疵。○顧廣圻曰：乾道本藏本此條在秦侏儒後。當譌倒也。先慎曰：依經次不誤。顧說非。陰善趙王左右。趙王謀襲鄴，襄疵常輒聞而先言之。

魏王魏王備之。○先慎曰：乾道本不重魏王二字。盧趙乃輒還。○王念孫曰：輒還當作輒行。言趙王知魏

不得其解，故改輒行爲輒還。不知上言趙謀襲鄴，則兵尙未出，不得言還也。

衛嗣君之時，有人於縣令之左右。○先慎曰：各本脫縣字。縣令發蓐而席弊甚。○先慎曰：各本令下，嗣公

還令人遺之席曰吾聞汝今者發薦而席弊甚賜汝席縣令大驚以君為神也

卷十一

外儲說左上第三十二○先慎曰索隱云外儲言明君觀聽臣下之言行以斷其賞罰賞罰在彼故曰外也

一明主之道如有若之應密子也○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密作宓案說作宓宓密同字明主之聽言也美其辯其觀行也賢其遠

故羣臣士民之道言者透弘其行身也離世○王先謙曰弘與閱同透弘與下迂深閱大同義離世謂遠於事情其說在田鳩對荆王也故

墨子為木鳶謳癸築武宮夫藥酒用言明君聖主之以獨知也○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君作在誤先慎當作知者明主謂藥酒忠言知者明主之所以獨知也下說良藥苦於口知者勸而飲之忠言拂於耳而明主聽之是其證

二人主之聽言也不以功用為的○先慎曰用為張榜本作為用誤此與下不以儀的為關相對為文則說者多棘刺白馬之說不以儀的

為關則射者皆如羿也○先慎曰儀準也見國語周語注人主於說也皆如燕王學道也而長說者皆如鄭人爭年也是

以言有纖察微難而非務也○王先謙曰以下文例之而字當衍故李惠宋墨皆畫策也○顧廣圻曰李當作季良惠施宋鉞墨翟也論有迂深

闕大非用也○先慎曰乾道本無迂字故畏震瞻車狀皆鬼魅也○顧廣圻曰長當作魏魏牟也聲近誤

子賢人也淮南作詹車當作陳言而拂難堅確非功也○顧廣圻曰言震當作處瞻何莊子讓王篇釋文云瞻

陳駢也形近誤狀皆當作皆狀言而拂難堅確非功也○顧廣圻曰言震當作處瞻何莊子讓王篇釋文云瞻

曰務光下隨鮑焦介之推也墨翟二字有誤或當作申徒狄且虞慶詘匠也而屋壞○先慎曰也字衍文

不當有范且窮工而弓折是故求其誠者非歸餉也不可先慎曰餉下說作饒字同

三、挾夫相爲則責望。○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挾夫作夫挾誤。自爲則事行，故父子或怨諫。○顧廣圻曰：諫當依說作譏。取庸作者進美羹。

說在文公之先宣言與句踐之稱如皇也。○趙用賢曰：如皇，臺名。故桓公藏蔡怒而攻楚，吳起懷瘳實而吮傷。○先

張榜本挾夫至此脫下，且字作夫，案實疑。士之聲近而誤。懷瘳，士謂欲士之病愈也。且先王之賦頌鐘鼎之銘，皆播吾之迹。○顧廣圻曰：播，藏本今本作潘他書又作番。先

慎曰：張榜本作潘，云當作番。案播潘番古字通用。華山之博也。○王先謙曰：下然當在也。上誤倒。然先王所期者利也。○先慎曰：張本無然下二十二字。所用者

力也。築社之諺，目辭說也。○王先謙曰：目乃自之誤。言晉文自辭說。先慎曰：趙本社作杜，譌下說。正作社。請許學者而行，宛曼於先王，或者不宜

今乎，如是不能更也。○先慎曰：如是以下三十字，張榜本無。鄭縣人得車厄也。○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厄作輓。案

弋也。○先慎曰：乾道本無也字。顧廣圻云：下子妻，傷弊袴也。○先慎曰：乾道本寫俱譌，後作象。今定爲芻，爲即象字。爲凌本作寫。俱譌，後作象。今定爲芻，爲即象字。

謂仿象也。顧廣圻云：卜當依說作乙。先慎案：而甚少者也。○王先謙曰：語意不完，依說。是今從拾補本。改卜字不誤。說見下。先王之言，有所爲

小而世意之大者，有所爲大而世意之小者，未可必知也。○先慎曰：乾道本小上無之字。顧廣圻云：藏本無下說。至

記也。十四字。說在宋人之解書與梁人之讀記也。故先王有郢書，而後世多燕說。夫不適國事而謀先王

皆歸取度者也。四利之所在，民歸之名之所彰，士死之。是以功外於法而賞加焉，則上不信，得所利於下。○先慎曰：信，名

外於法而譽加焉，則士勸名而下畜之於君。○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下作不。故中章胥已仕，而中牟之民弃田圃而隨

文學者，邑之半。平公腓痛足痹，而不敢壞坐。晉國之辭仕託者，國之錘。○先慎曰：乾道本託作託。顧廣圻云：藏本託作託。今本作托。慕案說

作託募俞樾云乾道本託誤作記當從道藏本訂正趙用賢本託下有募字則由誤讀下文而衍也下文

曰晉國之辭仕託募叔向者國之鍾矣此於託字絕句仕謂仕者託謂託者募二十七年左傳衛子鮮出

奔晉託於木門終身不仕然則古人自有仕與託之兩途凡託於諸侯者君必有以養之觀孟子可見故

曰辭仕託蓋仕可辭託亦可辭也募叔向者自為句後人不達託字之義誤以託募連讀遂於此文亦增

入募字耳又鍾字無義疑古本止作垂莊子逍遙遊篇其翼若垂天之雲崔譔曰垂猶邊也其大如天一

面雲也然則國之垂猶云國之一面與上文申之民奔田圃而隨文學者邑之半文義一律國之垂猶

邑之半垂亦半也今加金作鍾則不此三士者中章胥己叔向言襲法則官府之籍也行中事則如令之

可通矣先慎案俞說是今從藏本此三士者中章胥己叔向言襲法則官府之籍也行中事則如令之

民也音竹仲反中二君之禮太甚若言離法而行遠功則繩外民也外繩墨之外二君又何禮之禮之

當亡顧廣圻云藏本今本重今據補且居學之士國無事不用力有難不被甲禮之則惰修耕戰之功

不禮則周主上之法當是害之譌國安則尊顯危則為屈公之威即王先謙曰威人主奚得於居學之

士哉之端已兆於此故明王論李疵視中山也王當作主

五詩曰不躬不親庶民不信傅說之以無衣紫綬之以鄭簡宋襄子顧廣圻曰藏本緩作綬今本緩之作

言鄭簡謂子產宋襄與楚人責之以尊厚耕戰先慎曰疑當作尊厚以耕夫不明分不責誠而以躬

戰二條緩字未詳所當作人親位下通顧廣圻曰親字句絕今本位作葢誤未詳所當作先慎曰顧讀非位下連上為句位泄古字

親位下通顧廣圻曰親字句絕今本位作葢誤未詳所當作先慎曰顧讀非位下連上為句位泄古字

為下走睡臥而先慎曰乾道本無且為下三字顧廣圻曰藏本今本走上有且為下三字先慎案張榜本

不泰危乎而人臣不泰安乎三十八字合下說而成非定本也走上當有且與去揜弊微服藏本同今本

為下三字今據補下走即下說景公釋車下走事睡臥即昭侯讀法睡臥事與去揜弊微服藏本同今本

去作夫按說孔丘不知故稱猶孟鄒君不知故先自僂明主之道如叔向賦獵與昭侯之奚聽也

不見此事

六小信成則大信立故明主積於信賞罰不信則禁令不行說在文公之攻原與箕鄭救餓也是以吳起須故人而食文侯會虞人而獵故明主信如曾子殺彘也○顧廣圻曰藏本今本主下有表字按非也此當有尊字患在尊厲王擊警鼓與李悝謾兩和也○顧廣圻曰尊字當衍上文所錯入也

右經○先慎曰乾道本無此二字顧廣圻云今本此下有右經二字乾道本藏本無下卷同按此當有今據補

一宓子賤治單父有若見之曰子何臞也宓子曰君不知不齊不肖○先慎曰乾道本不齊二字作賤誤今據張榜本改使治單父官事急心憂之故臞也有若曰昔者舜鼓五絃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今以單父之細也治之而憂治天下將奈何乎故有術而御之身坐於廟堂之上有處女子之色無害於治無術而御之身雖瘁臞猶未有益

楚王謂田鳩曰墨子者顯學也其身體則可○王先謙曰身體當作體身誤倒其言多不辯何也○先慎曰各本多下有

衍先慎案御覽五百四十一引無今據刪曰昔秦伯嫁其女於晉公子令晉爲之飾裝○先慎曰御覽引無令晉二字從文衣之媵七十人○先

慎曰各本文衣作衣文據御覽乙至晉晉人愛其妾而賤公女此可謂善嫁妾而未可謂善嫁女也楚人有賣其珠於鄭

者爲木蘭之櫃薰以桂椒○先慎曰各本作薰桂椒之櫃今據藝文類聚八十四御綴以珠玉飾以玫瑰

輯以羽翠○先慎曰藝文類聚御覽引均作緝以翡翠鄭人買其櫃而還其珠此可謂善賣櫃矣未可謂善鬻珠也今世之談

也皆道辯說文辭之言人主覽其文而忘有用墨子之說傳先王之道論聖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辯其辭

則恐人懷其文忘其

○顧廣圻曰此下當有用字

直以文害用也。此與楚人鬻珠秦伯嫁女同類。故其言多不辯。

墨子爲木鳶三年而成。

○顧廣圻曰此句絕

蜚一日而敗。

○顧廣圻曰五字爲一句下同

弟子曰：先生之巧至，能使木鳶飛。墨子曰：

○盧文弨曰：張本有吾字不如爲車輓者巧也。用咫尺之木，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致遠力多，久於歲數。今

我爲鳶，三年成，蜚一日而敗。惠子聞之曰：墨子大巧，巧爲輓，拙爲鳶。

宋王與齊仇也，築武宮。

○張榜曰：蓋王偃時築以備齊

謳癸倡行者止觀，築者不倦。王聞召而賜之，對曰：臣師射稽之謳，

又賢於癸。

○先慎曰：稽御覽五百七十二引作督下同

王召射稽使之謳，行者不止，築者知倦。王曰：行者不知，築者知倦，其謳

不勝如癸美何也？

○先慎曰：張榜本無勝字

對曰：王試度其功，癸四板射稽八板，擿其堅，癸五寸射稽二寸。

夫良藥苦於口，而智者勸而飲之，知其入而已疾也。

○盧文弨曰：下當作已

忠言拂於耳，而明主聽之，知其可以

致功也。

二、宋人有請爲燕王以棘刺之端爲母猴者，必三月齋，然後能觀之。燕王因以三乘養之。

○先慎曰：乘下當有之奉二字

右御冶工。

○先慎曰：乾道本治作治，趙本作治工，與下文合是也。今據改

言王曰：

○先慎曰：言當作謂

臣聞人主無十日不燕之齋，今知王不能久

齋以觀無用之器也。

○先慎曰：乾道本以上有今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以上無今字，今據刪

故以三月爲期，凡刻削者，以其所以削必小。今

臣治人也，無以爲之削，此不然物也。王必察之。王因囚而問之，果妄，乃殺之。治又謂王曰：

○先慎曰：各本又作人，據御覽

九百五十七引改

計無度量，言談之士多棘刺之說也。一曰：燕王徵巧術人。

○先慎曰：乾道本作一曰好徵巧，王渭云：曰下當脫燕王二字，選注有先

慎案張榜本一曰作燕王無一曰二字亦非徵即徵字形近而誤藝文類聚九十五御覽九百十引正作燕王徵巧衛人是其證今據改御覽五百三十引作燕王欲攻衛白孔六帖八十三引作燕王好徵巧九十七引作燕王好徵巧衛人請以棘刺之端爲母猴○先慎曰乾道本請以作日能以三字藝文類聚御並誤然皆有燕王二字衛人請以棘刺之端爲母猴○先慎曰乾道本請以作日能以三字藝文類聚御請爲以四燕王說之養之以五乘之奉王曰吾試觀客爲棘刺之母猴客曰人主欲觀之○先慎曰乾道字亦誤顧廣圻云今本句上有客曰二字先慎案必有者是也據今本增藝文類聚引有曰字必半歲不入宮不飲酒食肉雨霽日出視之晏陰之間而棘刺之母猴乃可見也燕王因養衛人不能觀其母猴鄭有臺下之治者謂燕王曰臣爲削者也○先慎曰乾道文昭云臣下張本有爲字諸微物必以削削之○先慎曰乾道本不重削字顧廣棘刺之端不容削鋒難以治棘刺之端○盧文弨曰王試觀客之削能與不能可知也王曰善謂衛人曰客爲棘削之○盧文弨曰此下多脫文孫云文選魏都賦注引王曰客爲棘刺之端何以理之理必削○先慎曰王曰○先慎曰各本無王曰二字○盧文吾欲觀見之○盧文弨曰選注引吾欲觀客之削也顧廣圻云見字衍客曰臣請之舍取之因逃

兒說○先慎曰乾道本兒作見顧廣圻云今本見作兒案兒是也兒說見呂氏春秋君宋人善辯者也持白馬非馬也服齊稷下之辯者○先慎曰藝文類聚九乘白馬而過關則顧白馬之賦○先慎曰顧視也而賦不能辯也故籍之虛辭○先慎曰之字衍藝文類則能勝一國考實按形不能謾於一人夫新砥礪殺矢穀弩而射雖冥而妄發其端未嘗不中秋毫也然而莫能復其處不可謂善射無常儀的

也。○先慎曰：張榜本。常作營，下仍作常。設五寸之的，引十步之遠。步當作百步。非羿逢蒙不能必全者。○先慎曰：問辯篇全作中。有常儀

的，也有度難而無度易也。有常儀的，則羿逢蒙以五寸為巧。○先慎曰：乾道本無逢字。顧廣圻云：今本羿下有逢字。案依上文當補問辯篇有逢字。今

增無常儀的，則以妄發而中秋毫為拙，故無度而應之，則辯士繁說設度而持之，雖知者猶畏失也。不敢

妄言。○王先謙曰：也。字當在言下。今人主聽說不應之以度。○顧廣圻曰：句絕。而說其辯。○顧廣圻曰：不度以功。○顧廣圻

其行。○顧廣圻曰：句絕。而不入關。○顧廣圻曰：句絕。藏本同。今本不度下有之字。譽上有而字。此人主所以長欺

而說者所以長養也。

客有教燕王為不死之道者，王使人學之，所使學者未及學而客死。王大怒，誅之。王不知客之欺己而誅

學者之晚也。夫信不然之物而誅無罪之臣，不察之患也。且人所急無如其身，不能自使其無死，安能使

王長生哉。

鄭人有相與爭年者。一人曰：吾與堯同年。○先慎曰：乾道本無一人曰：吾與堯同年。八字。今據御覽四百九十六意林引增。其一人曰：我與黃帝

之兄同年。○先慎曰：意林兄下有弟。字御覽引無我並作吾。訟此而不決。○盧文弨曰：藏本作訣。先慎曰：趙本作訣。誤。御覽作決。以後息者為勝耳。○先慎

息作罷。案此謂皆無情。理故以辭長者為勝。

客有為周君畫莢者。○盧文弨曰：莢譌。下同。前作策。策筴同。三年而成。君觀之，與髮莢者同狀。○先慎曰：髮本作髮。玉篇髮

千枚。注：徐廣云：髮漆也。漢書皇后傳：殿上髮漆。師古云：以漆漆物謂之髮。今關東俗器物一再著漆者，謂之髮漆。捐即髮聲之轉。此謂所畫不辨黑白與漆筴同也。周君大怒，畫莢者曰：築

十版之牆。鑿八尺之牖。而以日始出時。加莢其上而觀。○先慎曰：加莢於牆牖之上。以觀其畫也。案此即西人光學之權輿。周君爲之望見其狀。盡成龍蛇禽獸車馬。萬物之狀備具。周君大悅。此莢之功。非不微難也。然其用與素髹筴同。○先慎曰：素未

畫也。此言畫筴之用。何異素髹。

客有爲齊王畫者。齊王問曰：畫孰最難者？曰：犬馬最難。○先慎曰：各本無下最字。據藝文類聚七十

者曰：鬼魅最易。夫犬馬人所知也。且暮罄於前。○盧文弨曰：詩大明：倂天之妹。韓詩作馨。是馨。倂同義。說

當爲朝夕見於前也。先慎曰：御覽引馨作覩。下同。不可類之。故難。鬼魅無形者。類聚意林：御覽引正作魅。今據改。意林形下有像

字。不罄於前。故易之也。○先慎曰：藝文類聚御覽不上有無形者三字。

齊有居士田仲者。○盧文弨曰：宋人屈穀見之。○盧文弨曰：文選七命注引穀作

人而食。○先慎曰：各本特下有仰字。盧文弨云：仰字疑衍。下選注引無。今據刪。今穀有樹瓠之道。○先慎曰：選注引作穀。有巨瓠。案樹

石厚而無竅。○盧文弨曰：選注此下不同。云而效之先生。田仲曰：堅如石。不可割而斲。厚而無竅。不可以

國矣。猶可棄之瓠也。田仲曰：夫瓠所貴者。謂其可以盛也。今厚而無竅。則不可割以盛物。○顧廣圻

行。而任重如堅石。○顧廣圻曰：任重二字涉。則不可以割而以樹。○顧廣圻曰：吾無以瓠爲也。曰：然穀將

棄之。○先慎曰：乾道本棄上有。今田仲不恃人而食。○先慎曰：各本特下有仰字。說見上。張榜本無田字。亦無益人之國。亦堅瓠之

類也。

虞慶為屋。

○盧文弨曰：下三條宜連。顧廣圻曰：虞卿也。慶卿謂匠人曰：屋太尊。○盧文弨曰：嫌其太。匠人

對曰：此新屋也。塗濡而椽生，夫濡塗重而生椽撓，以撓椽任重塗。此宜卑。虞慶曰：不然。此○先慎曰：乾道本

重上。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虞慶曰：不然。五字在此宜卑下。誤。先慎案：今本是也。夫濡塗重而生椽撓，正

申塗濡椽生之義，以撓椽任重。此宜卑。辨虞慶屋太尊之說，皆匠人之詞。宋本誤以虞慶曰：不然。五字於

夫濡塗重上文義不可重。藏本沿其誤耳。今改從今本。更日久，則塗乾而椽燥，塗乾則輕，椽燥則直，以直椽任輕塗。○先慎曰：乾道

二。字今據補。今本無以字。此益尊。匠人詘為之而屋壞。一曰：虞慶將為屋。匠人曰：材生而塗濡，夫材生

則撓，塗濡則重，以撓任重，今雖成久必壞。虞慶曰：材乾則直，塗乾則輕，今誠得乾，日以輕直，雖久必不壞。

匠人詘作之，成有間，屋果壞。

范且曰：○顧廣圻曰：范弓之折，必於其盡也，不於其始也。夫工人張弓也，伏檠三旬而蹈弦，一日犯機，是

節之其始而暴之其盡也，焉得無折？且張弓不然。○先慎曰：張榜本趙本作范，且曰：不伏檠一日而蹈弦，

三旬而犯機，是暴之其始而節之其盡也。工人窮也，為之。○先慎曰：工窮於詞，依且為之。弓折。

范且虞慶之言，皆文辯辭勝而反事之情。人主說而不禁，此所以敗也。夫不謀治強之功而豔乎辯說文

麗之聲，是卻有術之士而任壞屋折弓也。故人主之於國事者，皆不達乎工匠之構屋張弓也。○王先謙

能遠然而士窮乎范且虞慶者。○顧廣圻曰：連上十一字為一句。為虛辭其無用而勝，實事其無易而窮

也。○顧廣圻曰：為虛辭逗，其無用而勝句絕，實事逗，其無易人主多無用之辯，而少無易之言，此所以亂

也。今世之爲范且虞慶者不輟。而人主說之不止。是貴敗折之類。而以知術之人爲工匠也。不得施其技巧。○顯廣圻曰。不上。當有工匠二字。故屋壞弓折。知治之人不得行其方術。故國亂而主危。

夫嬰兒相與戲也。以塵爲飯。以塗爲羹。以木爲載。然至日晚必歸餽者。塵飯塗羹。可以戲而不可食也。夫稱上古之傳頌辯而不慤。道先王仁義而不能正國者。此亦可以戲而不可以爲治也。夫慕仁義而弱亂

者。三晉也不慕而治強者。秦也。然而未帝者。治未畢也。○先慎曰。趙本然而下有秦強而三字。張本從夫墓至此均無。

三人爲嬰兒也。父母養之簡。○先慎曰。子長而怨。曰。先慎。子盛壯成人。曰。先慎。其供養薄。曰。先慎。父母怒而

謂之。○先慎曰。以。上。今皆失讀。子父至親也。而或譙或怨者。皆挾相爲而不周於爲己也。夫賣庸而播耕者。主人費家

而美食。調布而求易錢者。○顯廣圻曰。調當作請。易。錢當作錢。易去聲。下同。非愛庸客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顯廣圻曰。熱

上當有且字。私當作云。此與下文錢布庸客致力而疾耘耕者。字衍耕句絕。者。盡巧而正畦陌畦時者。願且易云也。句對不知者改作私字。誤甚。庸客致力而疾耘耕者。○顯廣圻曰。者。盡巧而正畦陌畦時者。願

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下畦作畦。案。時非此之用。句當衍二字。未詳孫詒讓曰。畦當作埒。一切經音義引倉頡篇云。畦埒也。是其證。此畦埒二字。蓋注文傳寫誤混入正文。遂複外不可通耳。非愛主人

也。曰如是羹且美。錢布且易云也。此其養功力有父子之澤矣。而心調於用者。○盧文昭曰。調疑周。先慎

文不周於爲己。卽其證。皆挾自爲心也。故人行事施予。以利之爲心。則越人易和。以害之爲心。則父子離且怨。

文公伐宋。乃先宣言曰。吾聞宋君無道。蔑侮長老。分財不中。教令不信。余來爲民誅之。○顯廣圻曰。公當

說苑指武篇。先慎曰。經亦作文公疑非文王伐崇事也。

越伐吳。乃先宣言曰：我聞吳王築如皇之臺，掘淵泉之池。○先慎曰：各本淵作深，無泉之二字。據御覽一百七十七引，改增掘淵泉之池，與築如皇之臺。

○先慎曰：乾道本無來字。盧文弼云：張本有先慎案，依上文當有。今

誤。又脫泉之二字耳。罷苦百姓，煎靡財貨，以盡民力。余來為民誅之。○先慎曰：乾道本無來字。盧文弼云：張本有先慎案，依上文當有。今

蔡女為桓公妻。桓公與之乘舟，夫人蕩舟。桓公大懼，禁之不止，怒而出之。乃且復召之，因復更嫁之。○先

左傳作蔡。桓公大怒，將伐蔡。仲父諫曰：夫以寢席之戲，不足以伐人之國。功業不可冀也。請無以此為稽

也。○顧廣圻曰：藏本今本稽作規，誤。俞樾曰：稽字無義，疑當作指。漢書河間獻王德傳：文約指明。注云：指

謂意之所趨。若人以手指物也。字亦作旨。孟子告子篇：願聞其旨是也。齊桓公伐蔡，意在蔡姬。故管仲

請無以此為指也。稽從旨聲，故得通借。禮記王制：鷩有旨，無簡不聽。即尚書呂刑篇有稽，無簡不聽之異

文。然則稽旨通用。古有徵矣。道藏本改稽為規，非是。先慎曰：稽字不誤。史記樛里子甘茂傳：正義：漢書賈

誼傳：應劭注：司馬遷傳：顏注：荀子：王制：楊注：並云：稽計也。桓公之計在

伐蔡，故管仲請無以此為計也。語極明顯。俞氏謂：稽字無義，失之考耳。桓公不聽，仲父曰：必不得已，楚之

菁茅不貢於天子三年矣。君不如舉兵為天子伐楚，楚服，因還襲蔡。曰：余為天子伐楚，而蔡不以兵聽從

因遂滅之。○先慎曰：乾道本無因字。此義於名而利於實，故必有為天子誅之名。○先慎曰：乾道本無為

字。張凌本有。今據補。而有報讎之實。

吳起為魏將而攻中山。○先慎曰：乾道本連。軍人有病疽者，吳起跪而自吮其膿，傷者母立而泣。○先慎

作傷者之母立泣。盧文弼云：立疑衍。俞樾云：立字不當有。蓋卽泣字之誤而衍者。先慎

案：上之字衍。盧俞說並誤。立下脫而字。今據藝文類聚五十九御覽四百七十七引，改。人問曰：將軍於若

子如是，尚何為而泣？對曰：吳起吮其父之創而父死，今是子又將死也。今吾是以泣。○先慎曰：下今字當

子吮其父之傷而殺之涇水之上今安知不殺是子乎御覽引與藝文類聚略同蓋所見本與今異說苑復恩篇作吳子吮此子父之創而殺之於涇水之戰戰不旋踵而死今又吮之安知是子何戰而死是以哭之矣

趙主父令工施鉤梯而緣播吾○王先謙曰播吾即番吾見史記趙世家六國表又作鄴吾漢常山郡有蒲吾縣蒲番雙聲字變在今正定府平山縣東南漢地理志云縣有鐵山

一統志以為即房山當即主父令工施鉤梯刻疎人迹其上○盧文弨曰疎即疋之異文疋足也下人迹者也先慎曰播張榜本趙本作播說見上

即述字也述繒文作述此變作疎亦猶述之變作跡矣古本韓子當作刻人疎其○盧文弨曰疎即疋之異文疋足也下人迹上寫者依今字作迹而疎字失不刪去遂誤倒在人字之上又誤其字作疎也

曰主父常遊於此廣三尺長五尺而勒之

秦昭王令工施鉤梯而上華山以松柏之心為博箭長八尺綦長八寸○顧廣圻曰為博句絕箭長八尺句而勒之曰昭王

嘗與天神博於此矣○先慎曰張榜本無矣字御覽三十九卷引亦無矣字

文公反國至河令籩豆捐之○盧文弨曰孫云文選鮑明遠東武吟注引令下有曰字可省豆藏本作筥下同先慎曰治要御覽七百九又七百五十九引均無曰字席蓐捐

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者後之○先慎曰乾道本面作回薰下無黑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薰下有黑字先慎案張榜本趙本回作面手足胼胝面目黧黑相對成文乾道本誤下

改治要引正作面目黧黑○先慎曰乾道本無而君捐之咎犯聞之而夜哭公曰寡人出亡二十年乃今得反國咎犯聞之不喜而哭

意不欲寡人反國邪○盧文弨曰選注引意下有者字犯對曰籩豆所以食也而君捐之○先慎曰乾道本無而君捐之四字盧文弨云選注有先慎案

治要御覽引亦有而席蓐所以臥也而君棄之○先慎曰乾道本棄作捐今據選注治要改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勞有功者也

君捐之四字今據補○先慎曰乾道本臣下有有字盧文弨云選注無先慎案治要及御覽引並無今據刪且臣

有功選注倒而君後之今臣與在後中不勝其哀故哭○先慎曰乾道本臣下有有字盧文弨云選注無先慎案治要及御覽引並無今據刪

○盧文弨曰而君後之今臣與在後中不勝其哀故哭○先慎曰乾道本臣下有有字盧文弨云選注無先慎案治要及御覽引並無今據刪

○盧文弨曰而君後之今臣與在後中不勝其哀故哭○先慎曰乾道本臣下有有字盧文弨云選注無先慎案治要及御覽引並無今據刪

為君行詐偽以反國者衆矣。臣尚自惡也。而況於君。○先慎曰：治要。有乎字。再拜而辭。文公止之曰：諺曰：築社者攜

擲而置之。○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薦作擲。王渭曰：魏書古端冕而祀之。今子與我取之。而不與我治之。

與我置之。而不與我祀之焉。乃解左驂而盟於河。○先慎曰：乾道本乃作誤。治要作乃。今據改。

鄭縣人卜子。○王先謙曰：此條依經當在衛人佐弋後。先慎曰：甲亦猶言某甲。用人云：罪生其禍。生乙亦

可證。先慎案：顧說非。北堂書鈔一百二十九御覽六百九十五引乙作下。今據改。使其妻為袴。其妻問曰：今袴何如。夫曰：象吾故袴。○先慎曰：乾

顯廣圻云：藏本今本吾下有故字。案此不當有先慎案。御覽引作似吾妻因毀新。令如故袴。○先慎曰：各

字。北堂書鈔引無。今據刪。御覽引作妻因鑿新袴。為孔。

鄭縣人有得車輓者。而不知其名。問人曰：此何種也。對曰：此車輓也。俄又復得一。○先慎曰：謂又得一車輓也。問人曰：

此是何種也。對曰：此車輓也。問者大怒曰：曩者曰車輓。今又曰車輓。是何衆也。此女欺我也。遂與之鬪。

衛人有佐弋者。鳥至。因先以其襪麾之。鳥驚而不射也。○先慎曰：方言：襪謂之襪。郭注：即靶。襪也。

鄭縣人卜子。○先慎曰：各本卜作乙。御覽六十三又九百三十二引子下有毒字。妻之市買鼈以歸。過潁水。以為渴

也。因縱而飲之。遂亡其鼈。○顧廣圻曰：此條不見於上。先慎曰：御覽引亡其二字作失字。

夫少者侍長者飲。長者飲亦自飲也。一曰：魯人有自喜者。○先慎曰：自喜二字疑效善之譌。見長者飲無餘。非斟酒飲也。而欲盡

亦效唾之一。曰：宋人有少者欲效善。○先慎曰：各本欲上有亦字。御覽八百四十五引無。今據刪。見長者飲無餘。非斟酒飲也。而欲盡

之。○先慎曰：非下九字，御覽引作亦自飲而盡之六字。

書曰：紳之束之。宋人有治者，因重帶自紳束也。人曰：是何也？對曰：廣○先慎曰：乾道本對上有書字，願藏本今本無書字，今據刪。書言之固然。

書曰：既雕既琢，還歸其樸。○先慎曰：乾道本以下並連上，趙本於梁下提行，並誤。今依盧校改。上書字，當人之解記者，下不作記。字則經不分別言矣。梁人有治者，動作言學，舉事於文，曰：難之。○願廣圻曰：曰，顧失其實。人曰：是何也。

對曰：書言之固然。

郢人有遺燕相國書者。○先慎曰：藝文類聚八十，白孔六帖十四，御覽五百九十五，引郢作鄭。夜書，火不明，因謂持燭者曰：舉燭而誤書舉

燭。○先慎曰：各本而上有云字，誤於書中。云白孔六帖引作而設書舉燭字，並非。舉燭非書意也。燕相國受御覽五百九十五引作而誤於書中。云白孔六帖引作而設書舉燭字，並非。舉燭非書意也。燕相國受

書而說之。○先慎曰：各本無國字，據白。曰：舉燭者，尚明也。○先慎曰：藝文類聚御覽引尚作高。尚明也者，舉賢而任之。燕相

白王王大悅。○先慎曰：乾道本不重王字，盧文弨云：舊脫其一。今據拾補增。國以治，治則治矣。非書意也。今世學者多似此類。○先慎曰：乾道本世

下有舉字，願廣圻云：藏本今本無，今據刪。

鄭人有欲買履者。○先慎曰：各本欲買作且置，御覽四百九十九，六百九十九，先自度其足而置之其坐，至之

市。○先慎曰：御覽八百二十七引之，作入。而忘操之，已得履，乃曰：吾忘持度，反歸取之。及反市罷，遂不得履。人曰：何不試之

以足，曰：寧信度，無自信也。○先慎曰：御覽引度下有數字。

四。○先慎曰。乾道本無四字。王登為中牟令。○顧廣圻曰。王當作王。呂氏春秋知度篇作任王。任同字。上言於襄主曰。中牟有士曰中

章胥已者。○盧文弨曰。中章二字。呂作瞻。先慎曰。中章胥已。二人名。其身體甚修。其學甚博。君何不舉之。主

曰。子見之。我將為中大夫。○王先謙曰。為相室諫曰。中大夫。晉重列也。今無功而受。非晉臣之意。昭曰。呂

作非晉國之故。顧廣圻曰。臣當作國。意當作章。君其耳而未之目邪。襄主曰。我取登。既耳而目之矣。登之所取。又耳而目之。是耳

目人絕無已也。○盧文弨曰。王登一日而見二中大夫。予之田宅。中牟之人。棄其田耘。賣宅圃而隨文學

者。邑之半。○先慎曰。乾道本無邑字。顧廣圻云。今本者。下有邑字。案依上文。當有據。今本增。

叔向御坐。平公請事。公腓痛足。瘳轉筋。而不敢壞坐。晉國聞之。皆曰。叔向賢者。平公禮之。轉筋而不敢壞

坐。晉國之辭。仕託慕叔向者。國之鍾矣。○先慎曰。一本鍾作鍾。盧文弨云。鍾張本作鍾。與前同。語難解。顧

云。死傷者軍之乘。或此與彼同。先慎案。鍾鍾皆垂之誤。國之鍾猶國之半也。說詳前。八說篇作乘。亦誤。又

案。御覽三百七十二引。韓子曰。晉平公與唐彥坐。而出叔向入。公曳一足。叔向問之。公曰。吾侍唐子腓痛

足瘳。而不敢伸。叔向不悅。公曰。子欲貴吾爵。子欲富吾祿。子夫唐先生無欲也。非正

坐。吾無以養之。腓脹下。唐彥一作唐亥。案即唐倒文。當為此條。一曰佚文。鄭縣人有屈公者。聞敵恐。因死。恐已因生。○先慎曰。上恐字。下當有已字。恐

趙主父使李疵視中山。可攻不也。還報曰。中山可伐也。君不亟伐。將後齊燕。主父曰。何故可攻。李疵對曰。其君見好巖穴之士。○顧廣圻曰。見好所傾蓋與車。以見窮閭隘巷之士。○顧廣圻曰。中山

下布衣之士。以百數矣。○先慎曰。御覽二百君曰。以子言論。是賢君也。安可攻。疵曰。不然。夫好顯巖穴之

士而朝之。則戰士怠於行陳。上尊學者。下士居朝。先慎曰：下士居朝。御覽引作下居士而朝之。則農夫惰於田。戰士怠於行陳。

者。先慎曰：乾道本無陳字。顧廣圻云：今本行下有陳字。先慎案：依上文當有御覽引作陣。陣即陳字。今據補。則兵弱也。農夫惰於田者。則國貧也。兵弱於敵。

國貧於內。而不亡者。未之有也。伐之不亦可乎。主父曰：善。舉兵而伐中山。遂滅也。

五。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是時也。五素不得一紫。先慎曰：乾道本無得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不下有得字。先慎案：御覽三百八十九八百十

四兩引有得字。今據補。桓公患之。謂管仲曰：寡人好服紫。紫貴甚。先慎曰：乾道本不重紫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重紫字。今據補。一國百姓好服

紫不已。寡人奈何。管仲曰：君欲止之。何不試勿衣紫也。先慎曰：乾道本無止之二字。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無欲字。案：欲下有脫文。先慎案：御覽三百八

十九引欲下有止之二字。是也。今據補。八百十四引無欲何不試四字。節文也。今本不審。並刪欲字。不可從。謂左右曰：吾甚惡紫之臭。於是左右適有衣紫而

進者。公必曰：少卻。吾惡紫臭。公曰：諾。於是日。郎中莫衣紫。其明日。國中莫衣紫。三日。境內莫衣紫也。一曰

齊王好衣紫。齊人皆好也。齊國五素不得一紫。齊王患紫貴。傳說王曰：詩云：不躬不親。庶民不信。今王欲

民無衣紫者。先慎曰：乾道本。王字作欲。顧廣圻云：藏本今本上欲字作王。今據改。王請自解紫衣而朝。先慎曰：乾道本請作以。顧廣圻

脫文。先慎案：以乃請之誤。依今本改。王請自解紫衣而朝。謂王朝時請先解己之紫衣也。此句並無脫文。羣臣有紫衣進者。曰：益遠。寡人惡臭。是日也。郎中莫

衣紫。是月也。國中莫衣紫。是歲也。境內莫衣紫。

鄭簡公謂子產曰：國小。迫於荆晉之間。今城郭不完。兵甲不備。不可以待不虞。子產曰：臣閉其外也。已遠

矣。而守其內也。已固矣。雖國小。先慎曰：趙本國小二字誤倒。猶不危之也。君其勿憂。是以沒簡公身無患。先慎曰：患

二子產相鄭簡公謂子產曰飲酒不樂也。○先慎曰：俎豆不大，鍾鼓竽瑟不鳴，寡人之當有罪。字事上當。

有脫字未詳。先慎曰：治要引尸子治天下。篤作寡人之任也。下子之罪亦作子之任。事不一，國家不定，百姓不治，耕戰不輯，睦亦子之罪。子有職，寡

人亦有職，各守其職。子產退而爲政，五年國無盜賊，道不拾遺，桃棗之蔭於街者莫援也。○先慎曰：舊本無之字，莫下有

有字。今據御覽九百六十。五事類賦二十六引刪。錐刀遺道，三日可反，三年不變，民無飢也。○先慎曰：變字疑誤。

宋襄公與楚人戰於涿谷上。○顧廣圻曰：與三傳不合。宋人旣成列矣，楚人未及濟，右司馬購強曰未詳。趨而諫曰

楚人衆而宋人寡，請使楚人半涉，未成列而擊之，必敗。襄公曰：寡人聞君子曰不重傷。○盧文弨曰：下不

擒二毛，不推人於險，不迫人於阨，不鼓不成列，今楚未濟而擊之，害義。請使楚人畢涉成陳，而後鼓士進

之。右司馬曰：君不愛宋民，腹心不完，特爲義耳。公曰：不反列，且行法。右司馬反列，楚人已成列，撰陳矣。公

乃鼓之，宋人大敗，公傷股，三日而死。○盧文弨曰：春秋襄公之卒在次年五月。此乃慕自親仁義之禍。○先慎曰：自親二

恃人主之自躬親，而後民聽從，是則將令人主耕以爲上。○先慎曰：上當作食。上經下張本有此數句。蓋

不作上，正可以訂。正上爲食之誤。服戰，鴈行也。民乃肯耕戰，則人主不泰危乎，而人臣不泰安乎。

齊景公遊少海。○先慎曰：少海即渤海。傳騎從中來，謁曰：嬰疾甚，且死，恐公後之。景公遽起，傳騎又至，景公曰：趨駕

煩且之乘。○王渭曰：晏子春秋煩且作繁駟。案此同字也。使騶子韓樞御之。○先慎曰：晏子春秋內篇諫上第一云：公

以騶爲不疾，奪轡代之御，可數百步以馬爲不進盡也。○俞樾曰：韓子古本當作以馬爲不盡，不盡卽不進

進與盡古通用。詩文王篤毛傳訓盡爲進。師古注漢書高帝紀曰進字本釋車而走。以煩且之良而騶子作費。又作贖。皆其例也。寫者依本字作進。而失刪盡字。遂並失其讀矣。

韓樞之巧。○先慎曰。乾道本無樞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有。今據補。而以爲不如下走也。

魏昭王欲與官事。○王先謙曰。與去聲。謂孟嘗君曰。寡人欲與官事。君曰。王欲與官事。則何不試習讀法。昭王讀法

十餘簡而睡臥矣。王曰。寡人不能讀此法。夫不躬親其勢柄。而欲爲人臣所宜爲者也。○先慎曰。宜字。涉下文衍。睡不

亦宜乎。

孔子曰。○先慎曰。乾道本連體也。全也。周也。是圖爲正字。御覽七百六十引二句互易。爲人君者。猶孟也。民猶水也。孟方水方。孟圓水圓。○先慎曰。治要引尸子處道篇。圖作圓。案說文。圖天

鄒君好服長纓。左右皆服長纓。纓甚貴。○先慎曰。乾道本不重纓字。御覽三百八十九事類賦十二引並重。今據增。鄒君患之。問左右。左

右曰。君好服。百姓亦多服。是以貴。君因先自斷其纓。而出國中。皆不服長纓。君不能下令爲百姓服度。以

禁之。乃斷纓。出以示民。○先慎曰。乾道本乃斷二字作長字。民上有先字。顧廣圻云。今本乃斷纓出以示民。案句有誤。先慎案。今本語極明顯。今據改。是先戮以莅民

也。

叔向賦獵。功多者受多。功少者受少。

韓昭侯謂申子曰。法度甚不易行也。○先慎曰。乾道本無不字。今依拾補增。申子曰。法者。見功而與賞。因能而受官。今君設

法度。而聽左右之請。此所以難行也。昭侯曰。吾自今以來。知行法矣。寡人奚聽矣。一日。○先慎曰。趙本日作曰。誤。申子

法度。而聽左右之請。此所以難行也。昭侯曰。吾自今以來。知行法矣。寡人奚聽矣。一日。申子

請仕其從兄官。昭侯曰：非所學於子也。聽子之謁。敗子之道乎？亡其用子之謁。○顧廣圻曰：韓策云：又亡乎云云。此有脫文。申子辟舍請罪。

六、晉文公攻原，裹十日糧。○先慎曰：僖二十五年左傳：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國語亦作三日。遂與大夫期，十日至原，十日而原不下，擊金

而退，罷兵而去。士有從原中出者，曰：原三日即下矣。羣臣左右諫曰：夫原之食，竭力盡矣。君姑待之。公曰：吾與士期十日，不去，是亡吾信也。得原失信，吾不爲也。遂罷兵而去。原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歸乎？乃降公。衛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從乎？乃降公。孔子聞而記之，曰：攻原得衛者，信也。

文公問箕鄭曰：救餓奈何？對曰：信。公曰：安信？曰：信名。○俞樾曰：信名之下，當有信義信事四字。蓋文公曰：奪之則信名，則羣臣守職，善惡不踰，百事不怠，信事則不失天時，百姓不踰信義，則近親勸勉而遠者歸文不備，信名則羣臣守職，善惡不踰，百事不怠，信事則不失天時，百姓不踰信義，則近親勸勉而遠者歸之矣。

吳起出遇故人而止之食。故人曰：諾。期返而食。○先慎曰：乾道本：期返而食，作今返而食。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今作今誤。先慎案：御覽八百四十九引：作期反而

食今據改。吳子曰：待公而食。故人不來，吳起至暮不食而待之。○先慎曰：各本作起不食而待，御覽四百食而待之。今據改。明日早，令人求故人，故人不來，方與之食。○先慎曰：御覽四百

魏文侯與虞人期獵，明日會，天疾風多，不同。先慎曰：治要無天字。左右止，文侯不聽，曰：不可以風疾之故而失信，吾不爲也。○先慎曰：治要可上無不字。風疾作疾風。遂自驅車往，犯風而罷虞人。

曾子之妻之市。○顧廣圻曰：之妻二字當衍。其子隨之而泣。○先慎曰：治要無之字。其母曰：女還，顧反爲女殺，斃妻。

適市來。○先慎曰：乾道本無妻字。曾子欲捕斃殺之，妻止之曰：特與嬰兒戲耳。曾子曰：嬰兒非與戲也。○王

先謙曰：非下疑有可字。嬰兒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學者也。聽父母之教，今子欺之。○先慎曰：乾道本今作令，顧廣圻

要作今。是教子欺也。母欺子，子而不信其母。○先慎曰：各本上母字作父，今據改。非以成教也。遂烹斃也。

楚厲王有警鼓，與百姓爲戒。○先慎曰：各本警下有爲字，與上有以字，戒作飲酒醉過而擊。○先慎曰：各

也二字據御覽事類賦刪。民大驚，使人止之。○先慎曰：各本無之字，拾補增盧文昭云：脫先慎案御覽事類賦引有之字，今據補。曰：吾醉而與左右戲而擊之也。

賦引作而是過字涉上文而誤，今據改。民皆罷居數月，有警擊鼓而民不赴。○先慎曰：御覽事類賦引赴下有也字。乃更令

明號而民信之。

李悝警其兩和曰：謹警，敵人旦暮且至，擊汝。如是者再三，而敵不至。兩和懈怠，不信李悝。居數月，秦人來

襲之，至幾奪其軍。此不信患也。一曰：李悝與秦人戰，謂左和曰：速上，右和已上矣。又馳而至右和曰：左和

已上矣。左右和曰：上矣。○先慎曰：曰上矣三字涉上而衍，此言左右和聞李悝之言於是皆爭上，明不應有曰上矣三字。於是皆爭上，其明年與秦人戰。

秦人襲之，至幾奪其軍，此不信之患。

有相與訟者。○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無自此。子產離之，而毋使通辭。到至其言以告而知也。○先慎曰：至字衍文。

到即倒字。惠嗣公使人僞關市，作衛僞當作過。關市呵難之，因事關市以金。關市乃舍之。嗣公謂關市曰：某時

有客過而予汝金，因譴之，關市大恐，以嗣公為明察。

卷十二

外儲說左下第三十三 ○先慎曰：乾道本無下字，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有先慎案，治要引有下字，今據補。

一以罪受誅，人不怨上，不怨也。跼危坐子臯，臯雖刑之，有不忍之心，跼者懷恩報德。○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坐作生，按依說當作逃，王先謙曰：作生是也，與坐形近。

而誤先慎曰：危讀為跪，足也。詳下說。以功受賞，臣不德君，功當故不翟璜操右契而乘軒，功當受寵，故乘軒而無慙。○襄王

不知厚賞也。故昭卯五乘而履屨也。卯西卻秦東止齊大矣，而王唯養之五乘，功大賞薄，猶富人而履屨

正字，瀾屬均別。上不過任，臣不誣能，即臣將為失少室周。周以勇力事襄主，真信不誣，人有勇力多已者，

上如字，讀之先慎曰：失字衍，顧讀即臣將夫為少室周亦不成文。

二恃勢而不恃信，恃勢則信者不生心，故東郭牙議管仲，公欲專仲，國柄牙以仲雖忠矣，儻不忠必危矣。

注：危必互倒。恃術而不恃信，故渾軒非文公。晉文公以箕鄭信誠，以為原令曰：必不叛我。軒曰：人主不以

非子產者，古軒罕通左傳。故有術之主，信賞以盡能，必罰以禁邪，雖有駁行，必得所利，駁行不真，白簡主

之相陽虎，虎逐魯疑齊，是行駁也。趙主哀公問一足者，問孔子曰：變一足若何？曰：變反戾惡心，然所以免禍

以兔禍者，下當有信字，先慎曰：反戾，下說作忿戾。

三失臣主之理。則文王自履而矜。君雖有師。臣當亦謹。小臣當即充指顯之役。文王理解。左右無可使者。是亦失士也。託言君所與者皆其師。是矜過而飾非也。○盧文弨曰。注

文王理解。當作繫解。王先謙曰。朝當莊。燕當試。今季孫一之。故終自履。文不成義。履上當有繫字。不易朝燕之處。則季孫終身莊而遇賊。身莊而遇害也。○先慎曰。趙本注

朝下有堂字。燕下無當。試今三字。張本試作舒。

四利所禁。禁所利。雖神不行。此當禁而利。當利而禁。如譽所罪。毀所賞。雖堯不治。此當罪而譽。當賞而毀。如

為門而不使入。門不入。不委利而不使進。與利不進。亂之所以產也。進。亂所由生也。齊侯不聽左右。魏

主不聽譽者。而明察照羣臣。則鉅不費金錢。鉅。費金。以齊王用左右故也。○顧廣

顧廣圻曰。藏本今本璧上有玉字。按說無舊注。亦未西門豹請復治鄴。足以知之。初治鄴。不事左右。故君

諺此所添。誤先慎曰。注。乾道本玉作王。改從趙本。盜者子不恥其父盜。以父所盜衣矜人。踞者兒不恥

而拜。據此是知左猶盜嬰兒之矜裘。與阴危子榮衣。其父以明所著衣。榮人。人所詔媚為非。猶是。○先

慎曰。乾道本注。阴以下。子綽左右畫也。○先慎曰。乾道本注。俱下有能字。趙本無。今據刪。去蟻驅蠅。以

衍不也。二字。改從趙本。安得無桓公之憂。索官。無與宣王之患。驪馬也。○王不察。掌馬者

去蟻。以魚去蠅。則蠅蠅愈。安得無桓公之憂。索官。無與宣王之患。驪馬也。○王不察。掌馬者

至。喻溫言訓左右愈。諂。韓宣子則作宣字。是王當作主。注亦誤。

五臣以卑儉為行。則爵不足以勸賞。○先慎曰。乾道本勸作觀。盧寵光無節。則臣下侵偪。說在苗賁。皇非

獻伯孔子議晏嬰。獻伯為相。妻不衣帛。晏嬰亦然。故非其太偪下。○先慎曰。孔子議晏嬰條。今奪。北堂書

粟。御覽妾作妻。故仲尼論管仲與叔孫敖。太儉。○先慎曰。餅當作飯。說見下。而出入之容變。陽虎

之言見其臣也。○先慎曰：乾道本變作變，顧廣圻云：今本變作變，句有誤，未詳。先慎案：變字是陽虎入齊

也。顧氏不知古書，倒文成義之法，而讀變字句絕，所以疑句有誤也。改從今本。而簡主之應人臣也。失

主術。虎言居齊已有三人，及其得罪而三人為君，逐虎言明已無私，簡主應以私臣之事言其舉非之

下云：非所以教國也，即承此失術言之。注說非又案：朋黨相和，臣下得欲，則人主孤羣，臣公舉下不相和，則

人主明。陽虎將為趙武之賢，解狐之公。此三人皆以公舉人，內不避親，外不避讐。虎言而簡主以為枳棘

非所以教國也。主云：所舉害己與枳棘者同。此反教人為私也。○先慎曰：注二人譏三人。

六公室卑，則忌直言，私行勝，則少公功。說在文子之直言，武子之用杖。武子：文子之子，好直言。武子曰：子

產忠諫，子國譙怒。夫忠諫者必離羣臣而危難於父也。○先慎曰：乾道本自子產至父也。二十三字均

虛所見本，亦有此二十二字。惟注脫離字耳。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子產忠諫子國譙怒，並注云：此藏

本所添，未必是也。先慎案：下說有此事，經必應有張榜本。趙本及虛所見本，不盡出於藏本。顧氏謂藏本

今據補。非也。梁車用法而成侯收璽，官也矣。○先慎曰：趙本注：姊諷妹，下無矣字。管仲以公而國人謗怨

仲不報封人之恩，唯賢是用，人怨謗也。

右經 ○先慎曰：各本脫，今依例補。

一孔子相衛，弟子子臯為獄吏，別人足，所踞者守門，人有惡孔子於衛君者，曰：尼欲作亂。○先慎曰：張衛

君欲執孔子，孔子走，弟子皆逃，子臯從出門。○顧廣圻曰：從當作後，說苑至公篇：子臯走郭門，郭門閉，先

天大寒而後門。後門與說苑門閉合。明出爲後之誤。朗危引之而逃之門下室中。吏追不得。夜半。子臯問朗危曰。吾不能虧主之法。

令而親朗子之足。是子報仇之時也。○盧文弨曰。藏本仇下有怨字。而子何故乃肯逃我。我何以得此於子。朗危曰。吾斷

足也。固吾罪當之。不可奈何。然方公之欲治臣也。○先慎曰。乾道本欲作獄。公傾側法令。先後臣以言。欲

臣之免也。甚而臣知之。及獄決罪定。公愀然不悅。形於顏色。臣見又知之。非私臣而然也。夫天性仁心。固

然也。此臣之所以悅而德公也。○朗者行步危。故曰朗危也。○俞樾曰。注說非危乃跪之省文。古謂跣足者

其馬而反之。孫星衍云。跪足也。此說得之。先慎曰。荀子勸學篇。蟹六跪而二螯。楊涼注。跪足也。韓子以則

足爲朗跪。據此是楊所見。韓子作跪也。跪訓爲足。又其一證。悅而德公也。張榜本重而字。案此下當接孔

子曰。善爲吏者。樹德不能爲吏者。樹怨。樂者平量者也。吏者平法者也。治國者不可失平也。今

錯簡在後。另爲一條。說苑此下接孔子聞之曰。善爲吏者。樹德不善爲吏者。樹怨云云。是也。今

田子方從齊之魏。望翟黃乘軒騎。駕出。既乘軒車。又有輕騎。○先慎曰。說苑臣術篇云。翟黃乘

侯也。移車異路而避之。則徒翟黃也。徒獨。○先慎曰。乾道本無徒字。顧廣圻云。方問曰。子奚乘是車也。曰

君謀欲伐中山。臣薦翟角而謀得。果且伐之。○先慎曰。乾道本無且字。盧文弨云。張

得中山。憂欲治之。臣薦李克而中山治。是以君賜此車。方曰。寵之稱功尚薄。稱服也。○先慎曰。乾道本

秦韓攻魏。昭卯西說而秦韓罷。○顧廣圻曰。昭卯即孟卯也。顯學篤魏任孟卯之辨。難三篇。孰與曩之孟

卯之爲民萌。今作昭者。蓋與明形似義同。因而致誤。齊荆攻魏。卯東說而齊荆罷。魏襄王養之以五乘。將

解也。外儲說左上。燕王悅之。養之以五乘之奉。卯曰。伯夷以將軍葬於首陽山之下。而天下曰。夫以伯夷

之賢。與其稱仁。而以將軍葬。是手足不掩也。今臣罷四國之兵。而王乃與臣五乘。此其稱功。猶贏勝而履

躄。贏利也。謂賈者。贏利倍勝。今以薄賞報大功。猶贏勝之人。履草屨也。○顧廣圻曰。贏勝當作贏騰。形相

躄。近也。舊注全譌。先慎曰。御覽八百二十九引。贏作贏。注同。躄作屨。案躄屨二字。古今文通用。說文履從

尸。古文作題。云從足。莊子天下篇。以跂躄為服。釋文。李云。麻曰屨。木曰屨。屨與跂同。屨與躄同。是也。

孔子曰。善為吏者樹德。不能為吏者樹怨。概者平量者也。吏者平法者也。治國者不可失平也。○先慎曰。此乃錯簡。當在孔子相衛後。

少室周者。古之貞廉潔愨者也。為趙襄主力士。與中牟徐子角力。不若也。入言之。襄主以自代也。襄子曰。

子之處人之所欲也。何為言徐子以自代。○先慎曰。張榜本代作伐。曰。臣以力事君者也。今徐子力多。臣不以自代。

恐他人言之而為罪也。○有蔽賢之罪也。一曰。少室周為襄主驂乘。至晉陽。有力士牛子耕與角力。而不勝。周言於

主曰。主之所以使臣騎乘者。○顧廣圻曰。騎當作驂。以臣多力也。今有多力於臣者。願進之。

二。齊桓公將立管仲。令羣臣曰。寡人將立管仲為仲父。善者入門而左。不善者入門而右。東郭牙中門而

立。公曰。寡人立管仲為仲父。令曰。善者左。不善者右。今子何為中門而立。牙曰。以管仲之智。為能謀天下

乎。公曰。能以斷為敢行大事乎。公曰。敢。牙曰。君知能謀天下。○顧廣圻曰。君當作若。知即智字。斷敢行大事。君因專屬之

國柄焉。○盧文弨曰。張本有之字。顧廣圻云。藏本亦有今據補。乘公之勢。以治齊國。得無

危乎。公曰善。乃令隰朋治內。管仲治外。以相參。

晉文公出亡。箕鄭挈壺餐而從。○先慎曰：鑿御覽八百五十引作飧。四百迷而失道。與公相失。飢而道泣。

寢餓而不敢食。及文公反國。舉兵攻原。克而拔之。○先慎曰：乾道本原克作用兌。顧廣圻云：今本用兌。二

謂六途也。隧兌字通。詳老子。周語云：晉文公既定襄王於郊。王勞之以地。辭請隧焉。韋注云：隧六隧也。一事亦見僖二十五年左傳杜預注。以隧為王之葬禮。與韋說異。此文公攻原。即周襄王所賜之地。

於王國為都鄙。不在六途。而云攻周途者。戰國時已有文公請六途之說。展轉傳譌。遂以文公伐原為攻周之途地。先秦諸子解經。已不免沿譌。悉心推校。可略得其蹤迹。今本作原。則明人不知而妄改。不足據也。先慎按：孫說非。用乃原之誤。兌乃克之誤。御覽二

百六十六引作舉兵攻原。克而拔之。是其證。今據改。文公曰：夫輕忍飢餒之患。而必全壺餐。是將不以原

叛。乃舉以為原令。大夫渾軒聞而非之。曰：以不動壺餐之故。怙其不以原叛也。不亦無術乎。故明主者。不

恃其不我叛也。恃吾不可叛也。○先慎曰：乾道本吾上無恃字。不恃其不我欺也。恃吾不可欺也。

陽虎議曰：主賢明則悉心以事之。不肖則飾姦而試之。遂於魯。疑於齊。走而之趙。趙簡主迎而相之。左右

曰：虎善竊人國政。何故相也。簡主曰：陽虎務取之。我務守之。不能得利。遂執術而御之。陽虎不敢為非。

以善事簡主。與主之強。幾至於霸也。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古者有夔一足。其果信有一足乎。孔子對曰：不也。夔非一足也。夔者忿戾惡心。

人多不說喜也。雖然。其所以得免於人害者。以其信也。人皆曰：獨此一足矣。夔非一足也。一而足也。哀公

曰：審而是固足矣。○先慎曰：一曰：提行。今從趙本。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夔一足。信乎。曰：先慎曰：御覽三百七十

二引曰上夔人也何故一足彼其無他異而獨通於聲堯曰夔一而足矣使為樂正故君子曰夔有一足

有對字○先慎曰乾道本足作之顧廣圻云今本之作足按之當作而足二字呂氏春秋察傳篇作故曰夔一足王先謙云之作是也而字不可有有則不待釋而明矣改從今本非一足也

三文王伐崇○顧廣圻曰呂氏春秋不苟篇云武王至殷郊先慎曰帝王世紀亦云武王之至至鳳黃虛韞繫解因自結太公望曰何為也王曰

君與處皆其師上當有上字○顧廣圻曰君中皆其友下盡其使也今皆先王之臣故無可使也○先慎曰乾道本皆

王作皆一曰晉文公與楚人戰○先慎曰乾道本無一曰二字在魯哀公間後另為一條楚下無人字顧

今據改○一曰晉文公與楚人戰○先慎曰乾道本無一曰二字在魯哀公間後另為一條楚下無人字顧

伐崇後方與經次相合據今本○先慎曰初學記履繫解曰顧廣圻曰今本係作繫誤先慎

乙人字據初學記二十六引增至黃鳳之陵○先慎曰初學記履繫解曰顧廣圻曰今本係作繫誤先慎

學記引作因自結之左右曰不可以使人乎公曰吾聞上君所與居皆其所畏也○言有德也○先慎曰以

係履隨○因自結之左右曰不可以使人乎公曰吾聞上君所與居皆其所畏也○言有德也○先慎曰以

字中君之所與居皆其所愛也○故可愛也○下君之所與居皆其所侮也○材輕且侮○虛文昭寡人雖不肖

先君之人皆在是以難之也○先慎曰治要引韓子文王伐崇至黃鳳墟而韞繫解左右顧無可令結係

聞上君之所與處者盡其師也○中君之所與處者盡其友也○下君之所與處者盡其使也○今寡人雖不肖

所與處者皆先君之人也○故無可令結之也○御覽四百七十四引韓子曰文王伐崇與大夫謀韞係解

視左右而自結之六百九十七引韞係解○當即文王伐崇條異文○左

右下作盡賢無可使係者因俛而係之○當即文王伐崇條異文○左

季孫好士終身莊居處衣服常如朝廷而季孫適懈有過失○暫廢其而不能長為也○故客以為厭易己○先

慎曰易相與怨之遂殺季孫故君子去泰去甚南宮敬子問顏涿聚曰○虛文昭曰此條當連上先慎曰

輕易也相與怨之遂殺季孫故君子去泰去甚南宮敬子問顏涿聚曰○虛文昭曰此條當連上先慎曰

賢謂此不著經文中不知此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與坐者以十數而遇賊何也曰昔周成王近優侏

即上之異文脫一曰二字耳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與坐者以十數而遇賊何也曰昔周成王近優侏

儒以逞其意而與君子斷事是能成其欲於天下。今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而與坐者以十數而與優侏儒斷事是以遇賊。故曰不在所與居在所與謀也。

孔子侍坐於魯哀公。○類聚八十五又八十六御覽九百六十七引御作侍今據改。哀公賜之桃與

黍。哀公曰。○先慎曰各本無曰字。盧文昭云家語子路初見篇請用仲尼先飯黍而後啗桃。○先慎曰御

十六引啗作食。藝文類聚八十五引亦有今據補。請用仲尼先飯黍而後啗桃。○先慎曰御

十五又八十六引啗作噉。左右皆揜口而笑。○先慎曰藝文類聚哀公曰黍者非飯之也以雪桃也。○先

慎曰雪。仲尼對曰丘知之矣。夫黍者五穀之長也。祭先王爲上盛。○先慎曰藝文類聚八十五白果蓏有

六而桃爲下。祭先王不得入廟。丘之聞也。君子以賤雪貴不聞以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菓蓏之下。是

從上雪下也。○先慎曰藝文類聚八十丘以爲妨義故不敢以先於宗廟之盛也。○先慎曰先

趙簡子謂左右曰。○先慎曰各本無趙字。曰字。子作主。今車席泰美。夫冠雖賤頭必戴之。屨雖貴足必履

之。○先慎曰趙本屨履作屨履下注今車席如此大美。○先慎曰藝文類聚吾將何屨以履之。○履所履席

無美屨以履之也。○先夫美下而耗上。○言席美則履又當美履美衣又當美累美不已則居上獨有所妨

慎曰依注屬當作屨。夫美下而耗上。○先慎曰藝文類聚引夫上有且字。注累字張趙本作求。妨

義之本也。○先慎曰藝文類聚引本作道。

費仲說紂曰西伯昌賢百姓悅之。諸侯附馬不可不誅。不誅必爲殷禍。○先慎曰乾道本無禍字。拾補作

藏本有禍字。今本有紂曰子言義主何可誅。費仲曰冠雖穿弊必戴於頭。履雖五采必踐之於地。今西伯

昌。○先慎曰：乾道本伯作戎，今據趙本改。盧文弼云：張本作戎，亦誤。人臣也。修義而人向之，卒爲天下患。其必昌乎？人人不以其賢爲其

主。○盧文弼曰：上人字，或改夫。顧廣圻曰：藏本同。按下人字當作臣。今本不作欲誤。非可不誅也。且主而誅臣，焉有過紂？曰：去仁義者，上所以勸

下也。今昌好仁義，誅之不可，三說不用，故亡。

齊宣王問匡倩曰：儒者博乎？曰：不也。王曰：何也？匡倩對曰：博者貴梟。○先慎曰：乾道本無者字。盧文弼云：張本有。今據補。勝者必殺

梟，殺梟者是殺所貴也。儒者以爲害義，故不博也。又問曰：儒者弋乎？曰：不也。弋者從下害於上者也。是從

下傷君也。儒者以爲害義，故不弋。○先慎曰：乾道本無義字。顧廣圻云：今本害下有義字。先慎案：依上下文當有御覽八百三十二引有義字。今據補。又問儒者鼓

瑟乎？曰：不也。夫瑟以小絃爲大聲，以大絃爲小聲，是大小易序，貴賤易位。○先慎曰：意林。儒者以爲害義。序位二字互易。

故不鼓也。宣王曰：善。仲尼曰：與其使民諂下也，寧使民諂上。○文弼曰：注尊敬。張本作卑敬。○盧

四。鉅者，齊之居士。○先慎曰：乾道本鉅作詎。盧文弼云：詎，張本作鉅。顧廣圻云：藏本作鉅。王渭云：困學紀聞引作距。先慎案：距，詎並鉅字之誤。呂氏春秋去私篇有鉅子。高注：鉅，姓是也。今從藏

本。上文正作鉅。辱者，魏之居士。齊魏之君不明，不能親照境內，而聽左右之言，故二子費金璧而求入仕也。

西門豹爲鄴令，清剋潔慤，秋毫之端無私利也，而甚簡左右。不事君左右因相與比周而惡之。居期年上

計，君收其璽。豹自請曰：○先慎曰：乾道本無請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今據補。臣昔者不知所以治鄴，今臣得矣。願請璽，復以治鄴。

不當，請伏斧鑕之罪。文侯不忍而復與之。豹因重斂百姓，急事左右。期年上計，文侯迎而拜之。豹對曰：往

年臣爲君治鄴，而君奪臣璽。今臣爲左右治鄴，而君拜臣。臣不能治矣，遂納璽而去。文侯不受，曰：寡人曩

不知子今知矣。願子勉爲寡人治之，遂不受。張榜本無遂不受及注十一字。

齊有狗盜之子，與則危子戲而相誇。○先慎曰：則，經作跖，案說文。盜子曰：吾父之裘獨有尾，言裘尙有所盜之狗尾。

○虛文曰：狗盜，象狗以入。危子曰：上當有則字。吾父獨冬不失袴，則足者不衣袴，雖終其冬夏無所損。

○虛文曰：狗盜，象狗以入。危子曰：上當有則字。吾父獨冬不失袴，則足者不衣袴，雖終其冬夏無所損。

○虛文曰：狗盜，象狗以入。危子曰：上當有則字。吾父獨冬不失袴，則足者不衣袴，雖終其冬夏無所損。

與注所據之本不同，蓋相傳本異也。

子綽曰：人莫能左畫方而右畫圓也。○先慎曰：經注作左畫圓，右畫方。

以肉去蟻，蟻愈多；以魚驅蠅，蠅愈至。○先慎曰：舊連上，今提行。御覽九百四十四引作以骨去蟻，蟻愈多；以肉驅蠅，蠅愈至。意林肉作骨，藝文類聚九十七引亦作骨。

桓公謂管仲曰：官少而索者衆，寡人憂之。○先慎曰：御覽六百二十四引管仲曰：君無聽左右之請。

○先慎曰：御覽六百二十四引管仲曰：君無聽左右之請。

○先慎曰：御覽六百二十四引管仲曰：君無聽左右之請。

韓宣子○王潤曰：字誤。曰：吾馬菽粟多矣，甚懼何也？寡人患之。周市對曰：使騶盡粟以食，雖無肥，不可得也。名

爲多與之。○先慎曰：爲字一本作與。其實少，雖無懼，亦不可得也。主不審其實，坐而患之，馬猶不肥也。

桓公問置吏於管仲。○顧廣圻曰：此管仲曰：字。盧文弨云：凌本有今據補。辯察於辭，清潔於貨，習人情夷。

吾不如弦商。○盧文弨曰：新序雜事四作寧。呂氏春秋：請立以爲大理，登降肅讓，以明禮待賓。臣不如隰

朋，請立以爲大行，墾草仞邑。○仞，入也。所食之邑，能入其租稅也。○俞樾曰：仞當作剏，謂剏造其邑也。作仞

慎曰：管子小匡篇：仞作入，即舊注所。辟地生粟，臣不如寧武。○盧文弨曰：武威子之譌。新序作威。顧廣圻

本俞氏失考耳。廣雅訓詁三：入，得也。辟地生粟，臣不如寧武。○盧文弨曰：武威子之譌。新序作威。顧廣圻

威感有宿音。請以爲大田。三軍旣成，陳使士視死如歸。臣不如公子成父。○顧廣圻曰：呂氏春秋：王子

父晏子春秋：問上篇。新序四：又作成甫。城成，父甫。古字並通。魏王基碑：請以爲大司馬，犯顏極諫。臣不如

東郭牙，請立以爲諫臣，治齊此五子足矣。將欲霸王，夷吾在此。

五。○先慎曰：乾道本無五字。孟獻伯相魯。○顧廣圻曰：孟當作孟。孟者晉邑。杜預注：太原孟縣是也。獻伯

先慎曰：藝文類聚：堂下生藿藜，門外長荆棘，食不二味，坐不重席，無衣帛之妾。○先慎曰：乾道本無上有

六十九引獻作鬱。居不粟馬，出不從車。叔向聞之，以告苗賁皇。賁皇非之曰：是出主之爵祿以附下

字。顧廣圻云：晉字上文。所錯入也。今據凌本刪。居不粟馬，出不從車。叔向聞之，以告苗賁皇。賁皇非之曰：是出主之爵祿以附下

也。一曰：晉孟獻伯拜上卿。○先慎曰：各本無晉字。王渭云：晉卿無孟氏。此或即晉語：叔向賀韓宣子憂貧

據：叔向往賀，門有御。○顧廣圻曰：此馬不食禾，向曰：子無二馬，二輿，何也。○顧廣圻曰：上二字當作秣。先

食禾，何也。獻伯曰：吾觀國人尙有飢色，是以不秣馬。班白者多徒行，故不二輿。○先慎曰：乾道本多作不

與此異。多字亦非。向者吾始賀子之拜卿，今賀子之儉也。向出，語苗賁皇曰：助吾賀獻伯之儉也。苗子曰：何賀

焉。夫爵祿旂章。○盧文弨曰：所以異功伐，別賢不肖也。故晉國之法，上大夫二輿，二乘，中大夫二輿，一乘。

下大夫專乘。此明等級也。且夫卿必有軍事。是故循車馬。○王漕曰：比卒乘以備戎事。有難則以備不虞。循當作脩。

平夷則以給朝事。今亂晉國之政。乏不虞之備。以成節。○顧廣圻曰：藏本今本節下。有儉字。誤。按節上常有私字。以絜私名。獻伯之儉

也可與。○言辭制當誅之。故可與也。○盧文弨曰：注亂譌。又何賀。子議晏嬰一事。說見上。

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先慎曰：三歸。臺名。古藏貨財之所。非曰：臣富矣。故能富他書以三歸爲取三姓女。

然而臣卑。桓公使立於高國之上。曰：臣尊矣。然而臣疏。乃立爲仲父。孔子聞而非之。曰：泰侈偪上。一日。管

仲父出。朱蓋青衣。置鼓而歸。○自朝歸。設鼓吹之樂。庭有陳鼎。家有三歸。孔子曰：良大夫也。其侈偪上。

孫叔敖相楚。○王先謙曰：上文言仲尼論管仲與孫叔敖。則孫叔敖以下。棧車也。牝馬。糲飯菜羹。○先

各本飯作餅。王念孫云：餅當爲餅。餅與飯同。見玉篇。廣韻：糲飯菜羹。猶言蔬食菜羹耳。餅與餅字形相似。傳寫往往譌溷。○廣雅云：餅。食也。方言注云：糲。盛餅。糲也。爾雅釋言：釋文曰：餅字又作餅。今本餅字並譌。

作餅。○初學記：器物部引此。正作糲飯。先慎案：御覽八百四十九。又八百五十四。北堂書鈔一百四十四。引均作糲飯。今據改。枯魚之膳。冬羔裘。夏葛衣。面有飢色。則良

大夫也。其儉偪下。

陽虎去齊走趙。簡主問曰：吾聞子善樹人。虎曰：臣居魯樹三人。皆爲令尹。○先慎曰：令尹二字誤。及虎抵罪於魯。皆

搜索於虎也。臣居齊薦三人。一人得近王。一人爲縣令。一人爲候吏。及臣得罪。近王者不見。臣縣令者迎

臣執縛。候吏者追臣至境上。不及而止。虎不善樹人。主俛而笑曰：夫樹粗梨橘柚者。食之則甘。○先慎曰：乾道本無

夫字。各本無粗梨二字。盧文弨云：張本有夫字。先慎案：藝文類聚八十六。初學記二十八。引有夫字。及粗梨二字。御覽九百六十九。引亦有粗梨二字。今據增。樹枳棘者。成而刺人。故君

子慎所樹

中牟無令魯平公問趙武曰中牟三國之股肱也趙齊燕也邯鄲之肩髀寡人欲得其良令也誰使而可武曰邢

伯子可御覽二百六十六引改公曰非子之讎也王先謙曰私讎不入公門公又問曰中府之令

誰使而可曰臣子可故曰外舉不避讎內舉不避子趙武所薦四十六人於其君另爲一條盧文昭云趙下

凌本俱連上先慎案當連今從張凌本於其君三及武死各就賓位武之先慎曰御覽初學記引作及

私德若此也趙武以薦白屋之士管庫者六十家十四字與御覽略有增省皆此佚文

平公問叔向曰羣臣孰賢曰趙武公曰子黨於師人向武之屬大夫向曰武立如不勝衣先慎曰乾道本無向

文昭曰二字脫當有顧廣圻云新序雜事四云子黨於子言如不出口然其所舉士也數十人先慎曰

百二引增皆令得其意難曉先慎曰乾道本無令字御覽有盧文昭云藏本有令字今據補而公家甚

賴之況武子之生也不利於家先慎曰各本況死不託於孤臣敢以爲賢也

解狐薦其讎於簡主以爲相盧文昭曰韓詩外傳九又云魏文侯並譌先慎曰說苑其讎以爲且幸釋

己也乃因往拜謝狐乃引弓迎而射之二御覽四百二十九引並作迎今據改曰夫薦汝公也以汝能當

之也夫讎汝吾私怨也不以私怨汝之故擁汝於吾君盧文昭曰故私怨不入公門一曰解狐舉邢伯

柳爲上黨守先慎曰乾道本無一曰二字解下提行顧廣柳往謝之曰子釋罪敢不再拜曰舉子公也

怨子私也。子往矣。怨子如初也。○先慎曰：白孔六帖四十四引韓子曰：趙簡王問解狐，孰可爲上黨守？曰：荆伯柳。王曰：非子之讐乎？曰：舉賢不避仇讐也。

鄭縣人賣豚，人問其價，曰：道遠日暮，安暇語汝。○先慎曰：乾道本無遠字，顧廣圻云：今本道下有遠字，先慎案：今本有遠字，是今據補，此條不見上經，疑南面篇文。

錯簡在此。

六、范文子喜直言，武子擊之以杖。夫直議者，○先慎曰：夫當作曰。不爲人所容，無所容則危身，非徒危身，又將危父。

子產者，子國之子也。子產忠於鄭君，子國譙怒之，曰：夫介異於人臣。○趙用賢曰：介異言介然異於人臣也。而獨忠於主，○先慎曰：乾道本無忠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獨下有忠字，今據增。

主賢明能聽汝，不明將不汝聽，聽與不聽，未可必知，而汝已離於羣臣，離於羣臣，則必危汝身矣，非徒危己也，又且危父矣。○盧文弨曰：下矣字，張本無。

梁車爲鄰令。○先慎曰：各本爲上有新字，據白孔六帖十九引刪。盧文弨云：前後俱無新字，是也。其姊往看之，暮而後至，閉門。○先慎曰：各本無至字，閉門作門閉，據白

孔六帖增改御覽四百九十二五百一十七引作暮而門閉。因踰郭而入，車遂刖其足。趙成侯以爲不慈，奪之璽而免之令。○先慎曰：白孔六帖引免之令作逐之令。

管仲束縛自魯之齊，道而飢渴，過綺烏封人而乞食，烏封人跪而食之。○顧廣圻曰：上文云：綺烏皆未詳邑。

甚敬，封人因竊謂仲曰：適幸及齊不死而用齊，將何報我？曰：如子之言，我且賢之用，能之使。○先慎曰：下無之字，顧廣圻云：今本有之字，先慎案：御覽引有今據補。

勞之論，我何以報子？封人怨之。

韓非子集解 三 外儲說左下第三十三 四十九

卷十三

外儲說右第三十四

君所以治臣者有三。一勢不足以化，則除之。師曠之對晏子之說，皆合勢之易也。而道行之難。曰：合當作舍形近誤。此舍與道勢與行皆相對行去聲讀之。難一篇釋庸主之所易，道堯舜之所難，又難二篇不出乎莫不然之數，而道乎百無一之行。句例同。又用人篤釋三易之數而行一難知之心，五蠹篇舍必不亡之術，而道必滅之事，句例皆同。王先謙曰：道由也，行如字，義順不必讀去聲。是與獸逐走也。未知除患，患之可除，在子夏之說春秋也。善持勢者蚤絕其姦萌，故季孫讓仲尼以遇勢。遇當作過。而況錯之於君乎？是以太公望殺狂喬而滅獲不乘驥，嗣公知之，故不駕鹿。○先慎曰：乾道本不作而，顧廣圻云：而薛公知之，故與二爻博。○盧文弨曰：疑樂字。樂子即蘭子也。樂與蘭音近，說文門部：蘭，妄入宮掖也。讀若蘭，即其例也。列子說符篇：宋有蘭子者，釋文云：凡人物不知生出者，謂之蘭也。是蘭子之蘭，即蘭之引申義。故此書以樂為之矣。先慎曰：說文：樂從繹聲，繹從緝聲，二聲同。釋名：釋宮室：樂，擊也。其體上曲，擊，拳然也。易中孚有孚擊如，一本作擊，是樂擊二字義通。故本書：樂為擊，著頡篇：擊一，生兩子也。說文：擊一，乳兩子也。其言二樂者，謂昆弟皆來博也。則樂為擊，借仍當以雙生訓之。俞以樂為蘭，失其旨矣。此皆知同異之反也。故明主之牧臣也，說在畜鳥。○先慎曰：乾道本鳥字形近而譌，說作鳥。不誤。今從張榜本作鳥。

二人主者，利害之軛轂也。○先慎曰：乾道本連上射者衆，故人主共矣。是以好惡見，則下有因而人主惑矣。辭言通則臣難言而主不神矣。說在申子之言六慎，與唐易之言弋也。○顧廣圻曰：易下說有翰字。患在國羊之請

變。○先慎曰：乾道本羊作年，顧廣圻云：今本與宣王之太息也。明之以靖郭氏之獻十珥也。○先慎曰：與年作羊，說作羊。先慎案作羊是，改從今本。

犀首甘茂之道穴聞也。先慎曰：乾道本茂，作戊。顧廣圻云：藏本今本作茂，按戊當作茂。茂同字也。古

堂谿公知術，故問玉卮。昭侯能術，故以聽獨寢也。先慎曰：以字當在能字下，以用明主之道，在申子之勸

獨斷也。

三術之不行有故，不殺其狗則酒酸。夫國亦有狗，且左右皆社鼠也。人主無堯之再誅，與莊王之應太子

而皆有薄媼之決蔡姬也。知貴不能疑欲知之誤，以教歌之法先揆之。吳起之出愛妻，文公之斬顛頡

皆違其情者也。故能使人彈疽者，必其忍痛者也。

右經

一賞之譽之不勸，罰之毀之不畏。四者加焉不變，則除之。先慎曰：乾道本則下有其字。盧文弨云：一本

今據刪

齊景公之晉，從平公飲。師曠侍坐，始坐。先慎曰：乾道本無始坐二字。盧文弨景公問政於師曠曰：太師

將奚以教寡人。師曠曰：君必惠民而已。王先謙曰：以下文中坐酒酣，將出。又復問政於師曠曰：太師奚

以教寡人。曰：君必惠民而已矣。景公出之舍。師曠送之，又問政於師曠。師曠曰：君必惠民而已矣。景公歸

思未醒而得師曠之所謂。先慎曰：歸謂歸其舍，未醒承上酒酣公子尾、公子夏者，景公之二弟也。甚得

齊民家富貴而民說之，擬於公室。此危吾位者也。今謂我惠民者，使我與二弟爭民邪。於是反國，發廩粟

以賦衆貧。○先慎曰：乾道本粟。散府餘財以賜孤寡。○俞越曰：餘字衍文。散府財與發廩粟相對。倉無陳

粟府無餘財宮婦不御者出嫁之七十受祿米。嚮德惠施於民也。○先慎曰：惠已與二弟爭民。乾道本無

民字。顧廣圻云：今本爭下有民字。已讀為以。盧文弨云：已字張本作不。先慎案：已以古通。顧讀是爭下無民字。則句義不完。今據今本補居二年二弟出走。公子夏逃楚。公子

尾走晉。○盧文弨曰：子尾無出亡事。其子高疆。昭十年奔魯。遂奔晉。先慎曰：左傳子夏作子雅。古雅夏通用。

景公與晏子遊於少海。登柏寢之臺而還望其國。曰：美哉。泱泱乎。堂堂乎。後世將孰有此。晏子對曰：其田

成氏乎。景公曰：寡人有此國也。而曰：田成氏有之。何也。晏子對曰：夫田成氏甚得齊民。其於民也。上之請

爵祿。行諸大臣。○先慎曰：二柄。下之私。大斗斛區釜以出貸。小斗斛區釜以收之。○先慎曰：左昭三年傳

斗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鐘。陳氏三量。殺一牛。取一豆肉。餘以食士。終歲布帛。取二制焉。餘以

皆登一焉。鐘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先慎曰：乾道本蚌作蚌。君重斂。而田

衣士。故市木之價。不加貴於山。澤之魚鹽龜鼈。贏蚌。不加貴於海。○先慎曰：乾道本蚌作蚌。君重斂。而田

成氏厚施。齊嘗大飢。道旁餓死者不可勝數也。父子相牽而趨田成氏者。不聞不生。故周秦之民。○顧廣

當作齊周。邇也。相與歌之曰：謳乎。其已乎。苞乎。其往歸田成子乎。○盧文弨曰：孫貽穀云：史記田敬仲世

謂邇齊國之人。相與歌之曰：謳乎。其已乎。苞乎。其往歸田成子乎。○盧文弨曰：孫貽穀云：史記田敬仲世

此疑有誤。俞樾曰：已當作苞。昭十二年左傳：我有圃。生之杞乎。從我者。子乎。與此文義相似。史記載：詩曰：雖無德於女。式歌且舞。○先慎曰：晏子春秋。今田成氏之德。而民之歌舞。民德歸之矣。○先慎曰：之歌。故

曰：其田成氏乎。公泫然出涕曰：不亦悲乎。寡人有國。而田成氏有之。今為之奈何。晏子對曰：君何患焉。若

君欲奪之。則近賢而遠不肖。治其煩亂。緩其刑罰。振貧窮而恤孤寡。行恩惠而給不足。民將歸君。則雖有十田成氏。其如君何。○先慎曰。田成氏。御覽一百六十一及一百七十七引無成字。

或曰。景公不知用勢。而師曠。晏子不知除患。夫獵者。託車輿之安。用六馬之足。使王良佐轡。別身不勞。而易及輕獸矣。今釋車輿之利。捐六馬之足。與王良之御。而下走逐獸。則雖樓季之足。無時及獸矣。託良馬

固車。則臧獲有餘。國者。君之車也。勢者。君之馬也。夫不處勢。以禁誅擅愛之臣。○先慎曰。誅字。衍。擅愛。即擅愛之臣。與下文禁。侵陵之臣。句例正同。而必德厚。以與天下。齊行以爭民。○先慎曰。乾道本。民作名。是也。見本書難三篇。先慎案。顧說是。拾補

亦作民。今據改。是皆不乘君之車。不因馬之利。○先慎曰。君之車。當作車之安。車之安。與馬。釋車而下走者也。先慎曰。乾道本。無釋字。顧廣圻云。車字當衍。今本車上有舍字者。非是。先慎案。顧說非。或曰。景公不知用勢。御覽六百二十四引車上有釋字。是此與外儲說左。上釋車而走。句例正合。今據增。○

之主也。而師曠。晏子不知除患之臣也。○先慎曰。乾道本。無不知二字。先慎案。御覽引亦無不知二字。顧廣圻云。藏本。今

子夏曰。春秋之記。臣殺君子。殺父者。以十數矣。皆非一日之積也。有漸而以至矣。○先慎曰。拾補。無以字。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無以字。誤。凡姦者。行久而成積。積成而力多。力多而能殺。故明主蚤絕之。今田常之為亂。有漸見矣。而君不誅。晏子不使其君禁侵陵之臣。而使其主行惠。故簡公受其禍。故子夏曰。善持勢者。蚤絕姦之

萌。季孫相魯。子路為郈令。○盧文昭曰。家語致思篇。作蒲宰。先慎曰。說苑臣術篇。作蒲令。家語即本說苑。魯以五月起衆。為長溝。當此之時。○先慎

時作爲據御覽八

子路以其私秩粟爲漿飯。○先慎曰：要作溝者於五父之衢而滄之。○先慎曰：御覽二百四十九引改。

五八四十九引飯並作飲。下覆其飯。並作覆其飲。

孔子聞之。使子貢往覆其飯。擊毀其器。曰：魯君有民。子奚爲乃滄之。子路怫然

怒。攘肱而入。請曰：夫子疾由之爲仁義乎。所學於夫子者。仁義也。仁義者。與天下共其所有。而同其利者

也。今以由之秩粟而滄民。其不可何也。○先慎曰：各本無其字。據御覽引補。孔子曰：由之野也。吾以女知之。女徒未及也。女

故如是之不知禮也。女之滄之。爲愛之也。夫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內。大夫愛官職。士愛其家。過其所

愛曰侵。今魯君有民。而子擅愛之。是子侵也。不亦誣乎。言未卒。而季孫使者至。讓曰：肥也起民而使之。先

生使弟子止。徒役而滄之。○先慎曰：各本止作令。據御覽引改。將奪肥之民耶。孔子駕而去魯。以孔子之賢。而季孫非魯君

也。以人臣之資。假人主之術。蚤禁以未形。而子路不得行其私惠。而害不得生。況人主乎。以景公之勢。而

禁田常之侵也。則必無劫弑之患矣。太公望東封於齊。齊東海上有居士曰：狂喬華。士昆弟二人者。○顧廣圻

曰：論衡非韓篇。爾作譎。荀子宥坐篇。楊倞注引此。士作仕。先慎曰：御覽六百四十五引爾作猶無者字。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

飲之。吾無求於人也。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事仕而事力。太公望至於營丘。使執而殺之。○先慎曰：乾道

之。盧文弨云：執下脫而字。荀子注引有先慎案。荀子注引無吏字。御覽引作使執而殺之。今據改。以爲首誅。周公旦從魯聞之。發急傳而問之。曰：夫二子

賢者也。今日饗國而殺賢者。何也。太公望曰：是昆弟二人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之。掘

井而飲之。吾無求於人也。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事仕而事力。彼不臣天子者。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諸

侯者。是望不得而使也。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無求於人者。是望不得以賞罰勸禁也。且無上名。雖知不爲望用。不仰君祿。雖賢不爲望功。不仕則不治。不任則不忠。且先王之所以使其臣民者。非爵祿則刑罰也。今四者不足以使之。則望當誰爲君乎。不服兵革而顯。不親耕耨而名。又所以教於國也。○顧廣圻曰。藏本今本又下有非字。誤。今有馬於此。如驥之狀者。天下之至良也。然而驅之不前。卻之不止。○先慎曰。御覽引左右之。不右。則臧獲雖賤。不託其足。臧獲之所願託其足於驥者。以驥之可以追利辟害也。今不爲人用。臧獲雖賤。不託其足焉。已。自謂以爲世之賢士。而不爲主用。行極賢而不用於君。此非明主之所臣也。亦驥之不可左右矣。是以誅之一曰。太公望東封於齊。海上有賢者狂喬。○先慎曰。北堂書鈔四十五引者。下有名字。太公望聞之。往請焉。三卻馬於門。而狂喬不報見也。太公望誅之。當是時也。周公旦在魯。馳往止之。比至。已誅之矣。周公旦曰。狂喬。天下賢者也。夫子何爲誅之。○先慎曰。北堂書鈔引無夫子二字。太公望曰。狂喬也。○先慎曰。議不臣天子。不友諸侯。引議作義。二字古通。吾恐其亂法易教也。故以爲首誅。今有馬於此。形容似驥也。然驅之不往。引之不前。雖臧獲不託足以旋其軫也。○先慎曰。乾道本託上有許字。以旋二字作於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許字。於作以旋。今據改。如耳說衛嗣公。衛嗣公說而太息。左右曰。公何爲不相也。公曰。夫馬似鹿者而題之千金。○先慎曰。事類賦二十三引無字。然而有百金之馬。而無千金之鹿者。何也。○先慎曰。各本千字作一。無何也二字。據論衡藝文類聚九十三御覽八百九十三引補。馬爲人用。而鹿不爲人用也。今如耳萬乘之相也。外有大國之意。其心不在衛。雖辯智亦不爲寡人用。吾是以不相也。

薛公之相魏昭侯也。左右有樂子者，曰陽胡潘。其於王甚重。先慎曰：御覽七百五十四引潘其作潘者。而不爲薛公。薛公患

之。於是乃召與之博。予之人百金，令之昆弟博。先慎曰：令當作令其。俄又益之人二百金。方博有間，謁者言客張

季之子在門。先慎曰：張榜本無之子二字。公怫然怒，撫兵而授謁者，曰：殺之。吾聞季子不爲文也，立有間，時季羽在側。

○顯廣折曰：季羽未詳。先慎曰：時字疑衍。曰：不然。竊聞季爲公甚，顧其人陰未聞耳。乃輟不殺客而大禮之。先慎曰：乾道本無而字。虛文昭云。

張本有。曰：曩者聞季之不爲文也，故欲殺之。今誠爲文也，豈忘季哉？告廩獻千石之粟，告府獻五百金，告

騶私廩獻良馬固車二乘，因令奄將宮人之美妾二十人，并遣季也。樂子因相謂曰：爲公者必利，不爲公

者必害。吾曹何愛不爲公，因私競勸而遂爲之。先慎曰：乾道本私作斯。案私斯二字聲近而誤。張榜本趙本作私。是樂子兄弟見薛公遣季，因私相勸勉爲薛公。

斯字誤。薛公以人臣之勢，假人主之術也，而害不得生，況錯之人主乎？夫駟鳥者斷其下翎。先慎曰：乾道本無者字。

今據改。薛公以人臣之勢，假人主之術也，而害不得生，況錯之人主乎？夫駟鳥者斷其下翎。先慎曰：乾道本無者字。

御覽九百二十事類賦十九引增刪。則必恃人而食。先慎曰：事類賦恃作待。焉得不駟乎？夫明主畜臣亦然，令臣不

得不利，君之祿不得無服上之名，夫利君之祿，服上之名，焉得不服。

二。申子曰：上明，見人備之；其不明，見人惑之。先慎曰：惑字失韻，疑誤。其知，見人惑之；不知，見人匿之；其無欲，見人司

之；其有欲，見人餌之。故曰：吾無從知之，惟無爲可以規之。一曰：申子曰：慎而言也。人且知女。俞樾曰：知當作和字之

誤也。和與下隨字相爲韻。下文匿與意、臧與行皆相爲韻。若作知則首句失其韻矣。慎而行也。人且隨女，而有知見也。人且匿女，而無知見也。人且意女，女有志也。人且臧女，女無知也。人且行女，故曰：惟無爲可以規之。

田子方問唐易鞞曰。弋者何慎。○先慎曰。乾道本。田對曰。鳥以數百目視子。子以二目御之。子謹周子廩。

田子方曰。善。子加之弋。我加之國。鄭長者聞之。○先慎曰。漢藝文志。道家有鄭長者一篇。云。六國時先韓

鄭長者隱德無名。著書一篇。言道家事。韓子稱之。師古注別錄云。鄭人不知其名。袁淑真隱傳。韓非稱之。世傳是長者之辭。因以為名。曰。田子方。○先慎曰。乾道本無曰字。顧知欲為廩而未得。所以為

廩。夫虛無無見者。廩也。一曰。齊宣王問弋於唐易子。○顧廣圻曰。漢書古今人表中。上曰。弋者奚貴。唐易

子曰。在於謹廩。王曰。何謂謹廩。對曰。鳥以數十目視人。人以二目視鳥。奈何其不謹廩也。○先慎曰。乾道

本有今據補。張故曰。在於謹廩也。王曰。然則為天下。何以異此廩。○先慎曰。乾道本。王作故。異作為拾補

作異。今今人主以二目視一國。一國以萬目視人。主將何以自為廩乎。對曰。鄭長者有言曰。夫虛靜無為

而無見也。其可以為此廩乎。

國羊重於鄭君。○先慎曰。乾道本。連聞君之惡已也。侍飲。因先謂君曰。臣適不幸而有過。願君幸而告之。

臣請變更。則臣免死罪矣。

客有說韓宣王。宣王說而太息。左右引王之說之曰。先告客以為德。○盧文昭曰。秦本作以。顧廣圻曰。句

字之誤也。隸書以字或作臥。因誤為引矣。蓋因客說宣王。宣王說而太息。故左右以王之說之日。先告客以為德也。

靖郭君之相齊也。王后死。未知所置。乃獻玉珥以知之。一曰。薛公相齊。齊威王夫人死。○顧廣圻曰。齊策

王后死。未立后也。謂有十孺子皆貴於玉。○先慎曰。各本有上有中字。據御覽六百二十六七百一。薛公

昭魚曰。云云不同。

欲知王所欲立而請置一人以爲夫人。王聽之。則是說行於王而重於置夫人也。王不聽。是說不行而輕

於置夫人也。欲先知王之所欲置以勸王置之。○先慎曰：乾道本勸下有之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之字。先慎案：北堂書鈔三十一引亦無之字。今據刪。於

是爲十玉珥而美其一。○先慎曰：張榜本玉誤王。而獻之王以賦十孺子明日坐視美珥之所在而勸王以爲夫人。

甘茂相秦惠王。惠王愛公孫衍。與之間有所言。○顧廣圻曰：六字爲一句。言秦策作立。曰：寡人將相子甘茂之吏道穴聞之。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道作通。誤策穴誤作而當。依此訂。先慎曰：吳師道策補云：韓非子道而作道穴。以告甘茂。廣圻云：今本無曰字。策無今據刪。甘茂入

見王曰：王得賢相。臣敢再拜賀。王曰：寡人託國於子。安更得賢相。對曰：將相犀首。王曰：子安聞之。對曰：犀

首告臣。王怒犀首之泄。乃逐之一曰：犀首天下之善將也。梁王之臣也。秦王欲得之與治天下。犀首曰：衍

人臣也。○先慎曰：乾道本衍下有其字。臣下有者字。盧文弨云：其字者字。一本無。今據刪。不敢離主之國。居期年。犀首抵罪於梁王。逃而入秦。秦

王甚善之。樗里疾秦之將也。恐犀首之代之將也。鑿穴於王之所常隱語者。俄而王果與犀首計曰：吾欲

攻韓。奚如。犀首曰：秋可矣。王曰：吾欲以國累子。子必勿泄也。犀首反走。再拜曰：受命。於是樗里疾已道穴

聽之矣。○先慎曰：乾道本已作也。據張榜本趙本改。見郎中皆曰：兵秋起攻韓。○先慎曰：乾道本無見字。盧文弨曰：一本有見字。今據補。犀首爲將。於是日

也。郎中盡知之。於是月也。境內盡知之。○先慎曰：乾道本月作日。拾補作月。盧文弨曰：一本有見字。今據補。王召樗里疾曰：是何

匆匆也。何道出。○先慎曰：道由也。言人匆匆謂兵秋起攻韓。何由出此言也。樗里疾曰：似犀首也。王曰：吾無與犀首言也。其犀首何哉。

樗里疾曰：犀首也。羈旅新抵罪。其心孤。是言自嫁於衆。王曰：然使人召犀首。已逃諸侯矣。○先慎曰：張榜本趙本逃下有

字入

堂谿公謂昭侯曰。今有千金之玉卮而無當。

○先慎曰。乾道本而上有通字。盧文弼云。通字衍。先慎案。御覽八百五引無通字。今據刪。張榜本而誤有。

可以盛水乎。昭侯曰。不可。有瓦器而不漏。可以盛酒乎。昭侯曰。可。對曰。夫瓦器至賤也。不漏可以盛酒。雖有千金

之玉卮。至貴而無當。漏不可盛水。

○先慎曰。乾道本。有下有乎字。盛水作乘水。盧文弼云。乎字凌本無。乘藏本作盛。今據刪改。

則人孰注漿哉。今爲人

主而漏。其羣臣之語。

○先慎曰。乾道本。主上有之字。盧文弼云。之字衍。張本無。今據刪。

是猶無當之玉卮也。雖有聖智。莫盡其術。爲其漏

也。昭侯曰。然。昭侯聞堂谿公之言。自此之後。欲發天下之大事。未嘗不獨寢。恐夢言而使人知其謀也。一

曰。堂谿公見昭侯曰。

○先慎曰。藝文類聚七十三。御覽三百九十三。七百六十一。引公作空。下同。

今有白玉之卮而無當。有瓦卮而有當。君渴

將何以飲。君曰。以瓦卮。堂谿公曰。白玉之卮美。而君不以飲者。以其無當耶。君曰。然。堂谿公曰。爲人主而

漏泄其羣臣之語。譬猶玉卮之無當也。

○先慎曰。各本無也字。據藝文類聚御覽引補。

堂谿公每見而出。昭侯必獨臥。惟恐夢言

泄於妻妾。

申子曰。

○先慎曰。舊連上。今提行。

獨視者謂明。獨聽者謂聰。能獨斷者。故可以爲天下主。

○顯廣圻曰。主當作王。與上文明聰韻。

三。宋人有酤酒者。升概甚平。遇客甚謹。爲酒甚美。縣幟甚高。然而不售。酒酸。

○先慎曰。各本然而作著。然。盧文弼云。著然。孫云。文選與

滿公琰書注引作然而。先慎案。藝文類聚九十四。御覽八百二十八。引並作然而。今據改。

怪其故。問其所知。閭長者楊倩。

○先慎曰。乾道本。閭作問。趙本脫。拾補作問。盧文弼云。閭

字脫。選注有意。林同。顯廣圻云。當作閭。韓詩外傳云。閭里人說苑晏子春秋同。倩曰。汝狗猛耶。曰。昭曰。下

先慎案。盧顯說是。藝文類聚御覽引並作閭。今據補。藝文類聚引倩作青。下同。倩曰。汝狗猛耶。曰。昭曰。下

曰字藏本張本皆無先慎狗猛則酒何故而不售曰人畏焉或令孺子懷錢挈壺齎而往酤而狗逐而齧

之也○先慎曰拾補齧下文趙本亦誤作齧藝文類聚引迤作迎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夫國亦有狗○先

藝文類聚引有道之士懷其術而欲以明萬乘之主○先慎曰拾補明作輔盧文昭云文選注引作輔顧

也荀子外傳多言白其義皆同先慎案顧說是大臣為猛狗迎而齧之此人主之所以蔽脅而有道之士

所以不用也故桓公問管仲曰○先慎曰乾道本無曰字顧廣

社鼠哉對曰君亦見夫為社者乎樹木而塗之鼠穿其間掘穴託其中燠之則恐焚木灌之則恐塗墮此

社鼠之所以不得也今人君之左右出則為勢重而收利於民入則比周而蔽惡於君內間主之情以告

外外內為重諸臣百吏以為富○先慎曰富當

秋云則為人主所案據腹而有之說苑云則為人主所察據腹而此亦國之社鼠也故人臣執柄而擅禁

大臣為猛狗而齧有道之士矣左右又為社鼠而間主之情○顧廣圻曰藏本今

無壅國焉得無亡乎一曰宋之酤酒者有莊氏者其酒常美或使僕往酤莊氏之酒其狗齧人使者不敢

往乃酤他家之酒問曰何為不酤莊氏之酒對曰今日莊氏之酒酸故曰不殺其狗則酒酸一曰桓公問

管仲曰○先慎曰乾道本無一曰二字桓下提行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桓

上有一曰二字按有者是也先慎案今依趙本連上補一曰二字治國何患對曰最苦社鼠夫社

木而塗之。鼠因自託也。燻之則木焚。灌之則塗墮。此所以苦於社鼠也。今人君左右出則爲勢重以收利於民。入則比周譏侮蔽惡以欺於君。不誅則亂法。誅之則人主危。據而有之。○顧廣圻曰：危當作安。說見於民。入則比周譏侮蔽惡以欺於君。不誅則亂法。誅之則人主危。據而有之。上安據連文。失其讀者改之。此亦社鼠也。故人臣執柄擅禁。明爲己者必利。不爲己者必害。亦猛狗也。故左右爲社鼠。用事者爲猛狗。則術不行矣。○先慎曰：說本晏子春秋內篇。問上桓公管仲作景公晏子。

堯欲傳天下於舜。鯨諫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舉兵而誅殺鯨於羽山之郊。○顧廣圻曰：依下句當衍殺字。先慎曰：下句誅字乃流字之誤。共工又諫曰：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又舉不得據以爲例。誅殺謂罪而殺之也。殺字非衍文。

兵而流共公於幽州之都。○先慎曰：各本流作誅。據御覽六。於是天下莫敢言無傳天下於舜。仲尼聞之曰：堯之知舜之賢。非其難者也。夫至乎誅諫者必傳之舜。乃其難也。一曰：不以其所疑敗其所察。則難也。

荆莊王有茅門之法。○孫詒讓曰：茅門下作茆門。說苑至公篇與此略同。亦作茅。案：茅門即雉門也。說文經之雉門兩觀也。諸侯三門。庫雉路外。朝在雉門外。茅門之法。廷理掌之。卽周禮秋官司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也。天子諸侯三朝皆有廷。士理字通。先慎曰：孫說茅卽弟之誤。是也。御覽六百三十八引正作弟。可證。

羣臣大夫諸公子入朝。馬蹏踐雷者。廷理斬其軻。戮其御。於是太子入朝。馬蹏踐雷。廷理斬其軻。戮其御。太子怒。○先慎曰：怒。廷理之執法也。入爲王泣曰：「爲我誅戮廷理。」王曰：「法者所以敬宗廟。尊社稷。故能立法從令。尊敬社稷者。社稷之臣也。焉可誅也。夫犯法廢令。不尊敬社稷者。是臣乘君而下尙校也。」○盧文弨曰：尙校說苑至公篇作下陵上。先慎曰：此當作下校尙傳寫誤倒耳。下校尙謂下亢上也。國策秦策足以校於秦矣。高誘注：校尙誤倒說苑。乘作棄。校作陵。皆劉向所易。未可據。臣乘君則主

失威。下尙校。則上位危。威失位危。社稷不守。吾將何以遺子孫。於是太子乃還走避舍。露宿三日。北面再

拜請死罪。一曰。楚王急召太子。楚國之法。車不得至於荊門。天雨。廷中有潦。太子遂驅車至於荊門。○孫

曰。說苑。楚莊王之時。太子車立於茅門之外。廷理曰。苑云。少師慶。車不得至荊門。非法也。門三字當重。太子曰。王召急。不

得須無潦。遂驅之。廷理舉笏而擊其馬。敗其駕。太子入爲王泣曰。廷中多潦。驅車至荊門。廷理曰。非法也。

舉笏擊臣馬。敗臣駕。王必誅之。王曰。前有老主而不踰。○先慎曰。北堂書鈔三十六。引老主作先王。說苑作老君。後有儲主而不屬。矜

矣。○盧文弨曰。說苑作少君。在後而不豫。下矜矣二字。衍。凌本無。先慎曰。北堂書鈔引有矜矣二字。矜與

賢聲相近。古通假。文子上仁篇。矜與賢韻矣。猶賢矣。此楚王贊美廷理也。書大禹謨傳。自賢曰矜。朱

駿聲說文通訓定聲。矜下云。矜借爲賢。亦通。是真吾守法之臣也。乃益爵二級。三十六引二作三。而開後門出。太子勿復過。

衛嗣君謂薄疑曰。子小寡人之國。以爲不足仕。則寡人力能仕子。請進爵以子爲上卿。乃進田萬頃。薄子

曰。疑之母親疑。以疑爲能相萬乘。所不窺也。○先慎曰。疑與篠同。荀子賦論。然疑家巫有蔡姬者。疑母甚

愛信之。屬之家事焉。疑智足以信言家事。信字當衍。疑母盡以聽疑也。然已與疑言者。亦必復決之於

蔡姬也。故論疑之智能。以疑爲能相萬乘而不窺也。論其親。則子母之間也。然猶不免議之於蔡姬也。今

疑之於人主也。非子母之親也。而人主皆有蔡姬。人主之蔡姬。必其重人也。重人者。能行私者也。夫行私

者。繩之外也。○先慎曰。繩謂繩墨。而疑之所言。法之內也。○先慎曰。乾道本無所字。顧廣

相受也。○先慎曰。張榜本此下有如一曰。衛君之晉。謂薄疑曰。吾欲與子皆行。薄疑曰。媼也在中。請歸與

媼計之。衛君自請。薄媼曰。○顧廣圻曰。藏本重薄媼二字。疑君之臣也。君有意從之。甚善。衛君曰。吾以請之媼。○先慎曰。媼許我矣。薄疑歸言之媼也。曰。衛君之愛疑奚與媼。○先慎曰。乾道本無愛字。顧廣圻云。藏本無愛字。今本有。依下文當補。今據增。媼曰。不如吾

愛子也。衛君之賢疑奚與媼也。曰。不如吾賢子也。媼與疑計家事。已決矣。乃更請決之於卜者蔡姬。○先慎曰。乾道本無更字。盧文弨云。張本有。今據補。今衛君從疑而行。雖與疑決計。必與他蔡姬敗之。如是。則疑不得長為臣矣。

夫教歌者。使先呼而誦之。其聲反清徵者。乃教之。○顧廣圻曰。反當作及。一曰。教歌者先揆以法。疾呼中宮。徐呼中

徵。疾不中宮。徐不中徵。不可謂教。○顧廣圻曰。謂當作為。先慎為謂古通用。不必改作。

吳起。衛左氏中人也。使其妻織組。而幅狹於度。吳子使更之。其妻曰。諾。及成。復度之。果不中度。吳子大怒。

其妻對曰。吾始經之。而不可更也。○先慎曰。乾道本吾作五。據趙本改。北堂書鈔三十六引正作吾。吳子出之。其妻請其兄而索入。○先慎曰。

乾道本無入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案下有入字。先慎案。北堂書鈔引亦有。今據補。其兄曰。吳子為法者也。其為法也。且欲以與萬乘致功。必先踐

之妻妾。然後行之。子毋幾索入矣。○先慎曰。毋幾索入。謂毋望索入也。史記晉世家。毋幾為君。呂不韋傳。則子無幾得與長子索隱云。幾猶望也。此文語意。正與相同。其妻

之弟。又重於衛君。○先慎曰。又讀為有。乃因以衛君之重。請吳子。吳子不聽。遂去衛而入荆也。一曰。吳起示其妻以

組。曰。子為我織組。令之如是。組已就而效之。○先慎曰。效當作較。其組異善。起曰。使子為組。令之如是。而今也。異善

何也。其妻曰。用財若一也。加務善之。吳起曰。非語也。使之衣而歸。○先慎曰。乾道本無而字。顧廣圻云。衣當作夜。先慎案。顧說非。御覽四百三十

又八百十九。八百二十六。引並有而字。今據補。北堂書鈔三十六。引無而字。陳禹謨據誤本改之也。其父往請之。吳起曰。起家無虛言。

堂書鈔三十六。引無而字。陳禹謨據誤本改之也。其父往請之。吳起曰。起家無虛言。

堂書鈔三十六。引無而字。陳禹謨據誤本改之也。其父往請之。吳起曰。起家無虛言。

堂書鈔三十六。引無而字。陳禹謨據誤本改之也。其父往請之。吳起曰。起家無虛言。

晉文公問於狐偃曰。寡人甘肥周於堂。卮酒豆肉集於宮。壺酒不清。○先慎曰。壺當作靈。形近而誤。酒飲也。生肉不布。○先

左昭十六年傳注。布。陳也。殺一牛。徧於國中。○先慎曰。一歲之功。盡以衣士卒。功謂女功。其足以戰民乎。狐子曰。不足。

文公曰。吾弛關市之征。而緩刑罰。其足以戰民乎。狐子曰。不足。文公曰。吾民之有喪資者。寡人親使郎中

視事。有罪者赦之。貧窮不足者與之。其足以戰民乎。狐子曰。不足。此皆所以慎產也。而戰之者殺之也。

民之從公也。為慎產也。公因而迎殺之。失所以為從公矣。○孫詒讓曰。慎讀為順。產與生義同。字通。迎殺

事。迎殺者。言戰為逆而殺之。之。事。順逆生殺。文正相對也。曰。然則何如。足以戰民乎。狐子曰。令無得不戰。公曰。無得不戰。奈何。狐子

對曰。信賞必罰。其足以戰。公曰。刑罰之極安至。對曰。不辟親貴。法行所愛。文公曰。善。明日。令田於圃陸。期

以日中為期。後期者。行軍法焉。於是公有所愛者。曰顛頡。後期。吏請其罪。文公隕涕而憂。○先慎曰。不行

則失貴重之臣。故憂而不決。吏曰。請用事焉。遂斬顛頡之脊。以徇百姓。以明法之信也。而後百姓皆懼。曰。君於顛頡之

貴重。如彼甚也。而君猶行法焉。況於我則何有矣。文公見民之可戰也。於是遂與兵伐原。克之。○盧文弼

下有東字。伐衛。東其畝。○顧廣圻曰。與左傳不同。呂氏春秋簡選篇亦云。東衛之畝。先慎曰。商君書賞刑篇。取

五鹿。攻陽勝。統。○顧廣圻曰。陽當未詳。伐曹。南圍鄭。反之。陣。○王渭曰。呂氏春秋。反鄭之陣。高注。反覆。覆鄭之

女垣。與呂覽注異。國語。此注上引賈侍中唐尚書說。蓋此注亦本前儒。雖未罷宋圍。還與荆人戰。城。漢。大

明其人。較反覆之義為長。本書之字。亦疑其之誤。商君書。與呂氏春秋同。罷宋圍。還與荆人戰。城。漢。大

敗。荆人返為踐土之盟。遂成衝雍之義。○先慎曰。乾道本。成作城。盧一舉而八有功。所以然者。無他故異

物從狐偃之謀假顛頤之脊也。

夫瘞疽之痛也非刺骨髓則煩心不可支也非如是○顧廣圻曰如當作知下同不能使人以半寸砥石彈之今人主

之於治亦然非不知有苦則安欲治其國○先慎曰乾道本無國字顧廣圻云今本其下有國字今據補非如是不能聽聖知而誅亂臣

亂臣者○先慎曰乾道本不重亂臣二字顧廣圻云今本重亂臣案當重下屬今據補必重人重人者必人主所甚親愛也人主所甚親愛也者

是同堅白也夫以布衣之資欲以離人主之堅白所愛是以解左髀說右髀者○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左髀說右髀七字先慎曰趙本作以不誤是身必死而說不行者也

左髀說右髀七字先慎曰趙本作以不誤是身必死而說不行者也

卷十四

外儲說右下第三十五○先慎曰乾道本無下字顧廣圻云今本有下字今據補

一賞罰共則禁令不行○故曰共也何以明之以造父於期既善馭馬又能忍渴及至羸趨飲遂不能制○

子罕爲出堯○罕行罰一國畏之因纂田恒爲圃池擅行賞人歸之因弒簡公亦分圃池之比也故宋君簡公弑患在王良造父

之共車田連成竅之共琴也○王造誠能御車使共操轡則不進田成信善琴令共操彈則曲不成君臣共賞亦由是也

二治強生於法弱亂生於阿○法曲則亂君明於此則正賞罰而非仁下也○先慎曰乾道本無而字顧廣圻云則亂則亂君明於此則正賞罰而非仁下也○先慎曰乾道本無而字顧廣圻云

仁下作○不仁誤爵祿生於功功立則誅罰生於罪罪著則臣明於此則盡死力而非忠君也○先慎曰乾道本無不仁誤爵祿生於功功立則誅罰生於罪罪著則臣明於此則盡死力而非忠君也○先慎曰乾道本無

而下有非字。按依上文而當作非。先慎君通於不仁。臣通於不忠。則可以王矣。○先慎曰：上欲治強，則必

按上脫而字。此脫非字。並改從今本。君通於不仁。臣通於不忠。則可以王矣。○先慎曰：上欲治強，則必

盡死力。故昭襄知主情。但當自求理以警責也。百姓但當仰君。亦而不發五苑。○先慎曰：上欲治強，則必

也。田鮪知臣情。但當立功。蓋因不故教田章。鮪教子章曰：富國家而公儀辭魚。○先慎曰：上欲治強，則必

三。明主者鑒於外也。而外事不得不成。故蘇代非齊王。○先慎曰：上欲治強，則必

顯廣圻曰：藏本上作士。按此當作下。先慎曰：上字不誤。上謂上古也。蘇代

情。欲媚子之故。謂燕王言禹傳位。人主無所覺悟。○先慎曰：拾

方吾知人皆知己。不與同服者共車。同族者共家。恐其因同而

惡虎目而壅明主之道。王先謙曰：注王下奪觀字。先慎曰：趙本注平陽君之目。目譌自。

衛侯也。○先慎曰：注衛侯張榜本趙本並作君。

四人主者守法責成以立功者也。聞有吏雖亂而有獨善之民。○先慎曰：乾道本注仁作人。誤。今據

張榜本。不聞有亂民而有獨治之吏。○先慎曰：乾道本注仁作人。誤。今據

趙本改。不聞有亂民而有獨治之吏。執敢不正。故明主治吏不治民。○先慎曰：乾道本注仁作人。誤。今據

也。操鞭使人，則役萬夫。○先慎曰：注萬本當作萬葉。故失火之嗇夫不可不論也。救火者吏操壺走火，則一人之用

也。操鞭使人，則役萬夫。○先慎曰：注萬本當作萬葉。故失火之嗇夫不可不論也。救火者吏操壺走火，則一人之用

推車則不能進。代御執轡持策，則馬咸驚矣。○顧廣圻曰：此十九字舊注誤入正文。是以說在不復出。此當衍其一也。樞

鍛平夷，榜檠矯直，不然敗在淖齒，用齊戮閔王，李兌用趙餓主父也。○先慎曰：敗當作則。

五、因事之理，則不勞而成。故茲鄭之踞轅而歌，以上高梁也。其患在趙簡主稅吏請輕重。主欲稅吏問輕重，吏因擅意，因以富而薄疑之。言國中飽簡主喜而府庫虛，百姓餓而姦吏富也。故桓公巡民而管仲省

已吏因擅意，因以富而薄疑之。言國中飽簡主喜而府庫虛，百姓餓而姦吏富也。故桓公巡民而管仲省

腐財怨女。公巡人見有飢人及老而無妻者，以告仲曰：國不然，則在延陵乘馬不得進。造父過之而爲之泣也。前礙飾後礙錯，既不得前卻遂旁而佚。造父見之泣，猶賞罰。

泣也。前礙飾後礙錯，既不得前卻遂旁而佚。造父見之泣，猶賞罰。

右經

一、造父御四馬，馳驟周旋，而恣欲於馬。意所欲馬必隨之也。恣欲於馬者，擅轡策之制也。以轡策專制之，故馬不違也。然馬驚於

出斃，而造父不能禁制者，非轡策之嚴不足也。威分於出斃也。威亦令馬可畏，故曰威分。王子於期爲駢駕，轡策不用

而擇欲於馬。○先慎曰：此下當更有擇欲於馬者五字。擅芻水之利也。然馬過於圃池而駢馬敗者。○顧廣圻曰：馬當作駕。非芻水之利

不足也。德分於圃池也。故王良造父，天下之善御者也。然而使王良操左革而叱咤之，使造父操右革而

鞭笞之，馬不能行十里，共故也。○孫詒讓曰：革，勒古字通。說文：勒，馬頭絡銜也。詩：小雅：蓼蕭：革冲冲。傳：革，轡首也。革即鞮革，亦即勒也。田連成竅，天下善鼓

琴者也。○先慎曰：依上文善上有之字。然而田連鼓上成竅，擲下。引作擲。顧廣圻云：當依選注引作擲。先慎按：說文：擲，一

指按也。而不能成曲，亦共故也。○先慎曰：乾道本無共字。顧廣圻云：夫以王良造父之巧，共轡而御，不能使

今據改。而不能成曲，亦共故也。○先慎曰：乾道本無共字。顧廣圻云：夫以王良造父之巧，共轡而御，不能使

馬人主安能與其臣共權以爲治以田連成竅之巧共琴而不能成曲。○先慎曰依上文琴上當脫鼓字。人主又安能與

其臣共勢以成功乎。○先慎曰乾道本無其字拾補有盧文弨云脫今據補。一曰造父爲齊王駙駕渴馬服成。令馬忍渴百日效駕服習之故成也。效駕

圃中渴馬見圃池去車走池駕敗。王子於期爲趙簡主取道爭千里之表其始發也。斃伏溝中。○先慎曰乾道本無

斃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今據補。王子於期齊轡策而進之。斃突出於溝中馬驚駕敗。

司城子罕謂宋君曰慶賞賜與。○先慎曰與當作予說文與黨與也予推予也義別下文作予二柄篇亦作予不誤。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殺戮誅

罰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宋君曰諾於是出威令誅大臣。君曰問子罕也。於是大臣畏之細民歸之處期

年子罕殺宋君而奪政。故子罕爲出斃以奪其君國。罕用刑服國是由出斃用威懼焉。○盧文弨曰注用威懼馬馬譎焉。

簡公在上位罰重而誅嚴厚賦斂而殺戮民田成恆設慈愛明寬厚。○先慎曰經無成字成乃其證此作恆復呂氏春秋慎勢篇淮南子人

並誤同。簡公以齊民爲渴馬不以恩加民而田成恆以仁厚爲圃池也。以仁濟物猶圃池也。○盧文弨曰注猶張本作由與上注同。一

曰造父爲齊王駙馬以渴服馬百日而服成服成請效駕齊王。○王先謙曰下王曰效駕於圃中造父驅服成二字當衍。王曰效駕於圃中造父驅

車入圃馬見圃池而走造父不能禁造父以渴服馬久矣。今馬見池驛而走。○先慎曰說文驛馬突也字亦作駙雖造父不

能治今簡公之法禁其衆久矣而田成恆傾圃池而示渴民也。一曰王子於期爲宋君爲

千里之逐已駕察手吻文。○顧廣圻曰未詳先慎曰手當爲毛之誤馬欲馳其毛先豎至今猶然察毛吻

此言毛色動則吻不至於傷是其所駕之馬且發矣驅而前之輪中繩引而卻之馬掩迹拊而發之斃逸本欲馳也故下云且發矣於期因拊而發之。

出於竇中。○先慎曰：逸當作突竇。溝竇也。馬退而卻，筴不能進前也。馬駢而走，轡不能止也。○先慎曰：乾道本止作正，盧文弼云：正秦本作止，今據改。

一曰：司城子罕謂宋君曰：慶賞賜予者，民之所好也。○先慎曰：乾道本賞作賀，張榜本作賞，御覽四百九十四、六百三十三引並作賞，今據改。君自行

之，誅罰殺戮者，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於是戮細民而誅大臣。君曰：與子罕議之。居期年，民知殺生之命

制於子罕也。○先慎曰：御覽引殺作死。故一國歸焉。故子罕劫宋君而奪其政，法不能禁也。故曰：子罕爲出處，而田成

常爲圃池也。○先慎曰：常拾補作恆，按常字。漢人避諱改。趙本池作地，誤。令王良造父共車。○先慎曰：趙本令上衍今字。人操一邊轡而入門，閭駕

必敗，而道不至也。○先慎曰：入當作出。令田連成竅其琴，人撫一絃而揮，則音必敗，曲不遂矣。

二、秦昭王有病，百姓里買牛而家爲王禱。○先慎曰：下文無家字。公孫述出見之，入賀王曰：百姓乃皆里買牛爲王

禱，王使人問之，果有之。王曰：訾之人二甲。○訾，毀也。罰之也。○先慎曰：注意謂毀其人而罰以甲也。是一訾字，而用兩義以申其說矣。案訾之人二甲者，謂量其人二甲也。

國語齊語：訾相其質。高注：列子說符財貨無訾。張湛注：並云：訾，量也。量財貨曰訾。量民之貧富亦曰訾之。猶其也。人謂里人計里買牛之力量之可以出二甲，非里中人人二甲也。下文屯二甲，卽其義。夫非

令而擅禱者。○先慎曰：乾道本無者字。虛文。弼云：張本有今據補。是愛寡人也。夫愛寡人，寡人亦且改法而心與之相循者，是法不

立，法不立，亂亡之道也。不如人罰二甲而復與爲治。一曰：秦襄王病，百姓爲之禱，病愈，殺牛塞禱。○先慎曰：塞，賽。

義同。史記：封禪書：冬賽，索隱：賽，謂報神福也。漢書：賽並作塞。郎中閻遏公孫衍出見之，曰：非社臘之時也。奚自殺牛而祠社，怪而問之。

百姓曰：人主病爲之禱，今病愈，殺牛塞禱。閻遏公孫衍說見王拜賀曰：過堯舜矣。王驚曰：何謂也。對曰：堯

舜其民未至爲之禱也。今王病而民以牛禱，病愈，殺牛塞禱，故臣竊以王爲過堯舜也。王因使人問之，何

里爲之訾其里正與伍老屯二甲。屯亦罰也。○先慎曰：屯無罰義。一切經音義一引字。書云：屯亦邨也。一邨之中，或里正，或伍老，量出二甲。閻遏公孫衍媿不

敢言居數月，王飲酒酣樂，閻遏公孫衍謂王曰：「前時臣竊以王爲過堯舜，非直敢諛也。堯舜病，且其民未

至爲之禱也。今王病而民以牛禱，病愈殺牛塞禱，今乃訾其里正與伍老屯二甲，臣竊怪之。」王曰：「子何故

不知於此？彼民之所以爲我用者，非以吾愛之爲我用者也。以吾勢之爲我用者也。吾釋勢與民相收，若

是吾適不愛而民因不爲我用也。故遂絕愛道也。」○先慎曰：乾道本釋勢作適勢。顧廣圻云：吾適勢句絕

我用也。因當作固。此以適勢適愛相對。藏本今本勢上適字作釋。非俞樾云：藏本作吾釋勢與民相收。當

從之。上文云：彼民所以爲我用者，非以吾愛之爲我用者也。以吾勢之爲我用者也。是言君民之間，本

以勢相制。若釋勢而用愛，則吾適有不愛民。遂不爲我用矣。故不如絕愛道爲得也。文義本甚分明。因釋

適聲近，又涉下句有適字，故乾道本誤爲適勢。顧氏謂適勢適愛相對，非是先慎按。俞說是。改從藏本。

秦大饑，應侯請曰：「五苑之草著。」謂草木著地而生也。○俞樾曰：著字衍文。蓋涉下文。今發五苑之蔬，草者

草木著地而生。殊爲曲說。先慎曰：俞說是。藝文類聚八十七御覽四百八十六九百六十四九百六十五事類賦二十六初學記二十八並引無著字。草作果。無下果字。因誤衍已久。姑存之。蔬菜橡果

棗栗足以活民，請發之。昭襄王曰：「吾秦法使民有功而受賞，有罪而受誅。今發五苑之蔬果者。」○先慎曰：

作草拾補作果。盧文昭云：張本作草。顧廣圻云：今本草作果。按下文云：不如棄棗蔬而治。互異未詳。先慎按：作果者是也。下文蔬蔬棗栗。蔬蔬草屬。棗栗果屬。故此婚文云：蔬果若作草字，則偏而不備。下云：棗

蔬而治，卽其例。經注云：應侯欲發蔬果以救人。蔬果二字，本此是。使民有功與無功俱賞也。夫使民有功

與無功俱賞者，此亂之道也。夫發五苑而亂，不如棄棗蔬而治。一曰：令發五苑之蔬蔬棗栗，足以活民。是

使民有功與無功互爭取也。○先慎曰：各本使作用功。夫生而亂，不如死而治。大夫其釋之。○先慎曰：白

十九引韓子。秦飢，應侯曰：「秦王五苑之棗，足以活人。請主發與之。」惠王依之。疑一曰：「以下脫文。」惠當爲昭之誤。

田鮪教其子田章曰：「今從張榜本趙本提行。欲利而身先利而君欲富而家先富而國。」一曰：「田鮪曰：御覽。」

八百二十八引鮪作修。教其子田章曰：「主賣官爵，臣賣智力，故曰：自恃無恃人。」○先慎曰：各本無字。據御覽引補。

公儀休相魯。○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儀休作孫儀。誤。韓詩外傳三有：先慎曰：白孔六帖九十八御覽三。公儀休相魯。百八十九百三十五事類賦二十九引並作公儀休。淮南子道應訓作公儀子。高注：公儀

休故魯。博士也。而嗜魚。一國盡爭買魚而獻之。○先慎曰：御覽事類賦引國作邦。公儀子不受其弟諫。○先慎曰：韓詩外傳與此同。淮南子作弟子。誤。曰：

夫子嗜魚而不受者，何也？對曰：「夫唯嗜魚，故不受也。夫即受魚，必有下人之色；有下人之色，將枉於法；枉

於法，則免於相。雖嗜魚，此不必能自給致我魚。」○盧文弨曰：自給二字，張本無。顧廣圻曰：自當作日。先慎

本作致我。校者識於其下。刊時失刪，遂致兩有。顧氏不考，而改自爲日，終不可讀。張榜本無能自給三字，亦非。我又不能自給魚，即無受魚而不免於相。雖嗜魚，

我能長自給魚，此明夫恃人不如自恃也。明於人之爲己者，不如己之自爲也。

三。○先慎曰：乾道本連上。今從趙本提行。子之相燕，貴而主斷。蘇代爲齊使燕，王問之曰：「齊王亦何如主也？」對曰：「必不霸矣。」

燕王曰：「何也？」對曰：「昔桓公之霸也，內事屬鮑叔，外事屬管仲。」○先慎曰：乾道本無管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管字。今據補。桓公被髮而

御婦人，日游於市。今齊王不信其大臣，於是燕王因益大信子之。子之聞之，使人遺蘇代金百鎰，而聽其

所使之。○王渭曰：之字衍。戰國策無。一曰：蘇代爲秦使燕，見無益子之，則必不得事而還。賈賜又不出，於是見燕王，乃

譽齊王。燕王曰：「齊王何若是之賢也？」則將必王乎？蘇代曰：「救亡不暇，安得王哉？」燕王曰：「何也？」曰：「其任所愛

不均。燕王曰：其亡何也？○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亡作任。誤。曰：昔者齊桓公愛管仲，置以為仲父，內事理焉，外事斷焉，舉國

而歸之，故一匡天下，九合諸侯。今齊任所愛不均，是以知其亡也。燕王曰：今吾任子之，天下未之聞也。於

是明日張朝而聽子之。潘壽謂燕王曰：○顧廣圻曰：燕策作鹿毛壽。燕世家同。正義云：一作厝毛。甘陵縣本名厝，索隱云：春秋後語亦作厝。毛壽又引此。王不如

以國讓子之，所以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許由必不受也。則是堯有讓許由之名，而實不失天下

也。今王以國讓子之，子之必不受也。則是王有讓子之之名，而與堯同行也。於是燕王因舉國而屬之。○先

慎曰：乾道本無是字。顧廣圻云：今本於下有是字。誤。按：此當依策衍於字。屬下補子字。先慎按：乾道本脫是字。此當各依本書。今據今本增。子之大重。一曰潘壽闕者。○先慎

闕作隱。盧文昭云：藏本張本作闕。顧廣圻云：今本闕作隱。燕使人聘之。潘壽見燕王曰：臣恐子之之如益也。王曰：何益哉？○先慎曰：問

對曰：古者禹死，將傳天下於益，啓之人因相與攻益而立啓。今王信愛子之，將傳國子之。太子之人盡懷

印為子之之人，無一人在朝廷者。○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為作璽。誤。按：為下當有吏字。先慎曰：顧說非。為字下屬讀于媽反。王不幸棄羣臣，則子之

亦益也。王因收吏璽，自三百石以上，皆效之子之。子之大重，夫人主之所以鏡照者，諸侯之士徒也。今諸

侯之士徒皆私門之黨也。人主之所以自羽翼者，巖穴之士徒也。○先慎曰：乾道本羽翼作淺婚。拾補作

今本作羽翼。先慎按：漢書張良傳：太子相四皓，高帝曰：羽翼已成，則巖穴之士。真人主之羽翼。淺婚二字不辭。改從今本。今巖穴之士徒皆私門之舍人，也是何也。奪

褫之資在子之也。○先慎曰：乾道本褫作號。顧廣圻云：號藏本作號。今本作褫。按：此未詳。先慎按：作褫是

本譌作号。藏本又譌為足旁。因去虎上厂以成字耳。改從今本。故吳章曰：人主不佯憎愛人，佯愛人不得復憎也。佯憎人不得復愛也。

一曰燕王欲傳國於子之也。問之潘壽。對曰：禹愛益而任天下於益，已而以啓人為吏。及老而以啓為不足任天下，故傳天下於益，而勢重盡在啓也。已而啓與友黨攻益而奪之天下，是禹名傳天下於益，而實令啓自取之也。此禹之不及堯舜明矣。今王欲傳之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之人者，是名傳之，而實令太子自取之也。燕王乃收璽自三百石以上，皆效之子之，子之遂重。先慎曰：乾道本不重子之二字。盧文昭云：舊不重。張本有顧廣圻云：藏本重子之是也。策有今據補。

方吾子曰：吾聞之古禮，行不與同服者同車。先慎曰：據經服衣也。不與同族者共家。顧廣圻曰：不上當有居字。先慎曰：張榜本脫不字。而

況君人者，乃借其權而外其勢乎。

吳章謂韓宣王曰：先慎曰：乾道本連上。今依張榜本趙本提行。人主不可佯愛人，一曰不可復憎，不可以佯憎人，一曰不可復

愛也。先慎曰：佯愛人，皆當重一。故佯憎佯愛之徵見，則諛者因資而毀譽之，雖有明主，不能復收，而況於以誠借人也。

人也。

趙王遊於圃中，左右以菟與虎而輟之。輟而觀之。先慎曰：乾道本無之虎二字。張榜本趙本之虎二字作觀之。虎觀之。趙無注文。顧廣圻云：觀之二字此舊注誤入正文。先

慎按：御覽九百七事類賦二十三引輟。下有之虎二字。虎字屬下讀。今據增。盼然環其眼。環轉其眼以作怒也。王渭曰：盼當作盼。先慎曰：事類賦注引本脫。見此未有害

二字形與。盼近而誤。王曰：可惡哉！虎目也。左右曰：平陽君之目可惡過此。先慎曰：事類賦注引本脫。見此未有害

也。見平陽君之目如此者，則必死矣。其明日，平陽君聞之，使人殺言者，而王不誅也。

衛君入朝於周。周行人問其號。對曰：諸侯辟疆。周行人卻之曰：諸侯不得與天子同號。開辟疆土者。天子之號。衛君

乃自更曰：諸侯燬。而後內之。仲尼聞之曰：遠哉禁偪。虛名不以借人。況實事乎。名辟疆。未必能辟疆。故曰虛也。○先慎曰：諸侯辟疆。

諸侯燬。兩諸字皆涉諸侯不得與天子同號句而誤。諸當作衛。

四搖木者。一攝其葉。則勞而不徧。左右拊其本。而葉徧搖矣。拊。擊也。臨淵而搖木。鳥驚而高。魚恐而下。善

張網者。引其綱。不一攝萬目而後得。一攝萬目而後得。○先慎曰：乾道木不重。一攝萬目而後得。八字據御覽八百三十四引。增張榜本上句。

不字作若。據誤本而改也。則是勞而難。引其綱而魚已囊矣。故吏者。民之本綱者也。故聖人治吏不治民。治吏猶引綱。理人猶張目。

救火者。○先慎曰：乾道本連上。今從趙本提行。令吏挈壺甕而走火。則一人之用也。操鞭箠指麾而趣使人。則制萬夫。是以

聖人不親細民。明主不躬小事。

造父方耨。○先慎曰：舊連上。今提行。得有子父乘車過者。○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得作時。誤。按得上有脫文。俞樾曰：得當作見。因古得字作尋。故得與見二字往往相混。史記趙世家。踰年歷歲。未得一城。趙策。得作見。留侯世家。果見穀城山下黃石。漢書見作得。並其證也。趙本改得為時。非是。顧氏疑得上有脫文。亦失之。馬驚而不行。其子下車牽馬。父

子推車。○先慎曰：父下衍子字。請造父助我推車。○顧廣圻曰：推車二字當衍。造父因收器輟而寄載之。○先慎曰：輟而二字倒。援其子之

乘。乃始檢轡持筴。未之用也。而馬轡驚矣。○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驚作驚。先慎曰：驚字不誤。轡當作又。使造父而不能御。雖盡力勞身。

助之推車。馬猶不肯行也。令使身佚。○先慎曰：乾道本使身二字倒。顧廣圻曰：且寄載有德於人者。有術而御之也。故國者君之車也。勢者君之馬也。無術以御之。身雖勞。猶不免亂。術則國之轡策也。○先慎曰：拾補雖下有使字。虛文。昭云：張本有。

之也。故國者君之車也。勢者君之馬也。無術以御之。身雖勞。猶不免亂。

雖下有使字。虛文。昭云：張本有。

有術以御之。身處佚樂之地。又致帝王之功也。○盧文弨曰：致，藏本作制。

椎鍛者，所以平不夷也。榜檠者，所以矯不直也。聖人之爲法也，所以平不夷，矯不直也。

淖齒之用齊也。擢閔王之筋，李兌之用趙也。餓殺主父，此二君者，皆不能用其椎鍛榜檠，故身死爲戮，而

爲天下笑。一曰：入齊，則獨聞淖齒而不聞齊王；入趙，則獨聞李兌而不聞趙王。故曰：人主者不操術，則威

勢輕而臣擅名。一曰：田嬰相齊，人有說王者曰：終歲之計，王不一以數日之閒自聽之，則無以知吏之姦

邪得失也。王曰：善。田嬰聞之，卽遽請於王而聽其計。王將聽之矣，田嬰令官具押券斗石參升之計。○顧

曰：下文無斗參作升石，按此未詳。孫詒讓曰：商子定分篇，主法令之吏，謹其右券，木押以室藏之，封以法令之長印，此押券卽右券木押，押與柙通。說文，木部，檢柙也。參升二字疑衍。王自聽計，計

不勝聽，罷食，後復坐。○顧廣圻曰：罷食，不復暮食矣。田嬰復謂曰：羣臣所終歲日夜不敢偷怠之事也。王

以一夕聽之，則羣臣有爲勸勉矣。王曰：諾。俄而王已睡矣。吏盡揄刀，削其押券升石之計。○孫詒讓曰：升

石，斗升隸書形近而誤。王自聽之，亂乃始生。一曰：武靈王使惠文王莅政，李兌爲相，武靈王不以身躬親殺生之柄，

故劫於李兌。

五茲鄭子引輦上高梁而不能支，茲鄭踞輦而歌，前者止，後者趨，輦乃上，使茲鄭無術以致人，則身雖絕

力至死。○先慎曰：拾補，至作致。盧文弨云：張本作至。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至作致，誤。輦猶不上也。今身不至勞苦而輦以上者，有術以致人之

故也。

趙簡主出稅

○先慎曰：乾道本稅下有者字。今據御覽六百二十七引刪。

吏請輕重。簡主曰：勿輕勿重。重則利入於上，若輕則利歸於

民。吏無私利而正矣。

○先慎曰：辭意未完，當有脫文。

薄疑謂趙簡主曰：

○先慎曰：乾道本連上。今從趙本提行。

君之國中飽，簡主欣然而喜曰：何如焉？對曰：府庫空虛於上，百姓

貧餓於下，然而姦吏富矣。

齊桓公微服以巡民，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桓公問其故，對曰：臣有子三人，家貧無以妻之，備未及反。

○先慎曰：乾道本不重管仲二字。顧廣圻云：今慎曰：乾道本無及字。趙本有御覽五百四十一引亦有今據補。桓公歸以告管仲，管仲曰：本重先慎案，御覽引亦重管仲二字。今據補。

畜積有腐棄之財，則人飢餓。宮中有怨女，則民無妻。桓公曰：善。乃諭宮中有婦人而嫁之。

○先慎曰：乾道本論作論。據御覽引。下令於民曰：同。今本曰作也。誤。先慎曰：御覽引亦作曰。丈夫二十而室。引二十作三十。婦人十五而

嫁。一曰：桓公微服而行於民間，有鹿門稷者，行年七十而無妻。桓公問管仲曰：有民老而無妻者乎？管仲

曰：有鹿門稷者，行年七十矣，而無妻。桓公曰：何以令之有妻？管仲曰：臣聞之，上有積財，則民臣必匱乏於

下。宮中有怨女，則有老而無妻者。桓公曰：善。令於宮中女子未嘗御，出嫁之。乃令男子年二十而室，女年

十五而嫁，則內無怨女，外無曠夫。

延陵卓子乘蒼龍挑文之乘。言雕飾之。○俞樾曰：挑當讀為翟。下文一曰：延陵卓子乘蒼龍，與翟文之乘。注云：馬有翟之文是也。挑從兆聲，與翟聲相近。故翟通作挑。尚書顧命篇：王

乃挑頰水，鄭讀挑為濯。詩大東篇：挑挑公子。韓詩：挑挑公子。爾雅：釋魚：蜃小者珠。衆家本挑作濯。並其例也。舊注：不知挑卽翟之假字，而訓為雕飾，誤矣。先慎曰：俞說是。御覽七百四十六、八百九十六引挑作挑。拾

補作桃。盧文弨以挑字爲譌。非也。挑桃並翟之假借。鈎飾在前。約鈎使錯鏤在後。鏤。鐵也。以金飾之。○先慎曰：馬欲進，則鈎飾禁之，欲退，則錯鏤貫之。馬因旁出，造父過而爲之泣涕。曰：古之治人亦然矣。夫賞所以勸之，而毀存焉；罰所以禁之，而譽加焉。民中立而不知所由。言賞則有毀，罰則有譽，故不知其所由。○先慎曰：事類賦引民中立作猶人處急世注，卽字趙本作則。此亦聖人之所爲泣也。一曰：延陵卓子乘蒼龍與翟文之乘。馬有翟文。前則有錯飾，後則有利鏤。○先慎曰：乾道本脫下有字，依上文當補。今據增進，則引之。○先慎曰：乾道本進上有筴字，顧廣圻曰：筴字衍，藏本今本無進字，此誤刪。先合惟此條不同，故出之。退則筴之，馬前不得進，後不得退，遂避而逸，因下抽刀而勿其腳，造父見之而泣。○先慎曰：而字，拾補有。盧文弨云：脫張本有。今據補。終日不食，因仰天而歎曰：筴所以進之也，錯飾在前，引所以退之也，利鏤在後，今人主以其清潔也進之，以其不適左右也退之，以其公正也譽之，以其不聽從也廢之，民懼中立而不知所由，此聖人之所爲泣也。

卷十五

難一第三十六

難二第三十七

○先慎曰：乾道本下行有難三第三十八六字，顧廣圻云：子目衍當刪，今依顧校。

難一第三十六

古人行事或有不合理，韓子立義以難之。

晉文公將與楚人戰，召舅犯問之，曰：吾將與楚戰，彼衆我寡，爲之奈何？舅犯曰：臣聞之，繁禮君子不厭忠

信禮繁縟故曰繁禮唯忠信可以學禮故曰不厭忠信戰陣之間不厭詐僞非譎詐不能制勝故曰不厭詐僞也君其詐之而已矣文公辭舅犯因召

雍季而問之曰我將與楚人戰彼衆我寡爲之奈何雍季對曰焚林而田荀且取多獸後必無獸先

乾道本無取字必上有不字顧廣圻云今本偷下有取字無不字先慎案此皆四字句有取字無不字是也改從今本呂氏春秋孝行覽義當作焚藪而田豈不獲得而明年無獸以詐遇民偷取

一時後必無復因詐得利必以詐爲俗故無復有忠信先文公曰善辭雍季以舅犯之謀與楚人戰以

敗之先慎曰呂氏春秋云文公用歸而行爵先雍季而後舅犯羣臣曰城濮之事舅犯謀也夫用其言

而後其身可乎文公曰此非君所知也君當作若夫舅犯言一時之權也雍季言萬世之利也仲尼聞

之曰文公之霸也宜哉既知一時之權又知萬世之利

或曰雍季之對不當文公之問凡對問者有因因小大緩急而對也先慎曰乾道本下因字作問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問作因誤按有當

作在十字爲一句先慎按顧說非問字涉上文而誤因大小緩急而對謂因其問之大小緩急而對也正承上凡對問者有因而言石作問字則文氣不屬改從今本所問高大而對以卑

狹則明主弗受也今文公問以少遇衆而對曰後必無復此非所以應也且文公不知一時之權又不知

萬世之利戰而勝則國安而身定兵強而威立雖有後復莫大於此萬世之利奚患不至戰而不勝則國

亡兵弱身死名息拔拂今日之死不及顧廣圻曰拔拂同字或當衍其一也先慎曰拔今日之死不及與孟子救死猶恐不暇語意正同拂卽拔之覆字或一本作拔一

本本作拂校者旁注安暇待萬世之利待萬世之利在今日之勝於當作於詐詐敵萬

世之利也先慎曰乾道本也字作而已二字拾補無而字虛故曰雍季之對不當文公之問且文公又

不知舅犯之言。舅犯所謂不厭詐僞者。不謂詐其民。謂詐其敵也。○先慎曰：乾道本下謂字作請。顧廣圻云：今本請作謂。先慎按：作謂是言舅犯。

謂詐其敵。非謂詐其民也。請乃謂字形近而譌。改從今本。敵者所伐之國也。後雖無復。何傷哉。文公之所以先雍季者。以其功耶。則所以勝楚破軍者。舅犯之謀也。以其善言耶。則雍季乃道其後之無復也。此未有善言也。舅犯則以兼之矣。

舅犯曰：繁禮君子不厭忠信者。忠所以愛其下也。信所以不欺其民也。夫既以愛而不欺矣。言孰善於此。然必曰出於詐僞者。軍旅之計也。舅犯前有善言。後有戰勝。故舅犯有二功。而後論雍季無一焉。而先賞

文公之霸也。不亦宜乎。○先慎曰：乾道本無也字。盧文弨云：此二句乃述仲尼之語也。字脫藏本有。今據補。仲尼不知善賞也。○仲尼不知善賞。妄歎宜哉乎。

歷山之農者。侵畔。舜往耕焉。朞年。畊畝正。○先慎曰：藝文類聚十一引作朞年。而耕者讓畔。河濱之漁者。爭坻。○先慎曰：坻。水中高地。釣者依之。

舜往漁焉。朞年。而讓長。○先慎曰：藝文類聚。東夷之陶者。器苦窳。惡也。舜往陶焉。朞年。而器牢。藝文類聚。引器下。仲尼歎曰：耕漁與陶。非舜官也。○先慎曰：趙本無注。盧文弨曰：張本有。而舜往為之者。所以救敗也。舜其信仁。

乎。乃躬藉處苦。而民從之。○顧廣圻曰：藏本今本。藉作耕。按：藉借同字。先慎曰：顧說是。上文耕漁。引器下。仲尼歎曰：耕漁與陶。非舜官也。本無注。盧文弨曰：張本有。而舜往為之者。所以救敗也。舜其信仁。

人之德化乎。○顧廣圻曰：藏本今本。藉作耕。按：藉借同字。先慎曰：顧說是。上文耕漁。引器下。仲尼歎曰：耕漁與陶。非舜官也。本無注。盧文弨曰：張本有。而舜往為之者。所以救敗也。舜其信仁。

或問儒者曰：方此時也。堯安在。其人曰：堯為天子。然則仲尼之聖。堯奈何。○堯在上。容人為惡。仲尼謂堯為

作三改。從趙本。聖人明察在上位。將使天下無姦也。今耕漁不爭。陶器不窳。○王渭曰：舜又何德而化。在上則自

有禮讓。何須舜以化之。○舜之救敗也。則是堯有失也。賢舜。則去堯之明察。聖堯。則去舜之德化。不可兩

盧文弨曰：而張本作之。

○

得也。楚人有鬻楯與矛者。譽之曰：吾楯之堅，物莫能陷也。○先慎曰：乾道本無吾字，物字顧廣圻云。藏本

按：下文吾矛之利，與此吾楯之堅，語正相對。下以子之矛陷子之楯，兩子字與兩吾字，文又相照。乾道本

脫吾字耳。難勢篇作譽其楯之堅，文法不同，不得緣以為比。北堂書鈔一百二十三御覽三百五十三引

並有吾字，物字今據補難勢篇亦有物字。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

也。夫不可陷之楯與無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今堯舜之不可兩譽，矛楯之說也。且舜救敗，葑年已一

過，三年已三過。舜有盡壽有盡○顧廣圻曰：上有盡二天下過無已者，以有盡逐無已，所止者寡矣。○先

乾道本以字在已者上，拾補無者字。盧文弨云：已者張本作有，已藏本作以。已顧廣圻云：以已當作已。以

已字句絕以下屬者字當衍。先慎按：張榜本趙本以字在有字上，是也。謂天下之過不止耕漁陶三者，以

舜壽之有盡而治無已之過，則所止者寡矣。因以字賞罰使天下必行之。令曰：中程者賞，弗中程者誅。令

朝至暮變，暮至朝變，十日而海內畢矣。奚待期年？舜猶不以此說堯，令從己。○先慎曰：言使

民從己之令也。○顧廣圻曰：藏本同無術乎？且夫以身為苦而後化民者，堯舜之所難也。處勢而驕下者，庸主之所易也。○顧廣圻曰：藏本同

作矯，外諸說右將治天下，釋庸主之所易，道堯舜之所難，未可與為政也。○先慎曰：乾道本連

管仲有病。○先慎曰：乾道本連桓公往問之曰：仲父病，不幸卒於大命，將奚以告寡人？管仲曰：微君言，臣

故將謁之，願君去豎刁，除易牙，遠衛公子，開方，易牙為君主味，君惟人肉未嘗。○先慎曰：乾道本無味，君

有味，君主三字。今本有味，君二字。先慎按：藏本衍主字。乾道本脫味君惟人肉未嘗，○先慎曰：子

君二字。今依今本增十過篇作為君主味君之所未嘗食，唯人肉耳。易牙蒸其子首而進之。首，趙本作首

子說見十過及二柄兩篇。夫人情莫不愛其子。○先慎曰：乾道本情上有惟字。願今弗愛其子，安能愛君？君妒而好內

豎刁自宮以治內。人情莫不愛其身。身且不愛。安能愛君。開方事君十五年。先慎曰：乾道本開上有聞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聞

字。先慎按：聞即開字。之誤而衍。今據刪。齊衛之間不容數日行。棄其母。久宦不歸。先慎曰：趙本宦作官。其母不愛。安能愛君。臣聞之

矜僞不長。蓋虛不久。言蓋藏詐事不可久也。俞樾曰：矜字無義。乃務字之誤。言務為詐。僞不可長也。管子小稱篇作務僞不久。蓋虛不長是其證。願君去此三子者

也。管仲卒死。先慎曰：卒字衍。而桓公弗行。先慎曰：乾道本無而字。盧文弨云：張本有。今據補。及桓公死。蟲出尸。不葬。顧廣圻曰：尸當作戶。下同。

或曰：管仲所以見告桓公者。非有度者之言也。先慎曰：度謂法度也。所以去豎刁易牙者。先慎曰：乾道本無去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

有去字。先慎按：有者是也。下管仲非明此於桓公也。使去三子即承此而言。明此脫去字。今據補。以不愛其身。適君之欲也。曰：不愛其身。安能愛君。然則

臣有盡死力以爲其主者。盡死力亦不愛身也。管仲將弗用也。先慎曰：弗張本作不。曰：不愛其死力。安能愛君。是欲君去忠

臣也。先慎曰：乾道本無欲字。拾補。有。盧文弨云：欲字脫。今據補。且以不愛其身。度其不愛其君。是將以管仲之不能死。公子糾。度其

不死。桓公也。是管仲亦在所去之域矣。明主之道不然。設民所欲以求其功。故爲爵祿以勸之。設民所惡

以禁其姦。故爲刑罰以威之。慶賞信而刑罰必。故君舉功於臣。而姦不用於上。臣有功者舉用之。自然姦不見用也。雖有豎

刁。其奈君何。且臣盡死力以與君市。先慎曰：乾道本脫君市二字。顧廣圻云：今本與下有君市二字。依下文當補。今據增。君垂爵祿以與臣市。君

臣之際。非父子之親也。計數之所出也。君計臣力。臣計君祿。君有道。則臣盡力。而姦不生。無道。則臣上塞主明。而下

成私。管仲非明此度數於桓公也。先慎曰：數字疑衍。上云：非有度者之言。使去豎刁。曰：先慎一豎刁

又至。先慎曰：句。非絕姦之道也。且桓公所以身死。蟲流出口。不葬者。是臣重也。臣重之實。擅主也。有擅主之

臣則君令不下究。臣情不上通。一人之力能隔君臣之間。使善敗不聞。禍福不通。故有不葬之患也。明主之道。一人不兼官。一官不兼事。卑賤不待尊貴而進論。○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無論字。按：進字當衍。上寶乃論。此論字之義。大臣不因左右而見。百官修通。羣臣輻輳。有賞者君見其功。有罰者君知其罪。見知不悖於前。賞罰不弊於後。可賞賞。可罰罰。無所蔽塞。安有不葬之患。管仲非明此言於桓公也。使去三子。故曰管仲無度矣。

襄子圍於晉陽中。出圍。賞有功者五人。○先慎曰：御覽六百三十三引五人作四人。高赫為賞首。○顧廣圻曰：赫他書作敫。先

復思篇漢書古今人表並作赫。惟呂氏春秋孝行覽作敫。案敫即赫聲近而譌。當依此訂正。史記趙世家作高共。徐廣云一作赫。張孟談曰：晉陽之事。赫無大功。今為賞

首。何也。襄子曰：晉陽之事。寡人國家危社稷殆矣。○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無家字。誤。先慎曰：御覽引無家字。呂氏春秋亦無。不必有家字。考是無家字者。非也。

吾羣臣無有不驕侮之意者。惟赫不失君臣之禮。是以先之。○先慎曰：各本赫下有子字。按：子字有御覽引無。今據刪。呂覽作而不失。君臣

泥說。之禮者惟赫亦無。子字是其證。仲尼聞之曰：善賞哉。襄子賞一人。而天下為人臣者。莫敢失禮矣。○王渭曰：此困學紀聞所謂事在孔子後。孔鮒

已辨其妄者也。或曰：仲尼不知善賞矣。夫善賞罰者。百官不敢侵職。羣臣不敢失禮。上設其法。而下無姦詐之心。如此。則

可謂善賞罰矣。使襄子於晉陽也。令不行。禁不止。是襄子無國。晉陽無君也。尚誰與守哉。今襄子於晉陽

也。知氏灌之。白竈生蠶。○先慎曰：乾道本作曰。竈生蠶。拾補白作穴。虛文昭云：穴藏本作白。藏本作龜。顧廣圻云：今本作穴。龜作蠶。按：此當依趙策作白。竈生蠶。說苑權謀篇同。太元

也。知氏灌之。白竈生蠶。顧廣圻云：今本作穴。龜作蠶。按：此當依趙策作白。竈生蠶。說苑權謀篇同。太元

經窮上九亦云。曰。龜生靈。蓋本於彼也。先慎。而民無反心。是君臣親也。襄子有君臣親之澤。操令行禁止。按龜與龜。曰與。曰並。形近而誤。據盧顧校改。

之法。而猶有驕侮之臣。是襄子失罰也。○先慎曰。乾道本無失字。顧廣圻為入臣者。乘事而有功。則賞。今云。藏本今木子下有失字。今據補。

赫僅不驕侮。而襄子賞之。是失賞也。臣有不驕。僅合臣禮。非有善可賞也。○明主賞不加於無功。罰不加

於無罪。今襄子不誅驕侮之臣。而賞無功之赫。安在襄子之善賞也。故曰。仲尼不知善賞。

晉平公與羣臣飲。飲酣。乃喟然歎曰。莫樂為人君。惟其言而莫之違。師曠侍坐於前。援琴撞之。公披衽而

避。琴壞於壁。公曰。太師誰撞。師曠曰。今者有小人言於側者。故撞之。公曰。寡人也。師曠曰。啞。歎息。是非君

人者之言也。左右請除之。○虛文。昭曰。除當作塗。淮南齊俗訓作欲塗。公曰。釋之。以為寡人戒。○先慎曰。淮南子。此下有孔子

來諫者也。韓子聞之曰。羣臣失禮而弗誅。是縱過也。有以夫平公之不霸也。疑此下脫文。

或曰。平公失君道。師曠失臣禮。夫非其行而誅其身。君之於臣也。非其行而陳其言。善諫不聽。則遠其身

者。臣之於君也。今師曠非平公之行。不陳人臣之諫。而行人主之誅。舉琴而親其體。是逆上下之位。而失

人臣之禮也。夫為人臣者。君有過。則諫。諫不聽。則輕爵祿以待之。○先慎曰。此人臣之禮義也。○先慎曰。

今師曠非平公之過。舉琴而親其體。雖嚴父不加於子。而師曠行之於君。此大逆之術也。○顧廣圻曰。夫

六十一字。當衍。乃舊注之錯入者耳。先慎曰。願說非此。六十一字。專指臣下言。夫為人臣者。至此人臣之

禮也。申上人臣之禮。師曠非平公之過。至此大逆之術也。申上逆上下之位。又以嚴父不加於子。反譬而

喻之。尤足見周秦間之文法。非舊注所能及。且注家亦無此例也。臣行大逆。平公喜而聽之。是失君道也。故平公之迹。不可明也。○先慎曰。趙本

此及下不可明也。兩明字並作行。盧文昭云。藏本張本作明。下同。馮云。行宜作明。使人主過於聽而不悟其失。師曠之行亦不可明也。使姦臣襲極諫而飾弑君之道。不可謂兩明。○顧廣圻曰。此為兩過。謂誤。先慎曰。顧說非為謂同字。故曰。平公失君道。師曠亦失臣禮矣。

齊桓公時有處士曰小臣稷。桓公三往而弗得見。桓公曰。吾聞布衣之士不輕爵祿。無以易萬乘之主。不好仁義。亦無以下布衣之士。於是五往乃得見之。

或曰。桓公不知仁義。夫仁義者憂天下之害。趨一國之患。不避卑辱。謂之仁義。故伊尹以中國為亂。道為

宰于湯。百里奚以秦為亂。道為虜于穆公。○先慎曰。乾道本虜上無為字。顧廣圻云。以中國為亂。句絕。下

今據補道由也。道為虜于穆公。由為虜于穆公。難二篇伊尹自為宰。干湯百里奚自為虜于穆公。自亦由也。是其證。于即干之誤。皆憂天下之害。趨一國之患。不辭卑

辱。故謂之仁義。今桓公以萬乘之勢。下匹夫之士。將欲憂齊國。○顧廣圻曰。藏本欲作與。今本欲與兩有皆誤。而小臣不行見。○

慎曰。行當作得。小臣之忘民也。上當脫是字。忘民不可謂仁義。仁義者不失人臣之禮。不敗君臣之位者也是。故

四封之內。執會而朝。名曰臣。臣吏分職受事。名曰萌。今小臣在民萌之衆。而逆君上之欲。故不可謂仁義。

仁義不在焉。桓公又從而禮之。使小臣有智能而遁桓公。是隱也。宜刑。○德修而隱。不為臣用。故宜刑也。○

圻云。今本有宜刑二字。依下文當補。舊注未譌。今據增。若無智能而虛驕矜桓公。是誣也。宜戮。小臣之行。非刑則戮。桓公不能領臣

主之理。而禮刑戮之人。是桓公以輕上侮君之俗。教於齊國也。非所以為治也。故曰。桓公不知仁義。

靡笄之役晉代齊也。靡笄山名。○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聞之，駕往救之。比至，則已斬之矣。郤子因曰：胡

不以徇其僕？曰：曩不將救之乎？郤子曰：吾敢不分謗乎？

或曰：郤子言不可不察也，非分謗也。韓子之所斬也，若罪人，則不可救。○先慎曰：乾道本無則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則字，今據補救。

罪人，法之所以敗也。法敗則國亂，若非罪人，則勸之以徇。○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則作而。按：當作不可。二字耳。顧則字亦非。乾道本徇，勸之以徇，是重不辜也。○斬既不辜，徇又不

可二字耳。顧則字亦非。乾道本徇，勸之以徇，是重不辜也。○斬既不辜，徇又不重不辜，民所以起怨者也。

民怨則國危。郤子之言，非危則亂，不可不察也。且韓子之所斬若罪人，郤子奚分焉？斬若非罪人，則已斬

之矣。而郤子乃至，是韓子之謗已成，而郤子且後至也。○顧廣圻曰：藏本夫郤子曰：以徇不足以分斬人

之謗，而又生徇之謗。徇既不辜，益得一謗。是子言分謗也。○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無子字，誤。夫郤子曰：以徇不足以分斬人

下文云：故曰：郤子之言，非分謗也。益謗也。○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子作何。按：句有誤。俞樾曰：此當

也。正與此應。可以據補。先慎曰：俞說是。昔者紂為炮烙，崇侯惡來又曰：斬涉者之脛也。奚分於紂之謗。此

益謗也。更且民之望於上也甚矣。韓子弗得，不得斬謂且望郤子之得之也。望郤子正今郤子俱弗得，則民

絕望於上矣。君上同惡，更何所望也。○先慎曰：一本無注。盧文弨云：張本有。故曰：郤子之言，非分謗也。益謗也。且郤子之往救罪也。以韓

子為非也，不道其所以為非，而勸之以徇，是使韓子不知其過也。夫下使民望絕於上。○先慎曰：望絕當

又使韓子不知其失，吾未得郤子之所以分謗者也。

桓公解管仲之束縛而相之。管仲曰：臣有寵矣，然而臣卑。公曰：使子立高國之上。管仲曰：臣貴矣。○先慎曰：外儲

說左下。然而臣貧。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管仲曰：臣富矣。然而臣疏。於是立以爲仲父。霄略曰：○顧廣圻貴作尊。然而臣貧。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管仲曰：臣富矣。然而臣疏。於是立以爲仲父。霄略曰：○顧廣圻曰未詳。管仲以賤爲不可以治國。○王渭曰：國當作貴。故請高國之上。以貧爲不可以治富。故請三歸。以疏爲不可以治親。故處仲父。管仲非貪。以便治也。

或曰：○先慎曰：乾道本連。今使臧獲奉君令詔卿相。莫敢不聽。非卿相卑而臧獲尊也。主令所加。莫敢不從也。今使管仲之治。不緣桓公。是無君也。謂擅出其令。故曰不緣也。國無君。不可以爲治。若負桓公之威。下桓公之令。

是臧獲之所以信也。奚待高國仲父之尊。而後行哉。當世之行事。都丞都丞。宦官之卑者也。○先慎曰：之

下徵令者。不辟尊貴。不就卑賤。二官雖卑。奉命徵令。亦不以尊即避卑。即就也。故行之而法者。雖巷伯。信乎卿相。行之而非法者。

雖大吏。詛乎民萌。令管仲不務尊主明法。而事增寵益爵。是非管仲貪欲富貴。必闕而不知術也。故曰：管

仲有失行。霄略有過譽。

韓宣王問於樛留。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樛留對曰：昔魏兩用樓翟。而亡西河。樓翟。翟也。○顧廣圻曰：樓翟。樓鼻翟。強

也。事見魏策。舊注誤甚。先慎曰：說林上。樓翟作犀首。張儀楚兩用昭景。而亡鄢郢。昭景。楚之二姓。今君兩用公仲公叔。此必將爭事而外市。鄰

國交。私以示己利。故曰外市也。則國必憂矣。

或曰：昔者齊桓公兩用管仲鮑叔。成湯兩用伊尹仲虺。夫兩用臣者。國之憂。則是桓公不霸。成湯不王也。

潛王一用淖齒。而身死乎東廟。○先慎曰：乾道本。身作手。盧文昭云：手字譌。先慎按：虛說是。下則必有身死。滅食之患。身死。即指潛王而言。明手爲身之誤。拾補作身。今從之。主

父一用李兌減食而死。主有術。兩用不爲患。○顧廣圻曰：藏本同。無術。兩用則爭事而外市。道本重爭字。不重。今據刪。一則專制而劫弑。○顧廣圻曰：一。今留無術以規上。使其主去。兩用一是不有西河鄆郢之憂。則必有身死減食之患。是膠留未有善以知言也。○先慎曰：有當作爲。

難二第三十七

景公過晏子曰。子宮小近市。請徙子家豫章之圃。○顧廣圻曰：與左傳不合。晏子再拜而辭曰。且嬰家貧。且當作臣。待

市食而朝暮趨之。不可以遠。景公笑曰。子家習市。識貴賤乎。是時景公繁於刑。晏子對曰。踴貴而履賤。○先

慎曰。踴即景公曰。何故對曰。刑多也。景公造○顧廣圻曰：造讀爲楚。然變色曰。寡人其暴乎。於是損刑五。

或曰。晏子之貴踴。非其誠也。欲便辭以止多刑也。○卒問而對。非深思也。亂國重典。豈

刑當無多。不當無少。○苟不當。雖少。猶以爲多也。無以不當聞。而以太多說。無術之患也。敗軍之誅。以千百數。猶且不止。

○顧廣圻曰：藏本且作北。今本且北。兩有皆誤。即治亂之刑。如恐不勝。而姦尙不盡。今晏子不察其當否。而以太多爲說。不亦妄

乎。夫惜草茅者。耗禾穗。惠盜賊者。傷良民。今緩刑罰。行寬惠。是利姦邪而害善人也。此非所以爲治也。

齊桓公飲酒醉。遺其冠。恥之。三日不朝。管仲曰。此非有國之恥也。○虛文昭曰：非字。意林無。先慎曰：意林

八百四十五事類賦。十七引並有非字。公胡不雪之以政。○先慎曰：乾道本。下有其字。據公曰善。○先慎曰：乾道本。善上

藝文類聚十九御覽事類賦。引並無胡其二字。今據刪。因發倉困。賜貧窮。論囹圄。出薄罪。處三日。而民歌之曰。公乎公乎。胡不復遺

其冠乎。○先慎曰：各本無其字，及上乎公平三字，據藝文類聚御覽引補。意林冠上亦有其字。

或曰。○先慎曰：乾道本連。今據張趙本提行。管仲雪桓公之恥於小人，而生桓公之恥於君子矣。○先慎曰：小人以遺冠使為恥，君子以遺義為恥。

桓公發倉困而賜貧窮，論囹圄而出薄罪，非義也。不可以雪恥使之而義也。桓公宿義，須遺冠而後行之。

則是桓公行義，非為遺冠也。○盧文弨曰：非字衍。顧廣圻曰：行當作遺。先慎曰：顧說是。張榜本無非也二字。不知上文行為遺之誤而刪之也。是雖雪遺冠之恥。

於小人而亦遺義之恥於君子矣。○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遺下有宿字。誤亦下當有生字。且夫發倉困而賜貧窮者，是賞無功也。論

囹圄而出薄罪者，是不誅過也。夫賞無功，則民偷幸而望於上。遺冠得賜。常望遺冠。不誅過，則民不懲而易為非。此

亂之本也。安可以雪恥哉。

昔者文王侵孟，克莒，舉豐。○先慎曰：各本孟作豐。王引之云：孟為孟字之誤也。竹書紀年：帝辛三十四年，用師取耆及邾。書大傳：文王受命二年，伐邾。史記：周本紀：文王敗耆國。

明年伐邾。作孟者借字。顧廣圻云：克今本作莒。誤。鄭他書又作豐。先慎案：孟為孟之誤。堯為克之誤。御覽八十四引正作侵孟。克莒舉豐。今據改。三舉事而紂惡之。文王乃懼，請

入洛西之地，赤壤之國，方千里，以解炮烙之刑。○先慎曰：各本以下有請字。案此承上請入洛西之地而

請字。今據藝文類聚十二引刪。天下皆說仲尼聞之曰：仁哉！文王輕千里之國，而請解炮烙之刑，智哉！文王出千里之地

而得天下之心。

或曰：仲尼以文王為智也，不亦過乎？夫智者，知禍難之地而辟之者也。是以身不及於患也。使文王所以

見惡於紂者，以其不得人心耶？則雖索人心以解惡可也。紂以其大得人心而惡之，己又輕地以收人心。

是重見疑也。固其所以桎梏囚於羗里也。鄭長者有言：體道無爲無見也。此最宜於文王矣。不使人疑之也。仲尼以文王爲智，未及此論也。

晉平公問叔向曰：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識臣之力也。君之力也。○先慎曰：乾道本無君之力也。四字。盧文昭云：孫詒

穀云：文選四子講德論注引作臣之力邪。君之力邪。此脫四字。顧廣圻云：識下當有君之力也。四字也。讀爲邪。新序四作乎。先慎案：張榜本有君之力也。四字。今據補御覽六百二十引作君之力。臣之力。也。

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賓胥無善削縫。言損益若女。工翦削彌縫。隰朋善純緣。言增飾若女工之純緣也。○

服之，亦臣之力也。君何力之有。師曠伏琴而笑之，公曰：太師奚笑也。師曠對曰：臣笑叔向之對君也。凡爲

人臣者，猶炮宰和五味而進之，君弗食，孰敢強之也。臣請譬之：君者壤地也，臣者草木也。必壤地美，然

後草木碩大，亦君之力也。○先慎曰：乾道本無也。字。盧文昭云：也。字。脫。張本有。今據補。臣何力之有。

或曰：叔向師曠之對，皆偏辭也。夫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美之大者也。非專君之力也。又非專臣之力也。昔

者宮之奇在虞，僖負羈在曹，二臣之智，言中事，發中功，虞曹俱亡者，何也。此有其臣而無其君者也。且蹇

叔處干而干亡。○先慎曰：拾補干作孟。盧文昭云：藏本張本同。或改作虞。顧廣圻云：今本干作于。下同。按此未詳。俞樾云：干即虞也。莊子刻意篇：夫有于越之劍，釋文引司馬云：干吳也。荀子勸學

篇：干越夷貉之子，楊倞注：干越猶言吳越。淮南子原道篇：干越生葛絺，高誘注：亦云干吳也。是吳有干名。而虞與吳古同聲，而通用。桓十年左傳：正義云：譜云：虞姬姓也。武王克商，封虞仲之庶孫以爲虞仲之後。

處中國爲西吳。後世謂之虞公。然則虞之始封，本爲西吳。蓋以別於荆蠻之吳。因春秋經傳皆作虞，而西吳之名廢矣。漢書地理志：河東郡大陽，吳山在西北，有吳城。周武王封太伯後於此，是爲虞公。夫虞之故

城謂之吳城。是虞卽吳也。吳得稱干，則虞亦得稱干也。蹇叔處干，卽處虞也。處秦而秦霸。○先慎曰：乾道先慎按：俞說是。今本作于，形近而誤。或作虞者，不知干卽虞，而改爲虞也。

圻云今本有處字依上文當有今據補

非蹇叔愚於干而智於秦也。此有君與無臣也。

○盧文弨曰與或改而顧廣圻曰臣當作君

向曰臣之力

也。不然矣。昔者桓公宮中二市婦閭也。

○里門二百○先慎曰周策作宮中七市女閭七百

被髮而御婦人得管仲為五百長失

管仲得豎刁而身死蟲流出尸不葬。

○先慎曰尸當作月

以為非臣之力也。且不以管仲為霸。以為君之力也。且不

以豎刁為亂。昔者晉文公慕於齊女而忘歸。

○先慎曰乾道本忘作亡。盧文弨云亡張本作忘。顧廣圻云藏本作忘。是也。今據改。

咎犯極諫。故使得

反晉國。

○先慎曰乾道本無得字。盧文弨云得字脫。一本有今據補。

故桓公以管仲合文公以舅犯霸。

○先慎曰乾道本文公下無以字。顧廣圻云今本公下有以字。

按依上文當有今據補

而師曠曰君之力也。又不然矣。凡五霸所以能成功名於天下者。必君臣俱有力焉。故曰叔

向師曠之對皆偏辭也。

齊桓公之時。晉客至。有司請禮。桓公曰。告仲父者三。

○有司三請皆曰告仲父

而優笑曰。易哉為君。一曰仲父。二曰仲

父。

優俳優樂者名

桓公曰。吾聞君人者勞於索人。佚於使人。吾得仲父已難矣。得仲父之後。何為不易乎哉。

或曰。桓公之所應優。非君人者之言也。桓公以君人為勞於索人。何索人為勞哉。伊尹自以為宰于湯。百

里奚自以為虜于穆公。

○俞樾曰兩以字皆衍文。自由也。言由為宰以于湯。由為虜以于穆公也。雖一篇

此一

虜所辱也。宰所羞也。蒙羞辱而接君上賢者之憂世急也。然則君人者無逆賢而已矣。

○先慎曰乾道本逆作道

顧廣圻云藏本今本道作逆誤。先慎按作逆是。顧說非。改從藏本今本。

索賢不為人主難。且官職所以任賢也。爵祿所以賞功也。設官職陳

爵祿而士自至。君人者奚其勞哉。使人又非所佚也。人主雖使人。必以度量準之。

○先慎曰乾道本脫以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

有以字。今據補。以刑名參之。以事遇於法則行。○顧廣圻曰。以下以字當衍。不遇於法則止。功當其言則賞。不當則誅。以刑名收

臣。以度量準下。此不可釋也。君人者焉。佚哉。索人不勞。使人不佚。而桓公曰。勞於索人。佚於使人者。不然。

且桓公得管仲又不難。○先慎曰。乾道本無得字。顧廣圻云。今本有得字。依下文當有。今據補。管仲不死其君而歸桓公。鮑叔輕官讓能而

任之。桓公得管仲又不難。明矣。已得管仲之後。奚遽易哉。管仲非周公旦。周公旦假為天子七年。成王壯

授之以政。非為天下計也。為其職也。夫不奪子而行天下者。○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不下有難字。誤。先慎曰。張榜本有難字。旁注云。難作肯。必

不肯死君而事其讎。背死君而事其讎者。必不難奪子而行天下。不難奪子而行天下者。必不難奪其君

國矣。管仲。公子糾之臣也。謀殺桓公而不能。其君死而臣桓公。管仲之取舍非周公旦。未可知也。○張榜曰。當云。

非周公旦亦以明矣。然其賢與不賢。未可知也。盧文弼曰。未字衍。先慎曰。張說是。未上當有脫文。若使管仲大賢也。且為湯武。湯武。桀紂之臣也。○先慎曰。當云。

本不重。湯武二字。顧廣圻云。今本重。按。依下文當重。今據補。桀紂作亂。湯武奪之。今桓公以易居其上。是以桀紂之行。居湯武之上。桓

公危矣。若使管仲不肖人也。且為田常。田常。簡公之臣也。而弑其君。今桓公以易居其上。是以簡公之易

居田常之上也。桓公又危矣。管仲非周公旦以明矣。○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且下。有亦字。誤。先慎曰。以當作已。然為湯武與田常。未

可知也。為湯武有桀紂之危。為田常有簡公之亂也。○先慎曰。下之。張榜本無。已得仲父之後。桓公奚遽易哉。○先慎曰。雖當為。

趙本。遽。若使桓公之任管仲。必知不欺已也。是知不欺主之臣也。然雖知不欺主之臣。唯之誤。惟唯古通。

此承上起下之詞。謂桓公任仲。知不欺已。則桓公能皆知不欺已之臣。乃惟管仲之不欺已。因謂。今桓公

豎刁易牙。亦不欺已。遂以任管仲者。任二人。則桓公不知欺與不欺。亦明矣。唯誤作雖。遂不可讀。今桓公

以任管仲之專借豎刁易牙。○王先謙曰今字無義疑令之譌 蟲流出尸而不葬。○先慎曰尸當作戶乾道本不作作虛
誤按當作後先慎按作不字是上 桓公不知臣欺主與不欺主已明矣而任臣如彼其專也故曰桓公關
文蟲流出尸不葬即其證今據改 主。

李兌治中山苦陘令上計而入多李兌曰語言辨聽之說不度於義謂之窕言。荀且也○顧廣圻曰語言
曰蒲阪云李兌合作李克其治中山已見外儲說左下語言下文作言語辨聽通聽合作聰魏都賦注引
李克書曰言語辯聰之說而不度於義者謂之膠言○文選注○案蒲阪圓據劉遠引李克書校正此文
郵堦○御覽一百六十一引史記亦以此為李克事今史記無此文又案此難諸篇皆雜舉古書之文而
難之李克書即漢書藝文志儒家李克七篇之佚文劉遠所引未全此可以補之惟窕言膠言義兩通廣
雅釋詁云膠欺也方言云膠詐也此李克書膠字之義○當各從本書昭二十一年左傳云小者不窕杜
注云窕細不滿○呂氏春秋適音篇高注義同○蓋窕本為空虛不充滿之言引申之凡虛假不實者通
謂之窕窕言者虛言不可信以為實下文窕貨者虛貨不可恃以為富也舊注釋為
苟且蓋讀為佻愉字於義未切先慎曰聽字不誤選注作聰形近而誤玩下文自知 無山林澤谷之利而
 入多者謂之窕貨君子不聽窕言不受窕貨子姑免矣。○先慎曰乾道本字作
之今據張榜本趙本改

或曰李子設辭曰夫言語辨聽之說不度於義者謂之窕言辯在言者說在聽者言非聽者也所謂不度
 於義。○顧廣圻曰藏本今本也下有則 非謂聽者必謂所聽也聽者非小人則君子也小人無義必不能
辨非說者也六字按此不當有 度之義也君子度之義必不肯說也夫曰言語辨聽之說不度於義者必不誠之言也入多之為窕貨也
 未可遠行也李子之姦弗蚤禁使至於計是遂過也無術以知而入多入多者穰也。穰豐 雖倍入將奈何
 舉事慎陰陽之和種樹節四時之適無早晚之失寒溫之災則入多不以小功妨大務不以私欲害人事

○先慎曰：乾道本私上有和字，顯廣圻云：藏本今本無和字，先慎案：私和二字形近而誤，衍此與上不以小功妨大務句相對成文，不應此多一字，據藏本刪。丈夫盡於耕農，婦人力於

織紝，則入多務於畜養之理，察於土地之宜，六畜遂，五穀殖，則入多明於權計，審於地形，舟車機械之利，

用力少，致功大，則入多，利商市，關梁之行，能以所有致所無，客商歸之，外貨留之，儉於財用，節於衣食，宮

室器械，周於費用，不事玩好，則入多，入多皆人爲也，若天事風雨，時寒溫適，土地不加，大而有豐年之功，

則入多，人事天功，○盧文弨曰：張本功作工。二物者，皆入多，非山林澤谷之利也，夫無山林澤谷之利，入多，因謂之窶

貨者，無術之言也。○先慎曰：乾道本言作害，顯廣圻曰：藏本今本害作言，今據改。

趙簡子圍衛之郛郭，○先慎曰：郭郭同義，郭當作附，呂氏春秋貴直，犀楯犀櫓，立於矢石之所不及，以犀

爲脅櫓而自臥之，櫓，楯類也。○先慎曰：乾道本無不字，盧文弨云：犀楯犀櫓，呂氏春秋貴直，篇作犀蔽，犀

櫓所下脫不字，注脅字疑作楯，又臥字譌，先慎按：盧說是，今依拾補增不字，犀堅也，說見姦劫弑臣篇。

鼓之而士不起，簡子投枹曰：烏乎！○先慎曰：張榜本烏作鳴。吾之士數弊也，行人燭過，○先慎曰：偽子華子去趙篇，免

胄而對曰：臣聞之，亦有君之不能耳，士無弊者，○先慎曰：乾道本脫士字，顯廣圻云：藏

五十一引呂氏春秋，士何弊之有，今呂書亦脫士字。昔者吾先君獻公并國十七，○先慎曰：呂氏春秋作兼國十九。服國三十八，戰十有二勝，是民

之用也，獻公沒，惠公即位，淫衍暴亂，身好玉女，○先慎曰：張榜本玉作王。秦人恣侵，去絳十七里，○先慎曰：呂氏春秋

七亦是人之用也。惠公沒，文公受之，○先慎曰：乾道本授，顯廣圻云：授圍衛取鄴，氏春秋鄴作曹，城

濮之戰，五敗荊人，取尊名於天下，亦此人之用也，亦有君不能耳，○先慎曰：乾道本無士字，先慎按：呂氏春秋



B10000847

亦無士字。此涉下文而衍。今據刪。

士無弊也。簡子乃去楯櫓立矢石之所及。鼓之而士乘之。戰大勝。簡子曰：與吾得革車千乘，不如聞行人燭過之一言也。

或曰：行人未有以說也。乃道惠公以此人是敗。文公以此人是霸。未見所以用人也。文能以賞信必罰。未

間。簡子未可以速去楯櫓也。簡子乃去楯櫓立矢石之所及。此即承上而云。作楯字是。今據改。上云：嚴親在

圍，輕犯矢石，孝子之所愛親也。孝子所以輕犯矢石而救者謂。孝子愛親百數之一也。犯難救親，百人無

今以為身處危而人尚可戰，是以百族之子於上，皆若孝子之愛親也。是行人之誣也。能孝於親者，尚百

而行。孝哉，是誣也。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百族之子，下有。愛字，誤先慎曰：張榜本若作有乾道本注一作益。據趙本改。好利惡害，夫人之所有也。賞厚而信，人輕敵

矣。顧廣圻曰：人。刑重而必失人，不比矣。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無失字。長行徇上，數百不一失。顧

上當有夫字。喜利畏罪，人莫不然。將衆者，不出乎莫不然之數。而道乎百無一人之行。先慎曰：乾

人按此當衍。行人未知用衆之道也。先慎曰：乾道本無行字。用字。顧廣圻云。

補作一。盧文弨。行人未知用衆之道也。先慎曰：乾道本無行字。用字。顧廣圻云。

失字。譌。今依改。行人未知用衆之道也。先慎曰：乾道本無行字。用字。顧廣圻云。

失字。譌。今依改。行人未知用衆之道也。先慎曰：乾道本無行字。用字。顧廣圻云。

失字。譌。今依改。行人未知用衆之道也。先慎曰：乾道本無行字。用字。顧廣圻云。

000847



78

師範大學圖書館



B10000847